

# 勤 待 希

與新德意志志



黎明書局

蔣學楷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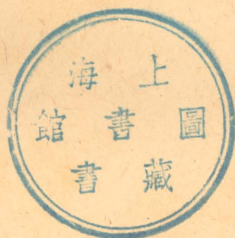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263B

#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黎明書局出版

1933

01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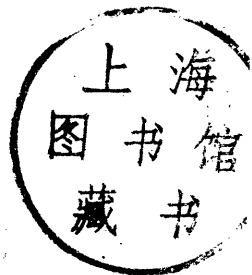
## 序

大戰以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兩種怪物，一種是以布爾希維主義的形式出現，一種是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出現，這兩種怪物所用的工具都是一樣，便是迭克推多制。

在俄國，我們已經看到了斯丹林，在意國，我們已經看到了墨索里尼，現在我們要來看一看德國的希特勒。

德國地處歐洲的中心，牠是世界政治的鎖鑰。牠的一舉一動足以左右全歐甚至全球的政局。德國如果傾向布爾希維主義，則整個歐洲就都要赤化；反之，德國如果傾向於法西斯主義，則俄國便休

序



—218626—

想伸足南下。原來德國首當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衝，牠是世界一切矛盾的中心。一切和平條約，一切軍縮問題，甚至一切經濟恐慌差不多都是導源於德國。德國的賠款問題不解決，協約各國的經濟復興便無從做起；德國的民族意識不消滅，協約各國便不能高枕無憂。

總之，德國是一個謎。

在那大戰以後的荒野上，燃起了一點星星之火，這火逐漸蔓延開來，到今日居然成爲漫天大火——『Nazis（民族社會主義）到了！』

民族社會主義將解決德國是怎樣一個謎的問題。

本書大半取料於 Emil Lengyel 所著『Hitler』一書，一九三二年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出版，又酌採各種雜誌及報紙，其材料截至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爲止。

爲避免讀者的枯燥起見，編者企圖從縱的方面用文學的筆調來敘述希特勒的生平、發展，及其與德國政治的關係，成功與否，還祈讀者的批判。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晚于上海開北古戰場之某屋

# 目次

序

第一章	叛徒	一
第二章	生與死的肉搏	一九
第三章	巴京赤化了	三九
第四章	七人組成的政黨	五三
第五章	鋒芒初試	七一
第六章	審判日	八五
第七章	鐵窗風味	九五
第八章	海底的逆流	一〇五
第九章	第一次的勝利	一一三

第十章	挺進隊總司令	一二七
第十一章	『德國醒了！』『猶大滅了！』	一三五
第十二章	民社黨所提出的法案	一四九
第十三章	希特勒與白魯甯的比武	一五七
第十四章	民社黨的經費	一六五
第十五章	胡根堡與希特勒	一七一
第十六章	青年運動	一七七
第十七章	三個迭克推多	一八七
第十八章	粉墨登場	一九五



# 圖版目次

- 圖版一 希特勒像……………裏封面後
- 圖版二 希特勒演說姿勢……………第六六頁後
- 圖版三 希特勒授民社黨挺進隊隊旗……………第一三〇頁後
- 圖版四 民社黨黨部「褐宮」……………第一七〇頁後
- 圖版五 女民社黨員之示威……………第一八〇頁後
- 圖版六 民社黨要人……………第二〇二頁後

## 第一章 叛徒

倫白哈 (Lambach) 的農民並不高興希特勒家族。希特勒『大人』(„Herr“, Hitler 編者按：此為現任德國內閣總理亞道爾夫希特勒之父) 無非是個靠鉅金過活的稅警團下級官，爲什麼他要擺出做官的架子，人家真是想不穿。農民稱他爲『大人』原是開玩笑的，因爲他自己要人家這樣稱呼他。後來他們習慣了，全村祇知道他是希特勒『大人』他的真名字倒反而默默無聞。

希特勒族不是德國本地人。他們是從茵河旁的孛羅諾 (Braunau on the Inn) 來的，離開倫白哈約有三十英里路，在那上奧地利 (Upper Austria) 另一個部份中。

村人都不明白爲什麼希特勒「大人」這樣高傲？他不過是個負販的兒子，比家徒四壁稍勝一籌而已。他的妻子是個婆漢迷亞的女人（Bohemian woman），不會說正確流利的德國話，照她樣子看起來，好像不是出於維也納霍夫堡（Hofburg）望族的。

希特勒大人在公衆面前雖然脾氣很怪僻，但在林什路（Linzerstrasse）和吉爾清路（Kirchengasse）之交，他那刷着白墻的家中是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在家裏他便現出稅警團下士官的本色，他於一杯紅酒後的星期日下午談話中，便會口若懸河地滔滔不絕。他的座上客覺得林什臘腸足以報償他們傾聽一個講了好幾次的故事。他們能夠取信於一個幾乎赤手空拳曾經守着茵河旁字羅諾邊界的人，極其引以爲榮。

『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老希特勒開始說。

弗羅希特勒（Fran Hitler 編者按：弗羅爲亞道爾夫之兄）與亞道爾夫對於這個故事雖然聽了多次，他們永遠印着新的印象。這是有部長出席的有名的會，常有像天方夜談中一樣的故事講述着。每次講故事的時候，希特勒的父親便會記起新的瑣屑事情。他的確到過維也納，向一個下級官

講他升官的事情。過了好多年，當農務部的下級官成爲部長的時候，常向希特勒父親表示祖國保護帝國在邊界利益的感謝。

亞道爾夫十二歲時，他的父親就希望他的兒子做個大官，雖然這孩子頑強地反對着。亞道爾夫雖不是一個神童，在這樣年青的時候，便知道他將來要做個怎樣的人物。但他却知道他所不要做的事情，而在各種事情之中，學問是第一要著。

在這裏，孩子和他父親的旨趣便發生了衝突。老希特勒不被倫白哈人看做一個紳士，他是希望他的兒子能夠挽回家門的威信。在他看來，他的生活是受稅警團下士官的條例約束着的，所以在各「部」中有個位置已是一生事業的最高峯。弗羅希特勒接受這個計劃，而亞道爾夫却不接受，因此老希特勒決定他的小兒子是沒有希望的了。

希特勒家族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曾住得長久。我們所得這些早年的資料是很少的，而這些資料大都從希特勒本人那裏得來，但是極其約略而又很不確實。希特勒深以他的出身低微爲恥，他所不會告人者比他已經告人的還要多。關於他的母親，他從來未曾說過。但她是個婆漢迷亞人，則爲公

認的事實。從她那裏他傳受了愛說話的習慣。她那斯拉夫族的神祕，對於他的信仰神祕的教條和用恐怖手段處置事實很有關係。在一個日耳曼奧地利（German-Austrian）的環境中，少年希特勒於本地孩子隊裏很感到自卑的痛苦。在戰前的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婆漢迷亞人被視為次等公民，而一個小村落中的完全日耳曼奧地利種人，對於婆漢迷亞人自然有佔優勢之感。

受着種族差異的刺激，這少年滿肚皮懷着不平的煩惱。那些村中亂髮藍睛的農家子弟，每每以爲他們佔着種族上的優勢，雖然種族上的優勢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並不明瞭。這些回憶對於希特勒後來崇拜北歐民族的偶像很有關係。

亞道爾夫在林什的『真理學校』（Realschule）中，名義上是個學生，但實際上往往看不到他的影子。這位未來的政府大員，常愛到匈拉克森林（Hunrückwald）的山阜遠足。到這些森林地帶探險，是這個少年想念長久的雄心。

亞道爾夫有一個軍隊，是由一個僅僅比他小的孩子組成的。這軍隊不但有打架的義務，並且有

供給他糖果的義務，遇有必要時，還須當他的聽差。起初是祇和普魯士的孩子打架，但當亞道爾夫參加普法戰爭時，鎗頭便對準法國人了。

少年希特勒愛在家中火油燈光下畫圖。他的父親以為把好好的火油化費在一件完全沒有用的事情上，實在是太可惜，因為畫圖並不能使人成爲一個官。在希特勒父親看來，藝術家祇是一個不上進的家伙。天下人都知道藝術家徒然攪亂人類的生活，而他們又永不會被部長們稱賞，得救茵河旁李維諾邊站的祖國。

在希特勒族及其他倫白哈居民看來，宇宙的中心是幾英里外上奧地利首府林什。倫白哈的農民每星期三早晨帶着他們的農產物到林什，把晚上消磨於斯潑蘭珊爾大叔（Uncle Spressel）的「菩提樹下」酒家中（beer-garden Unter den Linden）。

在二十世紀開始，當亞道爾夫剛巧十二歲時，林什是個安樂的奧地利市鎮，他發現這個市鎮很合他的脾胃。他一生的雄心僅想做個戲館裏的袍龍套，或斯潑蘭珊爾大叔酒店的一個僕歐。然而他的第一次擇業却得不到圓滿的結果，因為戲館裏祇有一個袍龍套——一個堅執不喜歡青年的老

頭兒。

有一天，當他用幾個銅元買了一張末等票走進戲館裏時，這夢就實現了。他的位置是在戲台沿邊走廊裏，在那裏很可聽清楚一切唱白，甚至還可看到一些動作。他看的是本關於一個蘋果、一個暴君和一個大漢的怪劇，劇名叫做『威廉退爾』（Wilhelm Tell）。二十五年以後，亞道爾夫希特勒之獨攬德國的大權，或因此劇給他強烈印象的結果。

林什的博物院倒並沒有像『威廉退爾』這樣使他興奮。博物院中存着幾百年前司蒂芬法鄧什（Stephan Fadinger）所領導的許多農民暴動的遺物。法鄧什以爲農民應該減少工作增加食糧，使他們不致早年夭折。地主們則以爲法鄧什預防農民早夭是沒有良心的，因爲世界是滿谷慘苦，早死一年便可少受一年慘苦，他不應該爲別人去担受痛苦。少年希特勒不同情於法鄧什，他以爲地主們的意見是對的。

在學校裏，亞道爾夫不爲他的教師所愛。即使他的口上說「是」，他的腦子裏也常作「否」的想頭。他老是頑強地反對教師絕對的威權。教師都叫他煽動者，常用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有一件事情，

他始終想不出爲什麼他在學校裏的慶祝會上，應該唱奧地利國歌呢？他愛唱帝國的國歌：『德意志，萬能的德意志』（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her Hiles）。

亞道爾夫希特勒，對於受奧地利的統治，極不滿意。這是早熟和愛好與人獨異的結果。他生長於一個邊界的市鎮中，這於促成他做叛徒也有關係。希特勒生於一八八九年奧地利巴伐利亞邊界羅諾地方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屋子中，在那裏，他的幼年時代所看到的德意志與奧地利一樣多。看着邊界另一方面的兵士在不同的軍旗之下按照不同的軍歌行軍，聽着他們服從那種與奧地利不同的命令，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巴伐利亞步兵紅反袖的天藍色制服，比較奧地利的藏青色制服，要好看得多呢。巴伐利亞藍與白的國旗，使他比奧地利黑與黃的國旗更要愛好。

他的表兄羅特衛許爾士（Ludwig Schutze）住在巴伐利亞一方面，離開他的家僅有幾百碼，常常把哈布斯堡皇族（Habsburgs）以婚媾建造帝國的故事來挖苦他。

在他們未遷到倫白哈以前，希特勒家曾在巴伐利亞方面的派蘇（Passau）住過一時。派蘇地方的巴伐利亞人，對於奧地利的隣舍常存看不起的态度。這些可憐的親戚至少後生帝國五十年，假



如他們早生五十年，他們將要多麼受人家的尊敬呵！

「你看兩個皇帝，羅特衛路的麵包司常愛這樣向亞道爾夫的父親說。於是兩個人便開始談起政治來。老希特勒每每輕視德意志，因為德意志做帝國僅有幾年。奧地利却不同，牠建帝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

「但是請你看你看你那對法國的新約瑟（Francis Joseph）麵包司這樣再三說。」

聽到了這種話，老希特勒就不肯相讓。在他穿着陛下的制服時，他不允許任何人對國皇說不尊敬的話。所以他不高興看法蘭西斯約瑟，並且帶着厭惡的態度聽麵包司的自言自語。麵包司常從本地報紙的評論欄中拾取一兩句餘唾，恣意散放着。

「奧地利回復到封建時代，」他說。他很想知道「封建」二字的意義，但他覺得這個名詞已經用了這樣長久，再要啓口問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老希特勒在陰沉的靜默中傾聽着他。麵包司不懂得「封建」二字的意義，很使他有博得勝利之感，他決定不讓麵包司笑得這樣蹊蹺了。

「我們的意識形態却不同，」他反唇答辯，現在是輪着他大放厥辭。麵包司弄得閉口無言。「意識形態」這個名詞他更加莫明其妙。

亞道爾夫常常親臨他們倆的唇槍舌戰，他能被許傾聽他所不懂的事情，很引以自傲。

麵包司是個日耳曼種族優勢的信仰者。「種族優勢」這幾個字是他在某會上聽到的，在那次會上有個煽動家用着重濁的語調演說了一全晚。那次演說的本意他已忘却；但這四個字他却記得很牢。

「你看那些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麵包司第二次遇見老希特勒時對他說。這不是一次公平的辯論，因為麵包司同時在他常讀的報紙上已經研究過這個問題，而老希特勒却未曾預備接受這次挑戰。

「我們都是同一民族，」麵包司引證一段他所記得的話繼續說，「我們的種族勢力是大可自傲的。我們要照着敵人的話，在太陽所照到的地上佔一席之地——說到這裏他頓一頓——『雖然並不想佔盡太陽所照到的全地球。』」

這些話是難於反駁的，所以麵包司覺得很高興，那天晚上他在床上反復想着他的勝利，第二天早晨醒來時面上還現着得意的微笑。

假使亞道爾夫在學校裏未曾被教師告訴他哈布斯堡朝的統治者怎樣偉大，他恐怕還不願意唱德國的國歌。關於德奧兩國皇族相對的功績，他雖然尚無意見，但他已經有掌握權勢的觀念。在他嘴唇的周圍起着一條深線，他的眼睛很少發着孩子氣的光芒。

亞道爾夫極愛讀歷史，他開始對過去的迭克推多發生了興趣。亞歷山大、凱撒和查理曼，都是他理想中的英雄。他對於德國歷史的興趣，使他去讀一些關於拿破崙戰爭以後帝國復活的少年文學。奧地利的孩子都被教師訓練成爲對於大問題發生深切的興趣，將近十三歲的亞道爾夫當然也成爲一個嗜讀通俗歷史的孩子。所以他希望早生一百年，在那青年有機會成功一個大軍領袖的時候，也不能引以爲奇。

亞道爾夫十四歲時，他的父親便去世了。小小的卹金，不足維持他的學費，所以他就不能實現成爲一個未來大官的夢想。他的母親自從丈夫死後受了一個大打擊，她的康健便永遠不能復原，和這

樣一個母親在倫白哈住上幾年，使孩子的生活並不生出新希望。他可做個農民，或是稅警團的下士官。他既然不能與華倫斯坦 (Wallenstein) 的軍隊向勝利之途進軍，所以他開始想在維也納做個建築師的學徒。



當他從維也納西車站的三等車廂中爬出來時，他和饑餓之間就祇有五十個戈登 (Gulden)。錢是放在一隻袋裏，掛在他的頭頸上，他背着一個包袱，用鄉下孩子那種小心的步伐沿着馬利亞路 (Mariahferstrasse) 走。他現在剛過了十六歲，而他的母親却是幾天以前新死的。

家裏的田，已經爲付喪葬費賣去了，亞道爾夫即使要想做農夫，也是無田可耕。鄰舍對於他已不存希望。他的家庭從未被認爲社會的一部份。凡是生于倫白哈者，纔會被人作本地人看待。

亞道爾夫想入維也納藝術學院而被拒。一個亂髮蒙住眼睛的鄉下孩子，他的圖畫又是滿帶泥污，成功的機會是很少的。五十個戈登即使在維也納的貧民窟裏也不經化，何況粵京那時並不需要一個凱撒或弗蘭特立克大帝呢？就是陸軍部也不知道亞道爾夫曾經做過吐倫 (Traun) 河旁李羅

諾地方一個人的軍隊的領袖。

亞道爾夫年紀太輕，經驗也太缺乏，他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從茅廬中嶄露頭角。維也納雖然是一個繁盛的帝國中心，但尚不至繁盛到使一個眼中冒出飢火肚子胃口很大的農家子弟容易謀生。已故粵地利稅警團的下士官，如果眼見得他的兒子在那他曾經出過風頭的首都，爲着飢餓而流浪，恐怕會得肝腸寸斷呢。少年希特勒是需要有個舖位——並不需要一個房間——這舖位是他費了好多時間纔找到的。他在燭光之下讀着書，因爲煤氣燈是太費錢了，而房東太太又是一個吝嗇鬼。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工作，這種工作是想做凱撒的青年所不屑爲的。原來他做了一個泥司匠的苦力。他的任務是搬運瓦礫。他要在太陽未出以前起床，他的工頭又是一個流氓。

汽笛報告午刻到時，他放下獨輪小車，喝他的牛奶，吃他的黑麵包和一塊鹹肉。他靠着瓦礫堆，傾聽維也納無產階級的故事。他很替他的伙伴難過，他們大多數都比他大，但他從來不曾想到一生要靠建築房子過活。大多數的建築工人都加入社會黨，那些未曾加入者則多守口如瓶。在中午休息的時間，可以聽到一些關於資本主義剝削的耳語。社會黨的工人黨員，常用該黨宣傳的口號，作臨時演

說。『生產工具應該社會化』他們說，『平均財富分配！增加工資！減低利潤！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這對於希特勒是新穎的。他在倫白哈從未聽到社會主義。如果這些新的觀念不用這樣肯定的語氣說出來，他也許會加以接受。他的工友愈說得嚴重，希特勒愈不肯傾向於接受這些話。他是一個不肯隨波逐流的人。

有個同志勸他加入社會黨的工會，但希特勒借辭拒絕了。他要先研究社會黨的黨義。他開始研究反社會黨的文獻。他要反駁無產階級。他不得不作這樣想：他的衣衫雖然襤褸，但他並不是工人的同志。在他的白晝之夢中，他依然自命爲常勝軍隊的領袖，就好像在吐命河畔一樣。

別工人都這樣問起來：『他是不是一個黃色狗子？』而他自己也偶而聽得一些恐嚇的話。黨中一知半解的人，捲起袖子揚言要把態度不明的叛徒置之死地。

亞道爾夫希特勒正在嘲弄他的工人隊裏推着瓦礫從斜板上走下來時，他忽然一轉念頭想報復。他承認別人對於政黨的口號比他知道得多，但是他們却都是盲從的。他的心裏要做一個偉人，而

偉人並不是徒喊口號所能成就的。他要表示與衆不同，所以他不贊成他們的行爲。大權在握的日子總有一天會到，也許那時他可以指揮萬人，只要他有反抗的勇敢呵！

他讀着資本主義的機關報『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 和『復興日報』(Wiener Tagblatt) 這兩種報紙雖能從各種題目上發揮他胸中所不能表出的感情，但他對於牠們並不滿足。牠們的議論落於空泛，而且柔弱無力。一個弗蘭特立克大帝發表社會主義的論戰應該大不相同。『這些報紙的編輯是猶太人，』有個人告訴他。『社會主義的讀者也是猶太人。』說這話的人是個反閃族人 (Anti-Semite) 編者按：閃族人屬高加索種，如猶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古巴比倫人、敘利亞人、亞拉姆人及腓尼基人等此處係專指猶太人而言) —— 是個基督教社會黨黨員，是個卡爾魯如 (Karl Lueger) 的崇拜者。

維也納的市政府，鼓勵着反閃族人種。市長卡爾魯如，一個聰明能幹的反猶太人，是基督教社會黨的偶像。他聲言猶太人的一切都可咒咀，羣衆聽了都同聲贊和。猶太人是社會主義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的領袖。解釋很簡單，在希特勒的眼中看來這很合他的脾胃。他開始讀反閃族的報紙和基督教

社會黨的文獻無疑的，他以為猶太人是爲自己利益陰謀破壞基督徒世界的同黨。社會黨和猶太人是結爲同盟的，而北歐民族則首當社會不平等之衝。希特勒車着瓦礫到垃圾堆時的幻想中現出一個又長又清秀的阿利安神 (Aryan god) 編者按：阿利安人爲原始人種之一，即北歐民族之祖先。目中發出憤怒之光。他沿着跳板滑下去，有片灰塵落到下層工人的頭上。

『笨伯！』工人向他舉起拳頭大叫。

希特勒若無其事地把瓦礫傾在垃圾堆上。他做這種工作已有好多年——五年或六年已記不清楚了。建築工作告一段落時，他有別種職業可做。他沒有一處被人看得起，好在他不怕人家恨他。在他的房間中——現在他是非但租得起一個鋪位，並且租得起一個房間了——他讀着關於社會黨

和猶太人的書籍。他覺得自己是個純粹的北歐人，並不像別人一樣，染着猶太氣味的社會主義。

他有空閑的時候，便走過多惱河 (Danube Canal) 深入敵地。在倫白哈他看不到猶太人；在林什，猶太人像基督徒一樣。而在維也納的里奧堡特城 (Leopoldstadt) 他們就成爲反基督徒。他們的聖殿上懸着鐵圈，他們的身上穿着長袍。他們的女人戴着假髮，他們的孩子有黑大的眼睛。



「祇有北歐人是清潔的，」一個維也納外莫特林(Mödling)地方的聰明人開始傳佈。卡爾魯如用政治家的語調反響他的話，而希特勒也深以為然。

希特勒覺得遠足里奧堡特城是很愉快的。他愛研究他的敵人。在猶太人區域的公園中，他聽到他們的談論，雖然他並不懂得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但他知道他們是陰謀反對他的種族。他瞭解猶太人很熟識，但並不是藉親身的接談，而是藉想像。這些愛恨交併的對話，其風味足以調和他好幾年沒有任何變更希望的單調生活。

「我去過維也納，」當他幾年以後被人咀為出賣德國民族時說，「我開始研究社會問題和種族問題，以及馬克斯運動。我離開維也納時是個反閃族的信徒，是個馬克斯學說的世仇，是個大日耳曼人。」

大戰暴發前二年，希特勒離維也納至莫尼哈(Munich)。他為什麼要離開奧京，祇有他自己一人知道，但他却從未對人說過。他自己所謂當他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時就知道奧國的命運取決於德國，究竟不是一個滿意的解釋。他離開維也納時，正達從軍的年齡。如果他不想逃避入伍，便是被

視爲不適從軍，兩者必居其一。

『那時奧地利不是德國的土地，』希特勒的朋友會這樣說，『這就是他離開維也納的原因，維也納的空氣，是混雜着斯拉夫、馬扎爾和拉丁的氣息呵！』

即使這個解釋也忽略了希特勒在維也納入伍所遇到的是什麼這個問題。當他無論如何可以通過入伍的時候，爲什麼他要在大戰期內加入巴伐利亞軍隊以前等待兩年呢？

在莫尼哈，希特勒依舊像其他無產階級一樣，始終是默默無聞。他有時做木匠，有時爲報紙作畫。他沒有朋友，相識也很少。他沉湎於悲觀之中，在他的白晝之夢中，他不再攻擊敵人，他僅僅希望做個建築師的擬圖人，按着定時進餐，在暖和的壁爐面前讀報紙，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簡單生活。如果在那個時候亞道爾夫希特勒就消滅於世，沒有人會再記着他。警察會來看守他一兩天，『快報』會騰出二行地位來登載某人去世的消息。也許他的名字也會被人寫錯。在莫尼哈正像在維也納一樣，他是一個『名字寫在水上』的人。



## 第二章 生與死的肉搏

巴伐利亞步兵第十六團，總算全夜平靜無事，祇有將近半夜時有件事情發生，但不久也就大家都忘了。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叫做卡爾西默（Karl Schimmer）的士兵，從陰蔽處所爬出來，引長着賴子打個呵欠，突然有顆子彈飛進他的口腔，把他的腦殼打成一個洞。這件事放在卡爾的同伴之中引起了小興趣。其中有個慣會開玩笑的家伙說：凡是打呵欠發鼾聲的人，都要受這種刑罰。但這時氣候很陰森，沒有一個人笑出來。

東方的晨曦衝破了黑暗。牠把烽火和探照燈逼退，但增劇了彈雨的橫飛。

伍長梅爾士 (Corporal Melzer) 的表正指着七點鐘，地球隨着幾千尊大礮併出萬道火光。瀰漫戰線的拂曉攻擊聲，猶如暴風雨一樣。千萬個幽靈樣的動物從爛泥中躍出，自這個泥洞跳到那個泥洞，一聲慘鳴倒下地去，把屍體伸到空中，好像木偶戲中的角色一樣。

在巴伐利亞魯潑蘭啓親王 (Crown 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 指揮之下的德國第六軍，和威頓堡亞爾培公爵 (Duke Albrecht of Württemberg) 指揮之下的新第四軍，這幾大來正在進攻截斷葉泊爾 (Ypres) 東北兩面的山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德軍集中兵力作最後一次的總攻擊。第二天總司令部的佈告欄發出消息：前夜十六團高唱『德意志，萬能的德意志』衝破命馬克 (Langemark) 西部敵軍戰線，並於肉搏戰後加以佔領。巴伐利亞團部的小卒亞道爾夫希特勒，也是口唱國歌冒險衝鋒的青年之一。

這是希特勒向巴伐利亞國皇羅特衛第三 (King Ludwig III of Bavaria) 要求加入巴伐利亞團部爲義勇軍之後三個月的事。軍政部是否會發現他是一個哈布斯堡帝國的臣民，而強迫他回到本國去？或者他們會在緊要關頭不顧這些細節？

兩天以後，命令到了他的手中，允許他加入藍白旗下的軍隊。隔了一天他便穿起他那天藍色的制服。

對於別的青年，在威德爾斯巴哈（Wittelsbachs）旗幟之下當兵或在哈布斯堡旗幟之下當兵並沒有什麼兩樣。假如把這兩朝的功績一比較，哈布斯堡遠在威德爾斯巴哈之上。在歷朝紀功錄（Almanac of Gotha）上，奧地利皇族佔着榮譽的地位，而巴伐利亞皇族則較次。

普魯士人嘲笑巴伐利亞人所佔的位置是在平民與奧地利人之間，但巴伐利亞人却知道得更清楚。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現在的普魯士地方，尚爲信奉異教的斯拉夫人遊樂之地，而那時巴伐利亞人不是已經受基督教的洗禮了嗎？查理曼帝國分裂後，那個後來成爲普魯士的白朗登堡地帶（Brandenburg of Mark）還是一個被半東方部落游牧民族所攪擾的荒野，巴伐利亞自己的拉登斯堡（Regensburg）不是已經成爲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的京城嗎？譽滿全球的國君阿耨爾夫（Hrunlf）曾經擊敗匈牙利人的侵略，拯救了西方世界，巴伐利亞人不是他的臣民嗎？普通的巴伐利亞人，對於這些歷史上的比較，也許知道得很少，但是希特勒却是很熟識。當他走

進一間很大的『市民酒窖』(Bürgerbrau)時，他真是興高烈采，在這間地底室中，拉姆斯基爾(Ramschl)的樂隊用愛國歌曲奏着民歌和軍歌的雜調。面紅、瓶空、叫嘯、戲嘻，一切都是醉態，一切都是快樂。希特勒和兩個伙伴同去，一個是從Burglen genfeld地方來的，一個是從Schnebelwald地方來的，他們的光榮都從漂亮的制服上反映出來。姑娘們向他們微笑，向他們獻花。這個年頭兒軍人大出風頭。在市民酒窖裏，這兩個巴伐利亞人和一個奧地利人高聲談着『Kukukbrüder』(奧地利人的綽號)和『Saupreuso』(普魯士人的綽號)。溫暖的夜，美妙的音樂，撩人的秋波呵！亞道爾夫希特勒這樣想：『也許我將做個伍長。讓倫白哈的農民和維也納的社會黨人看看希特勒這個孩子是原有出息。』

在莫尼哈的操場上，希特勒學得殺人的方法。『服從』他的長官指教他，他傾心於他會宣誓盡忠的人。

報紙滿載着勝利的消息。凱撒(Kaiser 德皇威廉的名字)正向巴黎進軍，敵人不久就要消滅了。『落葉時節我們就要班師』，威廉第二說，希特勒急切地望着綺色(Isar)河畔的綠葉轉黃。他到

沙場去繼續殺敵還來得及嗎？前線是青年顯身揚名的地方，而希特勒所需要的正是顯身揚名。

亞道爾夫希特勒是否將被擯於戰爭與光榮之外？他是否會因早得和平而失望，抑或再有機會去殺人？十月到來了，而希特勒還未被遣到前線。他的忍耐現在再不能遏止。希特勒是多希望站在巍士夏德 (Wyschaeto) 山頭擺出英雄的架子，半面着落日領導兵士進攻常伏爾德 (Zanvoor de) 和火勒班克 (Hollebeke) 呵！

最後，火車終於把他和別的幾百個兵士送到前線去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萊茵河 (Rhein) 他把萊茵看作他本國的河流。他和同伴高唱着：

「Fest steht und treu

Die Wacht am Rhein J.

四日四夜來，第一次進攻葉泊爾的宏壯的尾聲，隨着礮火的呼號，野蠻的狂叫，和疼痛的呻吟高奏。亞道爾夫希特勒和其餘的兵士，從這個泥潭跳到那個泥潭，用刺刀刺入柔軟的肉體，尋找着避身處，禱告着上帝壕溝中人，類一個一個減，少幽靈一個一個增加，他們緊握着泥土，從這泥土上發出血



和雨的強烈的氣息。他們想念他們的妻子兒女，繼續帶着嗜慾和恐怖殺人。

在戰線上，希特勒並沒有像在市民酒窖中那樣覺得英氣勃勃。他被爆裂的彈壳，炸藥和死人的氣息弄得目迷頭眩。他覺得戰爭無意義，他不再夢想做巴伐利亞團部的伍長了。他知道他是在魯濱蘭啓親王指揮之下，他以為一見他是了不起的事。他雖然雄心勃勃，但他也不願意有一天和巴伐利亞國王的兒子在政戰上打個平手。他曾經聽到過東普魯士德軍長官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Erich von Ludendorff）的豐功偉績，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他這個常勝將軍有一天會承認希特勒為他的上司，他將笑那個人發癡。

四天以後，希特勒所屬的團部調防了。他們的面孔曾經看來好像死的一樣，現在又恢復了人形。有些兵士想起後方等待他們的熱湯和暖草，不禁唱起歌來。有些兵士想起重返地獄的時候，則不禁啞口無言。他在同伴的死屍和農家的廢墟上踐踏。戰爭在莫尼哈的酒窖中顯得更加威風。假如沒有軍事法庭保持他們愛國的熱度，還有多少人肯留在敵壕裏呢？

十年以後希特勒說：『在大戰的初期，我想克服我的懦弱，勇敢終於得到了勝利。爲了責任觀念，

安逸和作樂都被壓制了。』

小卒的成績，歷史並不記載，所以希特勒的戰績我們知道得很少。後來他自己追述一些大戰的批評。他的盡職和他一團裏的任何兵士一樣，有時還比他們更加盡職。他盡力殺了許多敵兵，而自己却毫未受傷。他雖有西弗來特 (Siegfried) 的神勇，朱里歐凱撒 (Julius Caesar) 的韜略，和聖保羅 (St. Paul) 的口才，但他在戰壕中並無大成就。因為是個巴伐利亞軍隊中的小卒，所以他的命運注定他是一個無關輕重的人物。

德軍司令部如果在一九一六年六七月間的緊要關頭諮詢亞道爾夫希特勒的戰略，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意見。可惜司令部以為這是經文緯武者的事，無諮詢普通士兵的必要。

然而誰知道司令部裏如果制定條例說，非但青年兵士的體力應保全，即使他們的智力也應保全，戰爭將要另外換個局面呢？後方的將軍全不知道全隊士卒的氣質，他們並不多去顧到士氣。他們短時間的巡閱戰壕，並不瞭解泥潭中的生活。在他們的打算中，不把小卒當做有個性的人，而把他們當做烏合的一羣。假如一個巴伐利亞軍隊中的青年軍人的天職，不在於捨身救國，假如他不是以

頭顱換取救國方法的義務之下，亞道爾夫希特勒早已不在戰場裏的泥潭中了。

戰壕生活既不會鼓勵他的反抗思想，希特勒就不禁懷疑德國宣傳的無效。無聲無息地，這個未來德國民族主義煽動的主人在戰壕中發育滋長。當敵機散發反對普魯士統治的傳單時，軍隊中的弟兄都付之一笑。傳單稱巴伐利亞的兵士為朋友，教他們起來反抗那個代表普魯士排除異己主義（Junkerism）的凱撒。敵人的傳單說：『我們是和凱撒打仗，不是和德國的人民打仗。』歷史證明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兩國的世仇是結得很深的。

巴伐利亞的兵士祇有狂笑，他們的礮火愈加猛烈。敵人以為他們雖是巴伐利亞人，究竟等於德國人一樣。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敵機繼續向團部散發傳單。宣傳雖無結果，散發依然不懈。如果你把同樣無理取鬧的事情向人說一千次，最後終會使得他相信。宣傳永不止，結果將發生什麼變化呢？那些後方的將軍，應該不僅以多設高射礮於巴軍前線後面為能事。他們應該揭制詭譎的傳單的效力。他們應該做敵人的榜樣組織宣傳隊，因為宣傳工作不但前線需要，即為後方的利益起見也是需要的。他們應該用動人的故事激動全世界，就好像那個狡滑的英國人惱斯克立夫勳爵

(Lord Northcliffe) 在英國所做的一樣。

然而小兵希特勒對於此種思想並無表示。他如果把他的冥想告訴同伴，他們一定會疑心他的頭發熱。至於司令部裏，對於小兵的思想依舊全不顧到。司令部之不容納他們的意見，猶如天國不容納兇手一樣。

腦中的思想，雖然沒有發表機會，但欲阻兵士不思想，即使將軍也沒有辦法。亞道爾夫希特勒後來成爲一個政黨領袖，大半由於他在戰壕中當礮手所得的經驗。他是多高興用激昂的談話來加強他的愛國熱忱呵！戰壕中的弟兄是多願意聽人家談論被屠殺者的下落呵！

流光一年年過去，殺人的戰慄和被殺的恐怖變爲例行公事，熱烈的情緒一反而爲退休的懵懂。戰爭是必須負擔的義務，願意要去履行，不願意，也是要去履行。人們習於每天等待末日的到來。『受傷』是前線兵士最高的夢想。

『那個人是多幸福』一個小兵會這樣向他的同伴耳語，兩人的目光同時送着一個傷兵從交通溝中抬到戰地醫院去。

亞道爾夫希特勒再不爲戰事結束太早而煩惱。在凱旋日未到以前，他想經歷一切驚心動魄的事。他希望和平嗎？他不敢必。回到莫尼哈去做個木匠的夥計，他並不怎樣想。他希望升到伍長階級後，戰事再告結束。他深恨敵人嗎？他也不敢必。他對哈布斯堡皇族比對溫特樓（Windsor）還恨，而他和奧地利皇族的兵士是很接近的。『我們來聯合進軍』凱撒威廉第二說，那個行將成爲奧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國君的卡爾太子的幻影，便現在他的眼前。

但是希特勒對敵人却很憤怒。他是一個軍人，他應該殺敵。很奇怪的，他並沒有對英國人起強烈的反感。法國人却不同。他們是卑鄙而下賤，生來就是一個仇種。

塞爾維亞（Serbia）是在中歐列強（Central Powers）的鐵蹄之下，而德國的軍勢正欲吞下凡爾登（Verdun）。奧地利的霍存道夫總司令（Generalissimo Conrad von Hotzendorf）已經下令攻擊意大利的側面。希特勒想，如果沒有德軍的援助，他是不能攻下的，但是條頓民族的鐵腕將把奧地利逐出本境之外。波蘭是在中歐列強的手中，羅馬尼亞既敢無理也將受罰。茹特蘭（Zutl- and）之戰業已開始，現在德國海軍在基爾（Kiel）待命預備封鎖海口。協約國這時已經承認敗

績。那是一九一六年夏季的情形。

戰爭重心從葉泊爾移到沙姆（Somme），在那裏英軍開始於七月取攻勢。亞道爾夫希特勒被載上火車送到新防線去。他到的時候大戰幕序正開始。

在一個九月早晨，當他睡着數小時後，他第一次看到坦克車隊。這些鐵怪向前慢步進行，當牠爬上德軍扼守的低壘時，發出銳利的聲音。排鎗想阻礙牠們的前進，野戰砲也參加作戰。但是怪物依舊向前慢步進行，顯然是有恃無恐，不能傷害。牠們用猛烈的礮火破壞了巴伐利亞的戰壕，攝去了許多兵士的靈魂。即使密集的鐵絲網也無濟於事。這是獲得破壞之王頭銜的機器！

亞道爾夫希特勒現在是個代理伍長，並任傳達命令的職務。他溝通團部和連部的交通。這件工作比躺在壕溝中等待衝鋒命令還要危險。他的身體是件毫無遮蔽的靶子，他現在要運用全身的智慧。

有一天，希特勒遇到一輛坦克車。假如沒有兩顆手榴彈把車子左一個右一個炸下山坡，這位傑恐怕永遠不會做民社黨的領袖了。希特勒把他的消息送達團指揮的手中。那天他得到一個結論：

他的命運注定他是不會戰死沙場的。

希特勒雖然做了代理伍長，但是像他地位這樣的人，並無改變戰爭狂潮的權力。協約國已經通過了滿目荒涼的莫伐爾 (Morval) 和萊伴夫 (Lesbaup)。德國軍隊已從孔忒爾 (Combles) 撤清，自塞里塞里賽爾 (Sailly-Sailles)，特朗斯羅 (Le Transloy) 和巴坡姆 (Bapaume) 鄰近逐步退到最後防線，在這幾處地方，這個巴伐利亞團部傳令兵的腦子中留着生動的印象。

戰爭每每予人新的奇蹟，希特勒想，兩年前在葉泊爾他以為就是大戰了。但在沙姆，他發現前年的小戰直同兒戲一樣。在不到二十英里的前線上，集中千萬枝礮鎗演着秋色的大觀。每隔二十碼一尊礮，每一炸彈洞一羣人。『愈鬧愈樂』當全連士卒等待下次戰爭時連中一個滑稽家晚上在後方這樣高唱。『愈鬧愈樂』全連兵士的合唱起一次反响，他們的眼睛無目的地望着下等香烟的烟霧。

十月裏有一天，英兵佔領了莎斯 (Lo Sars)，那天希特勒受了傷。傷勢雖不重，但必須休養幾個月，所以他不得不被送到後方。診治希特勒的後方醫院和其他傷兵醫院一樣不合衛生。斷脚和炭酸氣的氣息，即使一個康健的兵聞了也要生病。

壁角裏睡着一個年輕的少年，他的面孔像小姑娘一樣柔嫩，他的眼睛帶着恐怖大張，當侍者想把他移到手術台上去時，他發狂地掙扎起來，並且狂呼他的娘。另一個兵士，睡在希特勒隔壁一張床的，狂歌『德意志，萬能的德意志』他那抽筋着的乾唇，祇有死神可以醫治得好。前線比這個悲慘聚會所要好得多。不久，希特勒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上寫道：『我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個看護婦向我的鄰伴在說話。』

在地獄中住了長久以後，希特勒想換一個新的地方。這個嚴肅的青年，坐在舖着抬傷兵的木板的紅十字車中，用驚奇的目光探望傷兵車停歇的市鎮。比京不魯捨（Brussels）散放最後勝利的希望。『我軍依舊保持原有陣地，』軍報說。在東部，他們不僅保持原有陣地。俄國高大個子的軍隊，看來似乎將要屈膝求和，太平洋不久就可成爲德軍夢想中的國界了。

里安治（Liege）把甜蜜的回憶帶給代理伍長希特勒。當他讀到莫尼哈的『快報』披露德軍衝進比利時王國的消息時，他歡喜得幾乎發狂。他記起他是多麼担心戰事會在他的神通未顯以前結束，他帶着身經百戰的兵士的貓笑莞爾。



當他到柏林去的途中，他的火車越過一長條滿載少年兵士的列車，這些兵士不過比孩子稍爲大些，從那些飛奔着的列車中，沒有一些快樂之音。難道德國的青年忘記唱歌嗎？這些孩子們不是去做葉泊爾和沙姆之戰的英雄嗎？他們不是德國的偉人賽治弗蘭特（Siegfried）華登神（God Wotan）的後裔，他，一個奧國人，認爲優等民族的嗎？

在柏林附近的皮里茲（Beelitz）地方，他被安頓在一個醫院裏，他急於要找到一張清潔的床鋪。他的耳鼓又被吵鬧得刺痛，但這次却不是因爲女人的聲音。他所聽到的聲音是一個瘦長條子的波默拉人（Pomeranian）按波默拉爲普魯士的一省，在波羅的海沿岸，講着滑稽故事的聲音。希特勒覺得很憤慨，因爲這個波默拉人所講的故事是兵士自己故意弄斷手足以免長過戰壕生活的事，而這種罪孽是應該受判取死刑的處分的。難道德國也會有這樣卑怯的人嗎？

『無恥的懦夫，』希特勒自言自語說，隔壁一個從柯熱斯堡（Honigsberg）來的傷兵點頭表示同意。但是他們倆却是少數，大多數人都要多聽一些故事。因爲從前線回來的人，滑稽是珍貴的禮物，而波默拉人又是很引人發笑的。

病體逐漸復原後，希特勒便到柏林去找一些新的印象，嘗一些柏林的快感。快感多得很，祇恐怕一個代理伍長付不起錢罷了。時髦場所充滿着身體健全的男子，伴着衣服穿得很漂亮的女人。這是一個專爲富人和名人享樂的世界。從前在戰壕中，希特勒看到無論是軍官或士卒，制服上同樣滿沾泥污。他配不上柏林的潮流。他覺得自己卑賤。他永遠不會被許插身於光耀奪目的女人隊裏，如果他想湊上去，便有男子會用輕視的目光注到他的身上。他們可會知道他是出生入死過來的？他是多想躍登演說台上向他們大聲疾呼呵！他是多想把半裸的女人鞭撻一頓呵！

亞道爾夫希特勒，一個巴伐利亞團部裏的代理伍長，可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他敢大聲疾呼，人家便會嘲笑他，或會報告軍事當局作爲狂人看待。爲假期中的勇敢的戰士，把生活弄得有聲有色，不是也可算爲愛國嗎？開放娛樂場所，以娛身經百戰的英雄，不是也可算爲愛國嗎？

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不會挑開陰慘的戰雲。他的同伴們，從前線受傷回來的，態度都和他不同。他們愛好柏林西端鬧市的電光，他們是夏綠汀堡(Charlottenburg)酒店的大顧客。這個聖誕節總算是不差。德軍的情勢很好。在遙遠的特朗斯瓦尼亞(Transylvania) 麥金生將軍(General Mac-

oksens) 已經把羅馬尼亞軍逐到黑海。俄國的沙皇已無指揮兵士的能力，消息靈通者早知他的龍庭有些坐不穩了。

裝載在假兵士的鐵甲車，把希特勒帶回莫尼哈。柏林常有猶太人之窠的雅號。莫尼哈則不然。牠不是一個德國新興的都市。牠有許多舊的傳統，牠有一種本地的尊嚴——年代和文化的產物。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是古樸，而巴伐利亞確會保持牠帝國中一個最富貴族氣概之邦的令譽，希特勒想。

然而巴伐利亞並未保持他的令譽，而莫尼哈對於啤酒的消費甚至超過柏林。莫尼哈的一切都反了。農民起了叛變，雖然他們的理由並不充足。農產物的價格狂漲不已。不錯，沒有農業工人來耕田，產物怎樣會不貴呢？他們的兒子已經去從了軍，而現在世界變得祖國會要老頭兒了。

當莫尼哈尚未把酒吞下的時候，牠對永無止境的戰爭已嘖有煩言。凱撒自己也必定知道這是一次沒有止境的戰爭，他不應該欺騙帝國。巴伐利亞如果得悉了實情，牠不會在接受凱撒的軍略以前三復思維。我們要和平，莫尼哈說，在這裏亞道爾夫又是不合事宜。

五年以後，希特勒追述：一九一七年春加入他的團部，覺得很愉快。他回到戰線的時候，第三次葉

泊爾之戰剛開始，所以他親身看到人類對於完成破壞工作的進步。在大戰的最初三年中，人類的技術科學的確進步得很快，但在葉泊爾最後之戰，却祇有證明人類破壞力的長進。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夜間開戰的爆炸聲，在一百基羅米達周圍以內都可聽到。協約國欲消滅德軍第一道戰線的目的，得到了成功，千萬具死屍證明這次攻擊的好結果。當德軍前線下的地雷爆發時，希特勒離第一道防線不遠，但他却未曾受傷。

希特勒所屬的團部於八月初旬調防時，該團祇剩下很少的兵士，他們的神經都成爲麻木，他們的面孔都滿濺泥漿，他們簡直不能享受休養的快樂。人類的忍耐力已達到爆發點。協約國費了幾十萬的人，用了幾千萬的錢，纔得推進很少的陣線。按照這種速率要肅清比利時的德軍，至少要五十年。有一個從莫尼哈來的小卒，對於社會主義抱着懷疑態度的，開始作這樣想頭：全世界的一切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應該都集中於葉泊爾死拚。兵士們都憂鬱地聽他，即使亞道爾夫希特勒也並不反對。希特勒說，他在大戰期內從未深信德國會得到最後的勝利。他雖然還不是一個名人，其言論足以傳之後代，然而他的政敵聲言已經得到證據，證明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就好像戰地上的其他兵

士一樣。接近實情的內地，一些些不安起來，一些些受到飢餓的壓迫。有組織的工人開始向軍事領袖們挑戰，他們的聲言延長戰爭即足延長痛苦。美國業已加入協約。『美國那些鹵莽的家伙算得什麼，』德軍領袖說，他們依舊進行他們的軍事計劃。

戰事愈演愈烈，人民也愈弄愈失望。工人被徵服軍役。教堂裏的鐘被鑄為鎗砲，窮人家的銅門栓被充公作軍械。結局就要到來，中歐列強所把守的戰線一步步失却。

葉泊爾之南，相近柯明斯(Comines)地方，差不多正是四年前希特勒投軍之處，英軍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夜開始用毒氣攻擊。亞道爾夫希特勒是犧牲者之一。鐵十字章從他的制服上動盪，他爬過鐵絲網，壕溝，和炸彈洞。他失却視覺；他盲了。他匍匐到軍隊後面，置生死於度外。

救護隊收集了他，把他昇到一個戰地醫院。他不知道他到了什麼地方。他飲泣，但是沒有一滴淚珠從那看不見東西的眼睛中流出。救護員告訴他受了傷。他的身體滿是傷痕，他不知道他要不要被人抬到手術台上。

他被人抬到一節湧擠的火車中，不久車輪的轉動聲告訴他正被送到有些地方去。他聽不到鎗

礮聲祇聽到他的同伴，受了世界末日審判和担心要受世界末日審判的人的呻吟。他詢問他們所經過的方向，他的病侶讀給他一個個車站的名稱。

希特勒被載到派司華克 (Passauk)，波默拉省一個平靜的市鎮。他因為不能讀報紙，也不能看到周圍的一切，所以他祇能知道一些傳聞的消息。前線正在崩潰，軍隊正在後退，帝國的軍事當局和政治當局一心把和平趕速造成。

派司華克的馬路上反響着重車經過的聲音，兵士的叫嘯刺破牠的靜寂。從基爾來的水手到了，他們散佈海軍已舉紅旗的消息。歌聲經過醫院裏關閉着的窗鑽到房中，但這不是德國國歌。守兵不復立於萊茵河畔，水手提高喉嚨大叫世界行將大同。希特勒不知道世界變得怎樣了。水手所謂過去的一切應該完全毀滅，世界要努力於新鬥爭，究竟是什麼意思？

意思可是海軍將聯合陸軍去拒敵？為什麼那些話是這樣奮興？這個瞎子不能看到同伴的臉色。他們並未發出憂鬱的呻吟，大概情勢不至於無望。或者還是他們一息尚存就不顧到德國的命運呢？

有一天，醫院裏的牧師召集傷兵告訴他們說：凱撒已離開德國，休戰協定業已簽了字。

凱撒離開了這意思可是說凱撒從他的德國人那裏出亡了，難道他怕他的國民嗎？或者還是他急於爲自己的性命，讓他的國家自己去擺佈？

那天在派司華克醫院裏的情形，希特勒自己有生動的敘述。當牧師講畢時，希特勒退出全場走到他的行軍床上，把面孔埋在墊被中，慟哭得如喪考妣一樣。一個遇到毒氣的代理伍長，他的眼睛將要永遠失明，可有什麼辦法呢？

### 第三章 巴京赤化了

如果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巴伐利亞沒有這許多陽光，亞道爾夫希特勒也許至今仍爲一個莫尼哈的普通工人一樣。因爲有太陽光，所以人們愛在街道中散步，而他們一到街上，便開始革命。

衣衫襤褸飢火中燒的兵士，一隊隊從前線歸來，預備着繳功領賞。四年來他們在壕溝中忍飢受苦，現在要輪到他們飲酒食肉了。在每一個莫尼哈的街角，人們都說他們是英雄，他們應受祖國的謝恩。然而問題是在：謝恩應取怎樣的形式？

英雄們一方面等待着犒賞，一方面在卡爾斯脫 (Karlstor) 和馬利安地方 (Marianplatz)



之間往來遊盪。在那裏，一切最流行的政治學理當衆開放，一切情感和暴行當衆展覽。在一所酒窟中——因爲疲憊的兵士是需要補養的——有個從田間來的青年力主反對普魯士的怪物，他的話中燃着農民反對工廠的熱情。

『看那霍很曹倫皇室（Hohenzollens 按：霍很曹倫即統治普魯士的皇室）』另一個青年高叫。但人們不看霍很曹倫皇室而注視他們的啤酒瓶。

『算了罷，』一個美麗的巴伐利亞侍女拿一杯啤酒放在桌上說。

『看那霍很曹倫皇室，』青年因執着一蓬栗壳色的頭髮披到他的紅眼睛上。

巴伐利亞人是從來不高興霍很曹倫皇室的。他們喜歡他們的威德爾斯擺哈皇室（Wittelsbach 按：威德爾斯擺哈即統治巴伐利亞的皇室）。在德意志帝國時代，霍很曹倫皇室是討厭的東西，他們爲統一帝國起見，却自居其首。巴伐利亞人以爲霍很曹倫是傲慢專權的皇室。不到五十年之間，他們把德意志帝國內的各主權邦夷爲普魯士國王的藩屬。青年叫他們看霍很曹倫王室是有道理的，雖然他們知道在那兩個王室之間一切不和的後面，還潛伏着一種更重要的差異——那就是普

魯士和巴伐利亞之間不能磨滅的對抗心理。

「普魯士人是不信上帝的，」一個教士模樣的人用安閑的口氣說，那些從田間來的農民點頭示意。巴伐利亞人都忠於羅馬，牠永遠不瞭解也永遠不寬恕俾斯麥無法無天的文化侵略。

改造世界的實際活動在太陽落山後的酒窟中開始。多數社會黨喜歡在洛文酒館 (Löwenbräu) 而獨立社會黨則愛在霍夫酒館 (Hofbräu)。共產黨高興在斯巴達酒館 (Spatenbräu) 喝酒，無政府主義者却高興在潑西哥酒店 (Pischorr) 喝酒。這些地方每處都有想救世界的青年，每處也有來旁觀青年們無法無天舉動的老頭兒。可是大多數的聽衆都沒有自己的思想，他們對於每個演說者都拍手歡迎。

在那泡沫四濺的啤酒瓶上，打算着陰謀和反動計劃。他們用直訴的方法獲得附和者。有個政友翻印了告各地無產階級書。這些宣傳品用清淅沉着的聲音朗誦出來。無產階級都喜歡牠們，因為牠們允許地上的天堂就要到來。

當共和派的領袖起立演說時，洛文酒館裏充滿了「好好！」的叫聲。他的名字叫做柯鐵安斯南

(Kurt Eisner) 一個社會黨人，身經百戰的鬥士，前『前進報』(Vorwärts) 編輯。他是一個飽嘗鐵窗風味的監獄專家，他對於監獄是很熟識的，因為法院不高興他的政治見解。他有許多黨羽，因為他擅長政治演說，而又有解決各種問題的本領。他的敵人則因他是一個猶太人而懷恨他。

柯鐵安斯南立在桌子上，他的嘴唇露出傲然的微笑。他是很會攻擊敵人的。當他演說的時候，安斯南的眼睛就像燃燒的火炭一樣。他的長頭髮和長鬍子東西搖盪，他的樣子猶如一個聖經裏面責罵以色列不肖子的先知。

在霍夫酒館中，一個尚未成名的青年向那較少的聽衆演說。他曾經做過戲劇批評家。無論那個人，祇要一看到他的兩唇掀動，便可知他是老於指摘伶人的。他的名字叫做歐納斯鐵韜勒 (Ehrst Toller) 命運注定他在這幕巴伐利亞戲劇中扮個角色。在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曾自動加入作戰，而現在則咀咒帝國主義的德國，罵德國為發動和延長戰爭的禍首。

亞道爾夫希特勒已在派司華克醫院中治愈出院，不過眼簾常有牽雲的毛病。他曾挽戰爭於垂敗，但他怎樣救和平於垂成呢？假如他的運氣好，他可找得一個搬運磚瓦的職業。然而回家的人很多，

而職業却極少。他以為制服要比普通工人的工衣好得多，所以他決定住於特郎斯坦（Traunstein）的軍營裏以待解散。

『多數社會黨的候補人必定被選，』希特勒的政敵引用他的話。這話是他在軍人會議的選舉時說的，但他無論說什麼，都沒有關係。他依然是個無關重要的人物，雖然他有東方先知似的聰明，他的話也不會被人注意。

柯鐵安斯南忙於政黨工作和宣傳，他不滿普魯士的工業文明和軍事行動。他是巴伐利亞的無冠之皇，農工兵大聯合的領袖，後來的內閣總理。抱着政治理想家的夢想，他覺得自己應該獻身於救世。協約國正在長桌旁坐着，面前放着一幅地圖，劃出中歐列強的領土給他們自己的各成員。凱撒已經逃亡了，而德國卻須付償土地、金錢和道歉的全部賬單。

柯鐵安斯南，巴伐利亞的法蘭西革命信徒，用每一分精力於反對國際地位的不平等。

他蓬頭跣足奔走於協約方面各小國的代表之間。他從未反對敵人。他從未主張擴充軍備，他自認為和平主義者。爲了柯鐵安斯南的德性，也許法國的老虎總理克里孟梭（Clemenceau）會饒赦

德國罷，也許美國的威爾遜總統也會饒赦德國罷！然而問題是在使協約國不要和罪孽深重的柏林說話，要和無罪的莫尼哈說話。

安斯南爲熱於從協約國的憤怒之下拯救巴伐利亞起見，他開始加重宣傳柏林的罪惡。即使協約國不把巴伐利亞釋罪，依舊認牠爲同犯，則悔過的犯人總比不悔過的犯人容易邀得寬免。然而協約國方面未曾和解，而巴伐利亞的反動派却大爲憤怒。一九一九年二月有天早上，安斯南被刺身故，刺客是個青年貴族，名爲亞爾柯凡來伯爵（Count Arco-Vally）他於行刺後就帶着冒烟的手鎗，向人叢中逃脫了。

誰可替代安斯南的位置，誰可做巴伐利亞的領袖，凡是敢接受死者位置的人，他同樣要被非難。一個塞風洞的社會黨內閣是組織起來了，但牠沒有什麼權力。兵工大同盟中央會議，從前是很有希望的，現在祇成一個軀壳了。亞道爾夫希特勒又回到莫尼哈，依舊穿着制服等待機會。在那個時候，軍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一些東西，但他們並不知道需要的東西是什麼，所以他們都成爲革命黨。希特勒當然和安斯南不同，因爲安斯南有長鬚子，因爲他是一個猶太人。

希特勒也看不起兵士的代言人。其中一個最會說話的是個普通水手，名字叫做羅道夫愛格蘭霍夫（Rudolf Eglehofer）剛在大戰告終以前因叛變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如果革命遲一天發生，愛格蘭霍夫早已成爲一個死人了。然而叛兵剛巧趕緊救了他，所以他便在莫尼哈大吹大擂，希特勒不高興那些曾經犯過罪的人。不但如此，他自視爲同伴中的一個貴族。雖然他僅僅是個代理伍長，但他却高傲得很。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綺色河畔的紫丁香處處開了。在暫時開放的霍夫公園中，軍樂隊奏着「Orpheus in der unterwelt」。

年青的哥兒，伴着年青的姐兒一對對往來，原來這是一個兵工中央會議開會的日子。在澈夜的大會中，獨立社會黨和無政府黨要求對柏林多數社會黨取緊急行動。在幾天以前，匈牙利已經赤化了，培拉坤（Bela Kun）自立爲迭克推多。如果兵工中央會議不取緊急行動，時局將弄到怎樣地步？無政府黨若早知時局會如此，他們早會要求宣布無政府制度，然而他們却不知道怎樣組織無政府

制度。所以獨立社會黨以為第二步最好的方法是宣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多數社會黨咆哮如雷，中央會議中的共產黨公開反對。他們不贊成設立共產主義的國家。他們說，把生活實實在在放到共產制度之下，要比徒發宣言重要得多，他們和俄匈兩國的聯合戰線尚未成立，他們要按照互相提攜的計劃前進。

然而布爾希維克黨却是少數，當中央會議宣布布爾希維克共和國的時候，霍夫公園中的樂隊正在奏着『Orpheus in der unterwelt』年青的哥兒正在樓着年青的姐兒談戀愛。

第二天早晨，紅色的條告貼出來，說是民軍此後誓忠於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並說民軍是俄羅斯和匈牙利的聯盟國，其實所謂俄羅斯，六個月以前他們還與之決戰於東部前線，所謂匈牙利，他們僅知道是個以吉卜賽音樂聞名的地方。

載重汽車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滿城亂跑，上面載着許多煽動家，竭力宣傳民軍的革命怎麼好，他們為什麼要革命。紅色的條告愈散愈多，並且用深切的熱情告訴巴伐利亞人民，他們應該互相友愛，大家都像一個快樂家庭一樣。有許多軍隊在馬路上巡邏，有許多機關鎗架在十字街

口。

多數社會黨所組織的巴伐利亞政府逃到北方，逃到彭堡（Bamberg），預備圍攻莫尼哈。柏林注意巴京的亂事，開始遣軍南下。但一切都須視農民的态度。如果農民滿意共產黨的統治，那麼綺色河畔的新主人就不容易被人趕跑。然而固執着私有財產的農民，怎樣能夠滿意布爾希維制度呢？

巴伐利亞蘇維埃第一步把大學和報館收歸國有，第二步批准工人有麵包和工作的權利。這樣一紙公文可以使莫尼哈三萬失業者得到麵包和工作嗎？牠並不會阻止巴京工業機關的經理們停歇工廠。

愛格蘭霍夫同志現在是巴伐利亞獨立蘇維埃共和國一切武裝軍隊的最高軍官，他為維持新政權的穩固起見，曾經發出佈告，用紅紙貼遍全城。佈告上說：

『諸色人等應於十二小時以內繳出武器。違者殺無赦。』

★

★

★

★

★

一星期以後，在另一個溫和的四月天，莫尼哈的共產黨，反對獨立社會黨所一手造成的巴伐利



亞共產主義共和國。他們現在預備自己起來掌握政權。在莫斯科和柏林的同志向他們提出警告，假如他們要成功，應該把革命好好地預備。但是在冰天雪地中的莫斯科的俄羅斯人，和在嚴寒的柏林的同志，對於綺色河畔暖和的陽光，知道些什麼？這樣惱人的天氣，使人渴於新政權的到來。

在莫尼哈有一句話份的人，都默認共產黨的計劃。在彭堡的合法政府雖然提出抗議，然而牠是在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牠的鎗砲射不到這樣遠。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宣言，雖有很大的力量，可惜是張不兌現的支票。牠允許無產階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從田間來的農民却同聲決定從蘇維埃收回他們的農產品。他們能夠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因為鄉下麵包很少，而五穀又不容易求得。

『他們是無神論者，』教士在靜寂的小教堂裏說，『他們要把我們的土地充公，』農民說。

如果莫尼哈的太陽光線沒有這樣亮，共產黨會知道他們實在是沒有什麼權力。他們會知道莫尼哈和附近的一些小市鎮，不足擔當與全世界仇敵鬭爭的重任。他們會聽見軍隊自北而南的移動，他們會知道柏林的社會黨已經判處莫尼哈共產黨實驗的死刑。

然而太陽光是這樣亮，共產黨決定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抱着救世熱誠的歐納斯鐵韜勒預備聊

盡棉薄，加以援助，查理勒文（Charles Levine）一個無神論的猶太人，也想從演說台上來救世。

可是查理勒文的力量，不足做個迭克推多，歐納斯鐵韜勒也夠不到。救世的人應該愈多愈好，他們想，於是十五個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起來了。委員會開始工作，結果仍未成功。人數因此增加到三十，當這個委員會依舊證明失敗時，人數一減到三個。

要拯救無產階級的祖國，也許先要廢除官僚習慣，也許先要蘇維埃國的首領躬自理政。新的花樣一件件上演，銀行和工業是社會主義化了，但是局勢一些也沒有改進。

事情愈弄愈糟，在四月下旬，巴伐利亞蘇維埃發生了戰爭。這次戰爭是曠古未聞的戰爭。從事戰爭者，是些和平主義者。彭堡合法政府的元首霍夫曼同志（Comrade Hoffmann）非常痛恨流血。但是因為既做合法政府的元首，就不得不玩一套合法的把戲，那就是對莫尼哈的蘇維埃宣戰。

反對革命的軍隊，多半由退職兵士所組成，他們是歡迎獲得光榮的機會的。亞道爾夫希特勒並未加入。他是在莫尼哈，但他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他自己沒有說，歷史也並未記載。祇有他的回憶錄中，曾經說及巴伐利亞布黨統治時代他的行動。我們僅僅知道有一次他遇到三個要來捉他的赤黨。

他們都是全身武裝，但是不會看見希特勒手中揮舞着手鎗逃出危險地方。

★

★

★

★

★

『無產階級的國難到了』佈告用極大的字母寫着。武裝的人東奔西跑搜索男子去當兵。白黨是在離莫尼哈僅有十里路的大夏地方 (Daehan) 二萬枝來復鎗是分給巴京的無產階級了，但這些人怎樣能去打敵人呢？渴於求得軍譽的青年，祇要能夠誘致幾個人跟他們到大夏去，便可成爲指揮官，小團體的人在到大夏去的路上奔跑，或與公共汽車的司機人爭論乘車。

在少數有主意的女人看來，『大夏之戰』會成一個流血的慘劇。女人們苦勸白黨退到安全地帶，因此這個鎮便在赤黨手中。白天赤黨有一千個人，但到夜裏人數却減少。因爲他們多數歡喜在莫尼哈和家人同用晚餐。但大多數一到翌晨便回到他們的職守去。

歐納斯鐵韜勒被派爲駐大夏的軍隊長官。韜勒——他現在不是一個偉大的戲劇批評家了——接受這個位置，實在有些古怪得可笑。他原來是個信仰和平的人物呵！既爲大夏前線無產階級武力的首領，他以爲他就可以阻止流血。

他做軍事活動總指揮的第一次正式行動，是召集他的兵士於廣場中，要他們互稱『弟兄』。總指揮決定把這次戰爭成爲友愛的戰爭。他並不施發命令，他所發出的是指導和請求，他對屬僚說，如果指揮官和他的弟兄之間發生不和，由兵士會議作最後的仲裁。

韜勒深信仁愛可以消滅戰爭：他下書給敵人，要求他們退到多惱河後方。但是白黨却並未被韜勒誠肯的請求所感動。他們已從德國和彭保得到援軍。照有人估計，白黨軍力約有十萬。他們肅清莫尼哈的共黨祇是幾天的事。

四月底邊，白黨逼近了北京，把牠漸漸圍得鐵桶相似。這時莫尼哈的共產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領袖，於是便大施暴行。在路坡德中學（Luipold Gymnasium）的操場上，他們殺了十個所謂反動派的亂黨。但是假如沒有這次屠殺，莫尼哈的四月革命便不會成爲一件兒戲的事情。

莫尼哈的共產黨於四月末日宣布紅軍專政，以作最後的藥救。但專政宣布後的紅軍到那裏去了呢？他們未在大隊白軍進城以前便就瓦解了。巴伐利亞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此壽終正寢。

第四集團軍從大夏進軍到城中時，太陽光耀地照着，住宅的窗戶大開，鮮花紛紛擲到兵士的脚

邊。然而無產階級却是嚴肅而愠怒。亞道爾夫希特勒，依舊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立在路旁看軍隊走過，猜想着明天將發生什麼變化。他不知道他的機會就到了。

## 第四章 七人組成的政黨

莫尼哈的救世主被殺的、被殺被禁的、被禁的、巴伐利亞鼓噪着要求一個新主人。布爾希維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落了魄。馬克斯的寶座被尼采奪去了。酒窟中已經聽不到用共產主義來救世的呼聲。黑格爾的哲學又抬起頭來。巴伐利亞政府的當權者是個社會黨人，但人家都知道他是沒有什麼力量的。過激主義被人丟到垃圾桶裏，舊式的國家主義却高唱凱旋之歌。全世界都知道巴伐利亞歡迎軍人當政。

當希特勒望着莫尼哈營房中的青年兵士時，他的眼中流出希望之光。他們原來也是他的同類，

二十多歲的過着浮萍生活的青年。他們不願意聞雞而起，幹那運磚搬瓦的工作。假如他們再穿上工人的衣服，人家會忘記他們曾經四年以來獻身於砲火的功績了。

英雄主義者希特勒，抓住了命運的狂流，他被派到一個委員會中，考察革命期內步軍第二團兵士的活動。

巴京兵營中發生了一個驚人的轉變。兩個月以前對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尚在無所適從的兵士，開始發現各種過激主義都是無可採取的。軍事當局鼓勵這種見解。他們看得很清楚，在最近的將來有嚴重的工作要他們去担任，而現在就要預備起來。

莫尼哈這時設了許多市民講座，兵士們被派去聽正當的政治思想的課程，希特勒也是其中之一。他完全同情於巴伐利亞的新趨勢。莫尼哈的每個人都想組織一個政黨來救國，希特勒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也想結個小團體自己做他們的領袖。然而他的青春是過去了。他已年近三十，而他尚未成名立業。他的胸前雖然掛着一個鐵十字章，但是懸掛鐵十字章的人多於過江之鯽。他夢想着自己聳立於羣衆之上，向幾千人演說。不，這夢是太大了——不要幾千人，幾百個聽衆也就足夠。聽衆中有美

麗的姑娘身栽苗條的北歐女神，她們的眼睛在注視她們的英雄時，帶着遏止不住的慾望的潤濕。當他演說完畢時，她們把他包圍住，吻他的唇，呼他爲她們的偶像。

這是英雄顯身的時代，在鐵絲網後面，德國的媾和代表等待着協約國的裁判。『敗者得禍，』凡爾賽的巨頭們說。七百萬德國人應交與敵人手中。德國最精練的軍隊應該解散。萊茵河流域的省份被佔領。不僅如此，德國人聽到倫敦和巴黎合議好了要他們付二百四十兆馬克賠款。帝國全部的財產也沒有這許多。假如用一馬克的鈔票拿來從地球堆起，那二百四十兆馬克一直要堆到月球爲止。德國人祇有付之一笑。他們的袋袋裏十個馬克都找不出，怎來幾百兆馬克呢？於是德國人便憤怒起來，並且撩起拳頭預備再打。

『柯鐵安斯南和他的猶太人可殺！』巴伐利亞悔恨着，把布黨和猶太人多捉幾個放到獄牢裏。親敵派的安斯南和猶太人可殺！你看協約國對德國這樣苛刻。親敵派的愛斯南和猶太人可殺！你看德國日類於飢饉，牠的未來又是這樣黑暗。『你可殺的安斯南和猶太人呵！』在這一句話中，含着深長的意義，就是說，德國需要民族主義，不需要共產主義。不過時間還未到，所以希特勒和他朋友計劃



組織的政治團體，祇能稱爲『社會革命黨』

這個政黨未曾產生便夭折，因爲牠的名稱很和共產黨相像，而共產黨是已被厭棄了的。希特勒孜孜不倦於政治生活，他攬住每一個政治的集會。現在是民族主義出風頭的時代。有次兵士開會的時候，有個人竭力爲猶太人辯護。希特勒把他駁得體無完膚。沒有幾天以後，他被派爲第四十一團軍的政治教官。

他向營房裏的兵士演說時，自以爲他的論調無力，不足取信於人。然而事實恰巧相反，他居然得到聽衆的歡迎。甚至別的營房裏的兵士也都來聽他演說。

不久，希特勒被派爲政治集會上的政治消息報告員，勞動者都罵他爲探子，但這沒有什麼關係。莫尼哈的軍事當局極欲得悉政界狀況。這雖然不是軍人的職務，但他們以爲如果有一天他們宣佈軍人專政時，這種智識就有用處。亞道爾夫希特勒那種軍人的舉止和深遠的目光，很得軍官的信任。他出席各種小政團的集會，並且得到很有用的資料。

希特勒親眼到許多人自管自演說。他們事前並不在腦子裏想一想，遽然就向聽衆大放空泛的

論調，對於這種人他祇有爲之嘆息。他們是多麼沒有頭腦呵！像這樣連自己也不相信的演說，怎能使聽衆信服呢？他恨不得把這種人拉下台來，自己向聽衆用他們從未聽到過的話懇切演說。

希特勒的雄心，在參加小政黨的集會中一些些形成。人家要想表示他們的意見不錯，他也想表示他自己的意見不錯。但他先要考慮他自己的意見究竟是什麼。他想起『安斯南和猶太人可殺』這句話來。在這裏，社會黨和猶太人是唯一的仇敵。

有一天，希特勒被派出席一個小組織的集會，這小組織就是德國勞動黨（German Labour Party）廣告上說這是全體大會，但他祇在一家酒肆的小房間裏找到廿四個人。出席者代表最下等的無產階級，他們坐在粗櫬上開始開會。希特勒坐在最末排，預備來一番唇鎗舌戰。主席哈拉先生（Herr Harrar）從前是個新聞記者，人家稱他爲『教授先生』。他起立解釋救德國的方法。他說，柏林的罪大綰天，因爲那裏滿是社會黨和猶太人。巴伐利亞應該退出帝國，自己在威德爾斯擺哈皇室之下成立上帝唯一的王國，並且勸告奧地利也來加入巴伐利亞。

教授剛一說完，希特勒便立起來。他反對與奧地利聯合。爲什麼巴伐利亞要與德國分裂呢？如果

柏林被社會黨和猶太人所霸佔，有氣節的人，應該把社會黨和猶太人驅逐，不應該向他們退讓，而築城以自保。貪生怕死者，不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

教授先生聽到這些話，便提起脚跟蹣跚到門邊，把門輕輕打開，一溜烟跑了。

散會後希特勒離開了會場，他覺得今天的話說得滿高興。當他正要轉灣的時候，他看見有個人，在後面向他追來。這個人是聽他和教授演說的二十四人之一。他把一本小冊子塞到希特勒的手中，請他回去讀一遍，一會兒就不見了。

如果沒有小鼠來吵擾，希特勒也許會忘却那本小冊子。早上五點鐘的時候，小鼠便吵起來，看想希特勒昨夜放在桌上的糖塊。有一天，他被小鼠鬧着睡不着，他很想看書來消遣。他的手觸到一本那個人送他的小冊子，書名叫做『我的政治覺悟』，是本德國勞動黨的政綱。

過了幾天希特勒接到一封親筆寫的通知書，要他加入德國勞動黨，書中說明如果他願意，無論親自出席下屆會議或用書面通知都可以。像這樣方法獲得黨員資格，希特勒覺得很有趣，他決定按時到海倫格斯（Herrngasse）一個小酒肆去出席。

這次到會的人數較前更少。一張廚桌旁邊坐着四個人，都是德國勞動黨的職員，桌上點着一盞蠟燈。會計宣讀他的報告，說黨中全部財產計達七馬克半。其餘三個職員都一致投票信任會計。主席哈拉先生曾從德國各部接到三封信，詢問該黨的消息，要求該黨指教。四個人的臉上都現出得意的微笑。居然有人寫信來，可見他們的工作，已經得到全國的認識了。接着是長時間的討論，他們鄭重地提出人家來詢問的問題，好像德意志的生死完全靠在他們的答覆上似的。

德國勞動黨的所有政綱，都包括在『我的政治覺悟』之內。這政黨是反馬克斯主義的。牠代表勞動者的利益，牠要把社會黨和共產黨所允許的一切好東西給勞動者。黨中領袖對於資本主義的觀念很空泛。他們告訴希特勒，這些細節要在黨綱起草委員會中決定。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把勞動者的頭腦德國化。領袖們覺得本國的工人都被國際主義者所欺騙。哈拉先生描繪幾百萬德國工人在德國勞動黨黨旗之下走向幸福之路的時候，他的手奮興得東西亂搖。

最後，希特勒聲言他願意加入德國勞動黨。會計帶着遏制不住的欣喜把黨員名冊放在桌上。小酒肆的老闆敲起門來，要這幾位仁兄出去了。他們應該知道地蠟是很化錢的。復次，他不高興他們在

這裏開會。警察近來愈弄愈嚴，如果他只管讓他們開會，總有一天會被傳到公安局裏去，要他招供德國勞動黨的行動。

亞道爾夫希特勒並未告訴新同志，說他是生而爲一奧國人，不是德國的公民。假如他是一個德國的公民，他就不會加入德國勞動黨了。

主席作一次簡單的閉會詞，他說祖國有這樣一個威風的日耳曼民族典型如亞道爾夫希特勒者，實是祖國的光榮。他指出希特勒光榮的戰績，這事情是幾分鐘以前希特勒告訴他的，他還教他隨着他們去作新的鬥爭。於是他把黨員證交給希特勒。號碼恰巧是第七。



亞道爾夫希特勒現在是德國勞動黨的第七個黨員，這政黨就是後來他做迭克推多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勞動黨，簡稱民社黨（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不曾經過什麼手續，他被任爲宣傳部部長。宣傳部祇有一個人，那便是亞道爾夫希特勒自己。六個其他黨員也各有各的職司。每星期三執行委員會開一次會，討論着世界大事，並且常常加以解決。執行委員會包括同

一七個人。每星期三舉行一次全體黨員大會，加上十二個會外的聽衆。在這種會上他們所愛好的消遣是攻擊當地報紙，希望他們也會有反攻。然而沒有一份報紙注意這個業餘辯論團體。有個黨員想出一個方法，他送個信給莫尼哈一份最著名的報館主筆，說是昨夜德國勞動黨開會時，有個演說者大罵該報，並稱主筆應該採取緊急行動阻止這種無禮的行爲。信發出去後，宣傳部部长和其他黨員都靜待着結果。他們滿希望這件事會傳遍全國，也許運氣好，警察會把他們捉了去治罪。然而可惜得很，結果等於石沉大海，一些回響都沒有。

於是希特勒想出另外一個法子，他以為印在紙上的話不能達到羣衆的眼睛裏，在口中說出的話總可達到羣衆的耳朵裏。他們要開一次羣衆大會，預料至少會有五十個人到會。不差，但是用什麼方法使羣衆知道開會呢？當然，傳單應該發出去。但怎樣發法？用什麼東西發？經過精密的討論後，決定黨員親自寫傳單，親自去分發。有個認識的文具商允許他們除了紙。

希特勒一手寫了八十份傳單，自己發散了。這是他做宣傳部長的試驗，他在會期接近時，弄得坐立不安。爲鎮靜他自己起見，希特勒沿綺色河岸散了一次長步。剛在指定的時間，他跨進會場。出席的

是四個人，會長宣佈延會一小時，結果總算有七人。

他們勇敢地繼續散發手寫的傳單，所得的報酬，是由七個長客增至十一人，不久又增至三十四人。宣傳部長這纔喘口氣。他們募集了一些錢，下次開會在『莫尼哈觀察報』上發了廣告。當哈拉先生振鈴開會時，出席者有一百三十人。

哈拉先生非但不高興，並且很憂慮。宣傳部長在這許多人面前難道會演說嗎？他婉勸希特勒不要上台。但是希特勒不會接受主席的意見。他有二十分鐘演說，當他將要講畢時，聽衆要求再說下去。一九一九年秋季中，德國勞動黨在小酒肆中一些些發育起來。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他們常到的聽衆現在增加到二百個。人們開始爲了希特勒來聽講。他是勞動黨的台柱，是演說的要角。希特勒在平時，人家雖然不注意他，但是一登演說台上他就成爲一個不同的人。他的聲音連珠似的好像機關鎗，使聽衆——從前的兵士——聽了精神爲之一振。

剛在大戰停止後，希特勒看到柏林羅斯德公園（Lustgarten）中一次社會黨的大遊行，有組織的勞動者參加的達十二萬。非但全部公園被他們塞滿，即連附近街上也有他們擁擠着。他們在紅

旗之下唱着革命歌在他面前經過，腦中都懷着同一的思想。希特勒雖然在本能上就對社會黨起反感，但是看到那種雄壯的精神不禁印着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次成功的運動。怎樣能夠傳播到如此廣的呀？

在有一次德國勞動黨的羣衆大會上，希特勒把戈德飛費特（Gottfried Feder）的演說聽得呆了。費特是個口齒玲利的青年，半帶着江湖氣，半帶着學者派。他向聽衆釋解兩種資本的區別：一種是借貸資本，就是有錢無事的人拿來放給人家取息的東西。還有一種是工業資本，就是供給經營工業用的東西。

希特勒想，這是一個偉大的觀念。借貸資本是猶太人的，工業資本是基督徒的。所以借貸資本可以沒收了分配給無產階級。在他方面，工業資本却不能動牠一根毫毛。基督教資本家對於這種觀念想不至於反對。他們會高興牠，因為以這種政綱爲標榜的運動，可以致他們最壞的敵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於死命。

這個發現的確是偉大的。至少希特勒可以追上時代，不致落伍；因為在這個時代，如果完全不顧



到工人的利益，任何政治活動都不會成功。他要組織一個地上的阿利安天堂，而把猶太人墊在底下。這種主義一出來，馬克斯社會主義就要被人丟到字紙籠中去，除了猶太人以外，即使最忠誠的信仰者也會加以拚棄。他有了這種觀念，黨中的經費就不要發愁了。聰明的資本家會知道這種社會主義是他們最好的朋友，情情願願拿出錢來幫助牠進行。

希特勒極其佩服費特的觀念，他請費特做他的私人教師，做他的心腹。這種理論正合他的羣衆見解。羣衆是盲目的，希特勒向他的同黨說，他要用灌注式的方法把智識灌進他們的腦子裏去。這種新的社會主義，他稱爲民族社會主義的，羣衆一定會歡喜。因爲這種主義的基礎是打在阿利安人係優秀民族的觀點之上的，所以牠會把最下賤的牧豕奴也成爲貴族。除出國內五十萬的猶太人以外，六千多萬的德國人皆將成爲貴族。希特勒開始說起新的教條來：

『一切藝術的，科學的，和技術的文化價值，都是由阿利安人產生的。』

希特勒現在既有了他的政綱——至少已經有了政綱的胚胎，他就要想方法把政綱促工人和雇主的注意。報紙雖是個很好的媒介，然而牠們並不是沒有名氣的政黨的宣傳工具。希特勒深信口

講比報紙和書籍的效力要大得多。無產階級是沒有功夫和忍耐讀書報的，即使他們肯讀書報，讀過也就忘記了。所以他決定在茶坊酒肆中演說。他知道羣衆的智識少，忘記性大，所以有效的宣傳方法是把同一題目說一千次。

希特勒是工人出身的，他熟識工人的一切。工人不管高深的理論，工人祇懂得看得見的事實。當你向他們演說的時候，你不能用大公無私的話，你要用單方面的話。所以偏見是宣傳家最好的工具。不但如此，你還應該把你的話極力誇大，最好帶些歇斯的里亞的態度。一個成功的煽動家，是個患神經病的人。他的結論是：『民主政治根本是猶太人的東西，不是日耳曼人的東西。』民主政治應該把牠打倒！

希特勒想盡種種方法引起人家的憤恨。他不怕人家恨他，他祇怕人家不恨他。如果他能被人家懷恨，至少他已被人家注意，既有人家來注意他，他的宣傳目的就達到了。他的計策很巧妙，第一個計策是把黨名改爲德國民族社會勞動黨。這件事情激動了社會黨的公憤，因爲他們以爲『社會』兩字是社會黨專用的名字，何物小子胆敢來冒用。希特勒不禁暗暗發笑，他的初步目的是達到了。

社會黨開始注意民社黨的集會。他們的反應是很激烈的。大家都以為總有一天社會黨和民族社會黨在開會的時候會有一次大衝突。小酒肆的地位現在已經容納不下聽衆。到會的友人和敵人，數目大增。柯鐵安斯南被刺後的一年，在那一九二〇年的二月裏，皇家飯店的大廣場上擁擠着二千人。其中一半是來搗亂會場的共產黨徒。他們來了，他們也是受歡迎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希特勒並不高興僅向和他志同道合的人演說。人家越反對，他的鬥爭越有力。

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當初民社黨是個小團體的時候，反對派理也不來理睬牠，現在牠的勢力如火燎原地蔓延，他們就不得不想法來阻止牠的發展了。

希特勒上台時，受到許多倒采。但他却泰然開始演說。這是一次重要的集會，所以他提出幾點黨綱的要旨。他先講到資本家縊死基督徒的陰謀，然後講到勞動者反抗基督徒的陰謀。猶太人是談不到資本主義和馬克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該民族主義化。他攻訐借貸資本，證券交易所，和大商店。一個共產黨員聽到有人攻擊證券交易所和大商店，並不引以為奇，雖然他知道台上人是偷了他的武器用來攻擊他。



希 特 勒 演 說 姿 勢

希特勒用同一緊張的話說了好幾個鐘頭。大商店這個題目並不怎樣了不起，然而人們却專心一志傾聽他。他的目光和有利的聲音吸住了幾千人的注意力。

不久台下起着紛擾。這也是命中注定莫尼哈的警察局長，要在這戲劇中扮個角色，他竟然出來維持秩序。他的名字叫做恩斯脫坡納 (Ernst Pohner)，他不高興馬克斯主義者，他高興民族社會主義者。從朋友那裏，他聽到過這位奇青年亞道爾夫希特勒。但是坡納先生對於民族社會主義却有自己的意見。有天晚上他來參加民社黨的集會，他極贊成會中所說的話。從此以後常有一隊警察來防止過激派的搗亂。

隨着民社黨聽衆的增加，黨的組織也得到很大的收穫。他們最初的黨部設於泰爾 (Thal) 地方的斯篤納克 (Sterncherbräu) 酒肆中一個小房間裏，這房間又小又暗，與其說可做黨部，毋甯說可做地窖。希特勒提議房中應該裝設電燈，第二步是買一架舊貨的打字機。

十八個月後，民社黨愈形發達，牠在可納達斯路 (Corneliusstrasse) 租了三個房間，電燈和一切設備都是完全的。藉着黨員的幫忙，希特勒在莫尼哈和巴伐利亞較大的都市中組織許多地方

團體。每個地方團體各設一個領袖，直接對莫尼哈的首腦部負責。

基督教徒以十字架爲教徽，希特勒現在也想制定一個黨徽。他選擇卐字是有歷史背景的，因爲德國反閃族的人，曾把卐字作爲阿利安主義的象徵。這是六千萬未來德國貴族的徽章。

黨章制定後，希特勒開始想黨旗的圖案。他把紅色作底，中央有個大白圈，內含一個卐字。紅色是誘惑和挑戰的表示。牠使無產階級在民族主義的軍營裏覺得和在家裏一樣，牠又向社會黨挑撥獨佔紅色的憤怒。白色是喚起法國布爾蓬皇室（Bourbon）復興的回憶。牠說明這次反對革命運動的性質。至於卐字則爲種族純潔的象徵。

民社黨在牠的宣傳部長之下得到極大的成功，領袖們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找不出一間可以容得下聽衆的大廳。在一九二〇年年底民社黨開大會時，因同情而出席者達五千。

一九二一年八月，民社黨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內訌。祇能在六個人的組織中做領袖的人，繼續領導可以塞滿巴伐利亞最大會場的運動，實是一件破格的事情。亞道爾夫希特勒，從前的宣傳部長，現在被推爲民社黨副總揆，一切權力都集中到他的手裏。德國勞動黨的最初六個黨員是落落了，而第

七號黨員則一躍而爲迭克推多。

第四章 七人組成的政黨





## 第五章 鋒芒初試

約翰拉麥斯道夫(Johann Ramersdorfen)一個莫尼哈郊外西華平(Schwabing)地方社會黨的著名黨員，得了他妻子的允許，把全家財產去兌換外國貨幣。他在最近的一家銀行裏支取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兌了一元美金。他在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向未回家，拉夫人不免有些放心不下，她親自跑到『青鳥』跳舞場去找他，在一九二三年小陽春天氣，身懷百萬馬克的丈夫是常常可在那裏找到的。

然而青鳥跳舞場中却找不到拉麥斯道夫的影子。於是拉夫人去報告警察局，過了幾天她得到

消息，說是她的丈夫成爲柯堡 (Coburg) 地方的軍事犯了。拉夫人真的有些莫名其妙。大家都知道柯堡是巴伐利亞的領土，爲什麼柯堡和巴伐利亞會打起仗來？警察局可否幫幫忙？警察局有力無處用，他們祇能告訴拉夫人說，這幾天來西華平社會黨的著名黨員，常常遇到奇怪的事情。

在一九二三年之秋，柯堡是個無形軍隊的總部。所謂無形，不過是指對當局而言，到巴伐利亞北部這個市鎮來遊歷的人，還是看得見這個軍隊。

色靈榭 (Thuringia) 和撒克遜 (Saxony) 這兩個住着日耳曼種人說着日耳曼語言的鄰邦，在政見上起了衝突。布爾希維黨和極端社會黨握權，所以邊界上散佈着軍隊。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青年來往不絕於道。

歐哈特上尉 (Captain Ehrhardt) 的流兵到處都是。上尉出獄剛不久，他自己也帶着從莫尼哈警署裏領到的一張假通行證四處出巡。羅姆上尉 (Captain Rohm)，一個殺人不怕血腥臭的武夫，指揮着他的『救國軍』——那些依舊痛恨停戰的人所組織的。德國的青年現在又期望着另一次戰爭的到來。

戰爭的命脈是錢，所以無形軍隊就把有藏錢嫌疑的政敵綁了。拉麥斯道夫的一塊錢就此溜到無形軍隊的戰箱裏，他自己已被逼作築路的工事。此後他的下落就無人知道。

巴伐利亞高唱着反對全世界的呼聲，雖然牠主要反對的是鄰邦。有天晚上，巴伐利亞邊界後方的斯篤根（Stackheim）的公民，和柯堡的兵士聯合起來侵入了色靈榭邊界後方一個叫做奧遜（Ostheim）的市鎮。斯篤根人是反動派，他們的口號是『國王萬歲』。有些奧遜人是共產黨徒，他們的口號是『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實底子裏奧遜人和斯篤根人之間有種職業上的妒恨，他們都是產豬的，他們的豬在市場上競爭得很厲害。

『滴水見天』。斯篤根和奧遜反映出德國不幸的運命。法國軍隊依舊佔着魯爾（Ruhr）因為德國人不會把足數的電桿木交給法國人。德國人把工廠和火車都停頓了，魯爾各工廠平日不停的機聲成爲安靜的鼻鼾，偶而有一兩響來復鎗聲射死過分愛國的德人，打破了牠的靜寂。法國人正在打着德國人的耳光，但是德國人却祇有伸出舌頭扮個怒色而已。

爲了抵抗魯爾的法國人，柏林竭力想法收括財源。紙幣像雪片似的從印刷所中飛出，但是牠的

價值就等於廢紙。

當柏林正在和巴黎解決問題時，不能忘記一九一八年巨痛的莫尼哈却開始掘柏林的壁腳。巴伐利亞對於柏林大不滿意，但在柏林的監視之下，牠實在無法活動。

在一九二三年之秋，巴伐利亞不但有個無形的軍隊在牠的北疆，並且還有一個無形的革命。莫尼哈再不聽命於柏林。『我們來向柏林進軍，』巴伐利亞的愛國團體這樣喊，而政府却不加可否。從柏林來的遊人祇能達到巴伐利亞邊疆為止，如果想跨進國門就要被逐出境。普魯士人和猶太人在巴伐利亞是不合時的。

各國的反動派羣集於巴伐利亞。亞道爾夫希特勒現在已經成功一個要人。無疑的，他是巴京最觸目的人物，婦孺都知道他的名字。

莫尼哈充滿了壯夫的壯語。魯登道夫 (Ludendorff) 將軍，一個普魯士的守舊黨員，也逃到這個反動派的天國。他依舊懷懂着他的最高權力。『德國本來可以打勝仗，』他大聲呼號，『都是因為社會黨、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共濟會的陰謀，纔弄到一敗塗地。』巴伐利亞雖然嘲弄他，他還是揚言他

能肅清魯爾和萊茵地帶的法國鬼，俄羅斯的布爾希維克。但是向柏林必須先要進軍，賣國賊的頭顱必先斬下。

這位從前的總司令和那位從前的代理伍長起握手來，魯登道夫是很興奮的，他的兩撇美髯隨着他的激昂的談吐上下掀動。希特勒却現出冷淡而沉着，祇有他的眼簾不自由主地牽動。他們談到了國事，談到了巴伐利亞邊界上的無形軍隊的暗中活動。當窗外青年高喊『打倒柏林……打倒愛培德總統』的時候，他們倆的陰鬱的面色都放鬆了。

愛培德(Ebert)總統，一個社會黨員同時是個愛國男兒，看到巴伐利亞的亂事已迫近眉睫，他預備把牠剿滅。『皇軍』的勢力一些些滋長起來，他們是復辟派的大集團。巴伐利亞政府下了戒嚴令，並委凱爾博士(Dr. Gustav von Kahr)為國務總管，授以便宜行事的權力。

凱爾博士是共和黨的敵人，在他的就職詞中，他自謂為威德爾斯擺哈王室的忠僕。他是出於世閱之家的，所以他是巴伐利亞一個典型的顯宦。巴伐利亞無形的革命，需要像凱爾那樣的一個人物。凱爾用悲壯的語氣發出命令，這命令就是公開革命的開花彈，巴伐利亞的鐵路已不服從柏林。羅騷

將軍 (General von Lossow) 一個君主專制派同時是個德國守舊黨黨員，被任爲巴伐利亞的皇軍總指揮。羅騷命他的軍隊向巴伐利亞邦宣誓。關於服從德意志共和國一句話也未曾提及；皇軍之盡忠於巴伐利亞，顯然祇盡忠於魯潑蘭啓太子 (Crown Prince Rupprecht) 共和國軍隊的領袖西克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 下令於他莫尼哈的屬僚，這命令羅騷是服貼地接受了，但他却把牠丟到字紙籠裏。到柏林的路開放着。這已不是一次無形的革命，而是一次公開的叛變。

亞道爾夫希特勒的工作愈加煩忙起來。他向六個巴伐利亞都市的羣衆大會上演說。在奧斯堡 (Augsburg) 他像在派蘇 (Passau) 一樣受人歡迎，在蘭肅德 (Landshut) 他像在歐蘭琴 (Erlangen) 一樣受人崇拜。聲譽生了翼翅隨着他的言論到處飛散。今天他向黑衣使者米里奧拉帝 (Captain Miglorati) 行法西斯禮，向伊爾徒斯 (Il Duce) 道候。明天他要接待捷克斯拉夫 或羅馬尼亞的信徒，和奧匈兩國代表討論大事。東方三博士都匍匐於這個新救世主的脚下。有個黨徒把他的任務比之於基督，希特勒謙遜地微笑，他覺得自己真是威風。

全世界反動派的目光都釘住這個降生於李羅諾的人。保加利亞的內閣總理向他表示深切的

同情。芬蘭的軍閥向他建議組織反蘇維埃大同盟。瑞典的大軍領袖把他們的援助貢獻給他。自視爲全俄沙皇的西里爾大公爵(Grand Duke Cyril)派皮蘇濟斯基將軍(General Bisupsky)一個滿經風霜的老外交家，做他的聯連人。一位莫名其妙的領事，從前駐俄京，現在駐瑞典的，主張與瑞士聯合。甚至在華爾街(猶太人所設銀行集中的地方)脚下呻吟的美國，也願意從金錢上給這個可人兒幫忙。希特勒成爲天之驕子了。

十一月九日，全國舉行停戰五週紀念的日子行將到來。國內到處彌漫着悲壯激昂的空氣。迭克推多凱爾決定下令封閉國家銀行的金庫，預備作軍費的準備。羅騷將軍厲兵秣馬待命出動，西塞上校(Colonel Seisser)已伐利亞的中央警署長，願意惟凱爾和羅騷的馬首是瞻。人民的武裝雖然在布爾希維克革命後繳械，但是還有兩萬支來福槍散佈於巴伐利亞的民間。

『新政府將於十一月八日晚上八點半宣告成立，』亞道爾夫希特勒在十一月六日說，德國國恥五週紀念那一天，日耳曼民族要怒吼起來誓雪奇恥！

十一月八日晚上八點三十四分，新政府宣告成立。市民飯店的大廳中，塞滿了好幾千巴伐利亞愛國團體的職員。凱爾站在講台上用宏壯的巴伐利亞音宣讀他的告全國書。這是一篇洋洋大觀的演詞，是由凱爾的心腹『莫尼哈日報』總主筆寫的。大廳裏的聽衆用手扶住耳朵傾聽每一句話。凱爾是很受羣衆歡迎的，第一因爲他用巴伐利亞音，第二因爲他用迭克推多的權力減低酒價。

希特勒以爲市民飯店裏的羣衆大會，應該僅能視爲大革命的前奏曲，但他未曾把他的計劃告訴給迭克推多，也未曾告訴皇軍總指揮，更未曾告訴中央警署長。他知道他們如果得悉了實情，他會傾向陰謀者那方面去的。

大隊汽車載着希特勒黨人風馳電掣似的向市民飯店飛來。大廳四周圍着許多羣衆和警察。希特勒推開了羣衆，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左右伴着兩衛士，他跨進大廳，用手槍向天花板放了一响。凱爾頓時失色。他完全弄得莫名其妙。

『請兩位貴人屈駕，』希特勒用手槍指着一扇開着的房門，邀請迭克推多和皇軍總指揮。然後他對中央警署長西塞上校也請加入其他兩位貴人到鄰室裏去。



一篇「告全德國民衆書」已經預備好待發。這是以臨時國民政府的名義，由羅登道夫將軍、亞道爾夫希特勒、羅騷將軍、和西塞上校署名的。除了希特勒以外，誰也不知道關於這篇東西的事情。受着手槍的威嚇，凱爾、羅騷、和西塞，對於這個新政權，他們是祇有表示贊成。凱爾爲署理巴伐利亞邦長，魯登道夫將軍爲署理全國執政，希特勒爲總揆——他們倆都有迭克推多的權力。

新政府的名單宣布後，希特勒眼中帶着淚珠，請凱爾、羅騷、和亞塞出來，並且要求他們的原諒。他是開始向羣衆演說。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大廳裏的羣衆對於希特勒都是非常滿意。現在祇剩一件事未做，就是德國新國民政府成立後，應該通知世界各國。

同時一輛黑汽車開足速力從威廉索到莫尼哈。牠停在一家酒店的門前，裏面跳出了魯登道夫將軍。

「人人應該盡職，」希特勒說。

「不錯，」亞塞回答，「但是你却食了言。你現在在用不着革命了。」

「是的，我爲了祖國的利益食了言。」於是玩着手槍，希特勒繼續說：

「我有四粒子彈在這裏，假如你們棄了我，三粒送給你們，一粒送給我自己。」

「你要殺我就殺罷，」凱爾憤感地說。

會話的結語是一句「讓我喝一杯啤酒罷。」

這次革命是個悲壯而又滑稽的喜劇。這四個人互相握着手，互相注視着。

魯登道夫跨進門來，他還不知道他已經做了德國的執政。他念念不忘於進軍柏林、莫斯科和巴黎。希特勒一看到他那種武夫的樣子，便改變了他的初意，把他降為軍政部部长，而自己宣布為德國的迭克推多。

奮興得失却自制力的羣衆歡呼狂叫，他們終於發現一個德國的真救主了。大會閉幕後，他們高唱着軍歌湧到一家社會黨機關報的報館，把窗門機器都搗毀，然後回到家裏去睡覺。

凱爾澈夜睡不着，他上了希特勒的一個大當。他自承為王室的忠僕，滿心希望把魯潑蘭啓太子捧出來塞到王位上，那裏知道希特勒會自立為迭克推多。現在，手鎗的筒口沒有對着他了，他已回復了自由，並且決定要報仇。

兩點鐘以後，當莫尼哈全城熟睡時，巴黎的無線電台忙着和德國及全世界通消息。凱爾博士、羅騷將軍和西塞上校否認參加希特勒的叛變。他們說，他們的允許是在手鎗口下被逼得到的。他們不但向外界解釋自己的態度，並且還派出全體正規軍和警察把要塞佔領。

同時，希特勒和他的黨人也忙着工作。牆上是貼滿了標語，那上面寫着：『權力已在新國民政府手中。』他們跑到火車站，火車站中閔無一人；他們跑到電報局，電報局是關門大吉。

到了第二天早上，新國民政府的地盤祇有那家市民飯店和在他們手中的黨軍司令部。他們不知道其餘三個新運動中的領袖已經加入敵人那方面。

然而魯登道夫將軍依舊想着進軍柏林、巴黎和莫斯科。他和希特勒都抱着『不流日耳曼人一滴血』的宗旨。

『血是一定要流的，』有位黨員說，『我們不射皇軍，皇軍要射我們。』

『不要管，我們祇知道進軍，』魯登道夫和希特勒同聲說。

皇軍和警察已經預備好，新政府的附和者——青年學生、退職軍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已

經預備好。莫尼哈的人民佔領了街角，準備發生衝突時出來做調人。

在一長隊民社黨人的面前，魯登道夫和希特勒領導着遊行，左右兩面伴着兩個次級領袖。這隊示威的人有些帶着軍器，有些拿着旗幟。將近十一月九日午時，向柏林的進軍開始了。當他們走到羅特衛橋時，警察被他們衝到路旁。『警察深受了感動，』希特勒後來對人說，『從有幾個警察的眼睛中，眼淚不由自主地流着。』

這時以調人自居的莫尼哈人民，也遏止不住情感，他們大叫警察膽敢當住救世軍的去路實在可殺。然而希特勒却不願意引起暴動。黨人跟在他的後面高唱愛國歌，他們在馬利安地方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們打從市政廳經過，在那上面有卐字旗飄揚。希特勒的同情者甚至還逮捕好幾個社會黨的頭兒。

有個少年副官跑來向魯登道夫報告，在奧迪安廣場上（Odiansplatz）皇軍和警察預備着一輛鐵甲車待命，羅特衛路上滿是政府軍隊。

『不要管，我們依舊進軍，』魯登道夫肯定地說。

他怎樣能夠中止呢？柏林相去還很遠。但是魯登道夫不知道柏林正在向南移動，那裏所派出的軍隊正要來剿滅叛變。

在提安納路上 (Dienerstrasse) 看熱鬧的羣衆很稀少。空氣極端的靜寂，祇有愛國歌聲和指揮令聲衝破了沉悶。

『不許流一滴日耳曼人的血，』民社黨的領袖曾經這樣說過，然而奧迪安地方皇軍的領袖却不作這樣想。他們以為在他們的面前祇有兩條路可走：『沒有魯登道夫，或者沒有皇軍，』命令是必須執行的呵！他們莊嚴地聳立着，絲毫不露出笑容。當羣衆向前湧來時，他們就抽出指揮刀，本能地喊：『開鎗！』

在希特勒旁邊，一個穿黑大衣的長子倒了，他的面部湧出鮮血。頓時發生一種可怕的聲音，那不是一羣怒獸的狂叫，那是一羣人類的驚呼。立刻有十八個人倒在地上，死的或者行將死去的。千百人四散跳躍奔竄，有的跑進霍夫公園，有的跑到附近的小街堂裡。希特勒自己伏在地上。魯登道夫仍向前走。他的臉孔鎮定得好像戴着假面具，他向兵士們走去。他們爲這個從前的名將讓開一條路，他就

在人叢中不見了。

凱爾博士坐在附近國務總管辦公處的寫字檯邊沿。天氣雖然很冷，有扇窗還是開着，從這個窗口可以清清楚楚聽到來復鎗聲。他走去把窗關了。

在紛亂的人羣中，希特勒躍登一輛跟在他後面不遠的車子中，他立刻逃出危險地帶。

他已經逃出危險嗎？他犯了極大的擾亂治安罪，而在非常法律之下，他是應受判處死刑的處分的。

不久羅騷將軍在莫尼哈打電報到柏林的西克將軍說：

『叛變已平，無需再調軍隊。』

## 第六章 審判日

到那座從前陸軍學校去的白倫敦堡路上 (Blutenburgstrasse) 被鐵絲網隔斷着。武裝警察守住路口，以免被羣衆衝來。

『希特勒萬歲，』有個女工叫了一聲就逃跑，因為她的後面有個警察立着。不久，警察提了犯人來，鐵絲網於是被搬到路旁。

『他的臉色爲什麼這樣慘白？』有個少婦向她身旁的男伴低聲說。

『那是因爲受了飢餓的打擊，』他簡略地回答，『他們是三天以後在烏芬地方一個德美雜種

的朋友家裏被捕的。他絕食了好幾天。』他的聲音在喧嘩之中消失了。

麥美倫路 (Maximiliansstrasse) 政府建築物面前也擱着鐵絲網，因為凱爾博士正住在那裏。這幾天來凱爾博士什麼都不想，他所想的祇是法律。

亞道爾夫希特勒的照相在莫尼哈馬路上再也看不到了。卍字旗幟都捲藏起來。民社黨的制服被禁止穿著。黨機關報勒令停刊，黨部被封。黨中最好戰的領袖都被捕。

持有旁聽證的人，全身都要搜過纔可進去。九個被告從獄中提出來，關入那座從前的陸軍學校裏。一部灰色大車轉過屋角戛然停止。當魯登道夫將軍跳出車子的時候，守兵突然提起精神。十個被告用着堅定的步伐向法庭走去。

在這個一九二四年的二月天，暫作臨時法庭的陸軍學校大禮堂中，浸透了名家戲劇初次上演的空氣。壁上貼着的陪審員名單，照臨着等待名劇開演的聽衆。被告應受大逆的判決，他們的刑罰也許是死刑。

這時法官尚未到，魯登道夫將軍得與他的同類被告舉行一次非正式的晨會。克里培中校 (F)



Leutenant-Colonel Kriebel) 一個很愛喝本地酒的家伙，得到指揮叛軍的罪名。他是滿高興的，因為他能夠和從前的軍隊領袖一同立在死的影子中。

魯登道夫和羅姆上尉 (Captain Rohm) 談着天，他也因能與將軍同立深以為榮。韋伯中尉 (First-Lieutenant Weber) 他不像一個以殺赤黨為職業的人，他的樣子好像一個道地的無產階級。

法官走進大禮堂來，談話的聲音立時停止。被告都立正示敬，祇有魯登道夫依然維持着他那高傲的態度。裁判長倪大德 (Landesgerichtsrat Neidhardt) 是個老頭子。他向被告們微笑一下，這一笑似乎特別和魯登道夫打招呼。職業的法官們在他後面迅速地走着，他們的後面又跟着兩個非職業的法官。

法官們剛一坐下，照相師就開始拍照。鏡頭對着被告，這些人巴伐利亞國家目為大逆不道的亂黨，而巴伐利亞人民稱爲他們的英雄。

檢事斯丹恩博士 (Staatsanwalt Dr. Stenglein) 並不高興在這戲劇中扮個主角。他用幾

乎聽不見的聲音宣讀公訴狀。亞道爾夫希特勒是禍首，檢事宣告，危害邦國的是他，擅委偽公務員的是他，領導活動的也是他。至於魯登道夫將軍，檢察官稱他為大愛國家的，是參加危害邦國計劃的從犯。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做所謂國民軍的首領，是指揮被他誘惑而致贊成陰謀的皇軍和警察。

檢察官並不否認共和政府的放逐親王構成大逆罪名，他也並不否認他對魯登道夫將軍與希特勒極為敬佩，然而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存在一天，應該執行一天。斯丹恩博士微笑着坐下來。

於是首席法官起述被告過去的記錄。他說到希特勒的戰績，他提高聲音宣讀希特勒曾經自願加入巴伐利亞軍隊而且受傷兩次遇毒一次。希特勒打斷了他，他說他祇受過一次傷。

審問在圓桌會議的形式之下進行着，被告、律師、法官和檢察官輪流着發言。除出帶着譏笑態度的被告以外，他們大家都很客氣的談話。祇有那兩個非職業的法官不高興，因為他們不懂檢察官、法官、律師和犯人討論得這樣起勁的高深的政治問題。

法官和被告之間意見的差異，似乎不是不能調和的。在有幾點上，法官甚至檢察官也完全和被

告表示同意。被告的態度是很大量的，他們承認有幾方面法官的意見並不全完錯誤。

「國家是什麼？」希特勒在辯護的時候演戲似的問。「國家在今日被認爲一種經濟的組織，」他回答。但他不贊同這種見解。「國家不是一種經濟的組織，而是一個種族的有機體。」

兩個非職業的法官禁不住打瞌睡，而全院其他法官則極感興趣，並且不表示反對。假如火星裏掉下一個遊客到這個法庭裏，而不知道以前的情節，他還以爲審訊的是國家，希特勒是檢察官呢。

「德意志的處境如此，」希特勒大聲呼號，「而政府的態度如彼。每個公民是不得不擔當他的責任的。」魯登道夫筆直的坐着，好像一尊石菩薩，其他被告點頭表示同意。

希特勒說了好幾個鐘頭，法官的神經也緊張了好幾個鐘頭。他的語句又是圓滑又是動聽。他引證大人物受國家敬仰的非法行爲。俾斯麥解教國會，以自己的權力統治國家，難道不是一個逆賊嗎？威廉第一自立爲德皇，德意志帝國難道不是非法的嗎？

「做了一隻鳥，牠必定要唱歌，因爲牠是一隻鳥。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也定要進行他的政治工作。天生爲迭克推多的人，他必定要做一個迭克推多。」

用一種典麗的詞句，希特勒結束了地的尾論：

「我們所組織的軍隊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發展起來。我瞭解你們的判詞。堂上會把我們都判處死刑，把我們這些爲了人民爲了祖國要擔當日耳曼人責任的軍官和兵士，把我們這些爲了人民爲了祖國要去戰要去殉國的軍官和兵士，判處死刑。好罷，由你們去判決罷，過了一百年以後，或者不用過一百年，歷史會把檢察官的公訴狀和法官的判決書撕成一千塊。我們雖然死了，我們的精神將長與日月爭輝！」

首席法官無法禁止聽衆的鼓掌，其實他也不願意加以禁止。

克里培中校說，他之參加十一月叛變，將成此生最可驕傲的事。

「希特勒那翻動人的辯詞，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羅騷將軍在證人欄中說，「不過我越聽得他多，我的印象越是淡薄，他的長篇大論的演說，永遠是套老花樣。」

凱爾也是一個證人。他雖然不能在法庭裏也把鐵絲網週身圍住，但他不得不防備他是領袖的那個政府，不許他自由陳述十一月那夜的事情。所以每次被告律師問他難於回答的問題時，他老是

推托說政府不許他明言。

魯登道夫將軍本來始終未曾發言，但他最後也開口了：

「立在你的公案面前的人，是立在「歷史」的公案面前。「歷史」的法庭不會把我送入地獄而會把我送入天堂……如果德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失敗了，牠的名字將永遠消滅於世界。」

然後他帶着詩意的話說：

「諸位，你們可曾聽到德國爲牠消失了的靈魂而哭泣……把立在你們面前的人送還德國民族，教導德國民族是他們的責任。造成世界歷史的不是空話而是實際。」

亞道爾夫希特勒，坡納博士，克里培中校，韋伯中尉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但法庭爲表示寬大起見，充許他們於六個月後釋放。五個其他同黨被判監禁一年三個月，而其中三個立即恢復自由。魯登道夫將軍是開釋者之一。

「我的開釋是種羞辱，」將軍說，「我的制服我的尊嚴不接受這種羞辱。」

「希特勒萬歲……魯登道夫萬歲，」法庭中有個人喊。

『那一個？』首席法官纒着眉頭問。

但是法警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願意知道。

『希特勒萬歲……魯登道夫萬歲』這次叫喊是從街上來的。

當犯人領出去的時候，走廊中響着整齊的步伐聲。花圈和飛吻向他們擲來，他們驕傲地微笑。

『希特勒萬歲……魯登道夫萬歲』白倫敦堡路上鐵絲網後的喊聲愈來愈激。一聲怒吼，有輛灰色車開進甬道。車上飄着黑白紅三色的帝國旗。魯登道夫步出陸軍學校，警察不得不來保護他受羣衆的包圍。汽車開始慢慢地移動，幾百個歡呼着的男女跟着他們的英雄。

『希特勒萬歲！』羣衆高呼着，希特勒只得在陸軍學校的洋台上來接受歡呼。

『希特勒萬歲……魯登道夫萬歲』二千個喉嚨在漢堡(Hamburg)同聲高唱。這是四月一號，俾斯麥的生日。德國民社黨二千個代表歡呼審判的結果。

『日子到了，』黨魁在公開的大會上宣告。

『太陽是下山了，』有許多國社黨員却作這樣想。

『希特勒幸而在監獄裏，』社會黨不禁額手相慶。

馬克總算保全，道斯計劃委員會的工作已畢，金塊開始從美國西流。

世界從前可曾看到過這許多金塊的流動嗎？牠是一千萬，一萬萬的湧來，從地上一直可以堆到天上。而當金子渡過大西洋的時候，魯爾，萊茵河流域，威斯法里亞（Westphalia）和布朗頓堡（Brandenburg）的工廠都發出嗚嗚聲。工人的歡歌到處都可聽見，受了十年的苦痛，德國總算回復了和平生活。

最後一幕戲已演完，然而佈景後的清掃工作却必須做。希特勒黨在德意志各邦內都被禁止。祇有色靈樹是個例外，這個色靈樹也就是半年以前他的軍隊從事無形戰爭的地方。然而同時色靈樹已經反動化，牠的布爾希維克早就消滅了。

希特勒成爲一隻失去爪牙的老虎，即使敵人接近他也沒有什麼危險。

『他是一個瘋子，』一個激進的新聞記者在一九二四年春這樣說他，『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一個死了的敵人是必須加以尊敬的，因為他不會再有害於你。而在一切實際活動上，希特勒確  
實是死了的。然而他是真死嗎？



## 第七章 鐵窗風味

獄吏長保如 (Wachtmeister Burger) 不大和罪犯打交道。事實上，獄吏的確很少，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國家的官吏，他們有種職業上的驕傲。要做獄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不但身心須健全，就是家世也要清白。第二，他須信仰上帝，無神論者是不能做獄吏的。第三，他須有高尙的道德，他不但須是不會犯過偷盜和偽造的罪，並且須是不會說過謊。這樣一種全德的人很不普通，獄史之能驕人者也在這一點。

獄吏長保如比別獄的吏更驕傲，第一因為他是一個獄吏長，第二因為他如不比別的驕傲他就

不會做成獄吏長。他知道，一個獄吏和普通人不**同**。他是一個優秀的人，他不應忘記這一點。人不能以貌相，所以獄吏也不能以貌相。罪犯是污穢的，獄吏若不知道自己是超人，也將與罪犯沒有分別了。

獄吏和罪犯還有一種不同：罪犯應該稱獄吏為『先生』，而獄吏稱罪犯應該為『你們』。獄吏須高聲說話，罪犯須低聲說話。獄吏得一刻不要忘記，他享受人類最大的特權——他是自由的，而罪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關在籠裏的畜牲。

獄吏長保如把這種區別不知對罪犯解釋了多少次。獄吏應有一種罪犯所無的態度。他應該做個快樂人，並且應該把快樂的樣子做出來，因為在那被捕的人類動物面前，他有他最大的財產——自由。保如所看到的**天**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天，他從天心看起一直可以看到天之涯，看到白雲從東方飛到西方，而罪犯則祇能看到一平方尺的天空。獄吏長用大踏步走路，而罪犯如果湊巧在他面前經過，每次須沿着牆壁走。

保如愛把這些瑣屑的事情，使生活趣味化。在他面前罪犯須另外扮出一副面孔，不能太愁眉哭臉，也不能太興高烈采，要扮得恰到好處。他說，社會把非法之徒送到矯正室來，所以他**要**盡力執行社

會的意志。如果對待罪犯像對待常人一樣，那還用得着什麼監獄呢？這是他愛談的觀念，他常常把這種觀念對那位優待室的快樂犯人說。快樂犯人也每帶同情的態度傾聽他。

獄吏長對待政治犯和對待普通犯的態度完全不同，這可從他關門的聲音中聽出來。他關普通犯人室的鐵門時，聲音非常響，但他關那座以『礮壘』(Festung)聞名的政治犯人室的鐵門時，聲音却很低。

當獄吏長沿着『礮壘』的白堊走廊散步時，他的嘴唇旁邊現出自滿的微笑。這是一個比全獄其他部份更可愛的所在。窗戶是很大的，紫丁香的香氣可以從鄉村飛進來。

獄吏長保如在有一扇門前停住，整一整制服，臉上裝出一副強笑，開始敲門。

『請進來』

他走進房間，那裏充滿着鮮花。這是一個大房間，有張白色的床，白色的桌，和白色的椅子。窗門打開着，滿室浴在陽光中。但是窗上裝着鐵柵，面前立着一個穿巴伐利亞獵裝打扮的人。那人正在出神地望着春色。

「早安，希特勒先生，」獄吏長很客氣的說。

「早安，」來了一個簡單的回答。

★

★

★

★

★

罪犯每天晚上可在社交室中聚首一次，地點剛在十二個獄室的中央，這裏可以吸烟，也可以喝一些酒。十一月革命的英雄們，有些坐在桌上，有些坐在椅子靠手上，談論着過去的事蹟，打算着未來的計劃。希特勒很怪僻，他很少說話。也許聽衆少得不合他胃口，或者他對未來失了望。德國是在興盛起來，而當人民豐衣足食的時候，他們便會不去攻擊政府了。

到監獄來參觀的人帶去這樣的印象：希特勒是個痛苦的，多疑的，懷怨的人。他的朋友爲了戰利品而奮鬥着。然而戰利品很少，即使有，那也是些盛筵的殘羹。

年青的哀克哈特 (Ekkehard) 常在獄中不離他的左右。年青的海斯 (Hess)，希特勒的祕書，妒忌着哀克哈特，並且對於這個關在牢籠中的偶像更加崇拜起來。韋伯中尉在獄中很不高興，因爲他的腿很長，而房間卻不夠大。克里培中校整日憤怒，他常獨自痛罵那些賣國賊。

監獄庭心裏的六株樹，使這個地方裝得更加可愛。這也許是柏樹，因為每在早春時節，牠們開出白臘色的花，又香又好看。幾年以前，一個犯人有夜覺轉來，大嚷他將此後永遠聽不到那兩株互相擁抱着的樹說話。這是一個有風的晚上，樹枝發出嗚嗚的悲鳴。第二天那個犯入就被關進一間瘋人室裏。

希特勒望着那六株樹。他知道牠們的數目，因為他已數了一千次。有次他數起樹枝來，一直數到記不清楚時纔放棄。他不歡喜樹的樣子，牠們是太萎頓了，牠們缺乏精力和意志。他不愛牠們的白色，他不高興牠們裝飾監獄庭心的柔弱的力量。這樹就好像一個強裝美麗的半老徐娘一樣。

在監獄後面，有許多康健樣子的青草和碧樹。如果你伸長了頸子，你可從窗洞中望得見牠們。

『希特勒先生，』獄吏長招呼了一聲，他恭敬地等待着，直到他被鼓勵再開口。

希特勒的眼光射到這個人的制服上。保如現出最神祕的臉色，提着脚跟躡到他身旁，湊近他的耳朵輕輕說：

『希特勒先生，價如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罷。』

這句話使希特勒精神爲之一振。他到監獄還不足一個月呢。

『我的意思是，』獄吏長知道他弄錯了，就改正說，『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每天出去兩小時。』

希特勒的臉上又現出一副刻板的樣子。獄吏長保如想起了普通犯室中的一個青年罪犯。他是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爲了普通的犯法下獄。剛在前天，青年患了熱度很高的寒熱病。醫生命他移入監獄醫院中去。當獄吏長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時候，這個青年扭住他的腿，要求讓他在門外草地上祇躺一小時……或者十分鐘也可以。他要吻每一瓣草片，他就會快樂起來康健起來。

但是希特勒却並不快樂。他並不被獄吏長的寬大所感動。他不願意每走出一，每答應一次不逃走。他並不急於要躺在草地上，或在草地上散步。他並不需要去看橡樹。

哀克哈特和海斯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獄吏長所失敗者，他們或能成功。哀克哈特先向希特勒說，他說得很誠懇。第二是海斯向希特勒說，他說得很動聽。他們說，像希特勒這樣一個人，祖國沒有權利來剝奪他的工作和努力。希特勒可曾知道，每天兩小時的自由，對於巴伐利亞政府沒有什麼關係，但這不是獄吏長自動的提議嗎？假如他的提議被拒絕了，獄吏長要多麼不高興？

希特勒被他們說服，於是海斯就每天伴着他在牆外散步。當希特勒經過門口的衛士時，他們都向他行禮。但是希特勒依舊鬱鬱不樂，他竭力掙扎着，免得再陷於政海裏。好談政治的禍孽，他已受夠了。

朋友們一羣一羣的來看他，郵差把信一束一束的投給他。原來他還未曾完全被人忘記。海斯建議希特勒寫一篇回憶錄，這個建議他接受了。這樣好的機會以後也許永不再來。忙碌的生活不會使他下功夫坐下來寫文章。監獄是使他注意力集中於一個題目的理想地方。

『但我不信仰書籍，』希特勒強辯，『我信仰從口中說出來的話。』

『不錯，』海斯回答，『然而話是祇有暫時的。從口中說出來的話不能傳之於永世。一個佔着領導地位的人物，應該把他的思想用文字傳達於後世。』

希特勒對於這次談話永不忘記。是的，他要寫一部民社黨的聖經。難道書籍是猶太人的專利品嗎？猶太人有他們的馬克斯，一個老江湖，他的『資本論』每個人都引用牠，而沒有一個人去讀牠。所以他在三十五歲時開始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

他在進行著述工作的過程中，帶着很大的興趣，他以為這本書將來一定會成功一部傑作。然而從各方面看來，這是一部不值得稱道的書。在牠八百幾十頁的文章中，簡直沒有一些內容。唯一的中思想就是一個政客告訴世界怎樣煽動羣衆來獲得選舉票。書中的要旨說，羣衆大會最好在晚上開，因為在晚上，羣衆的抵抗力減到最低的限度。書名雖叫做『我的奮鬥』，但是希特勒關於他自己的事情說得很少。他的過去他幾乎一字也不提。一個出身低微沒有名聲的青年的往事，在他看來也許是不值得召告於世界罷。他連在西部前線當小卒的事情都不曾說到。希特勒恐怕從未讀過靈騷的『懺悔錄』，即使讀過大概也全部忘了。他略去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一個英雄怎樣產生發展的歷程——因為他羞言低微的過去生活。

『這是一部胸懷窄狹者所著的書』，有份報紙曾經這樣批評。報館也許是過於苛求，但是有許多民社黨黨員也確實抱有同樣的見解。

著作對於希特勒是很容易的，著作使他覺得自滿，至少他知道祇要他一轉手，什麼事都可以做。他現在不一定要當着聽衆面前談政治了。他的聽衆已經擴大開來。他很高興：法官要想把他關在牢



中受感化，而他却反而向獄吏們宣傳。法官命監獄廚司爲政治犯特別做些可口的飯菜，並且還把獄吏們送來受他的啓導。獄吏們極其稱道希特勒，因爲他常用誠懇的態度對他們說話，因爲他不炫耀身份。他們很親熱的和他握手，當他能記得他們的名字時，他們覺得非常高興。希特勒總有一天會成世界的偉人，而與偉人做朋友是一件極榮耀的事。

蘭滋堡監獄現在成爲一個民社黨的黨部。當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希特勒與蘭滋堡監獄行將告別的時間到來時，獄吏長興高烈采的走來和希特勒道別，他用唱歌似的聲音對他說：

『希特勒先生，我現在也是一個民社黨員了。』



## 第八章 海底的逆流

希特勒走出獄門的時候，世界變了一個新花樣。德國現在已用不着他。德國是發了美利堅狂了。『我們要生產合理化，我們要裁糟去粕』。上至政黨領袖下至理髮匠都這樣喊。

美國何以能興盛？牠的祕密在那裏？德國找出一個大發現，原來這祕密叫做『合理化』。廢物是裁汰了，生產方法簡單化了，物價減低了，工資增加了，新市場開闢了，交通運輸改進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全國都這樣喊。『未來的德意志將成一個合理化的德意志，將成一個歐洲的美利堅！』

經濟是如此，人也要如此，人的腦子裏，應該清除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在心理學的實驗室中要造

出一個新型的人，一個機器時代的人。產業復興會召告全世界說，德意志是不會被克服了的。魯爾區域的工廠會變成全世界的模範。千萬噸的鋼鐵會從萊茵河兩岸流出，龐大的發電機會立刻開動。康德、歌德和華格納的民族全站在機器的影子中微笑。生活賦與一種新意義。新的物質時代已經到來了。

班口 (Pankowo) 地方摩登的工人住宅，被新鮮空氣和溫暖陽光包圍着的，便是新德意志合理化的象徵。無產階級眼睛中帶着淚珠發現他們的住宅裏居然有了浴室。四年戰爭六年和平破壞了幾許物質，損害了幾許文化。現在是到了復仇的時候，但這次復仇不是用那破壞的方法，而用建設的方法。浴室克服了卍字，美國克服了希特勒。

同時美國也有了一個大發現。牠發現一個偉大的民族，有人才有精力而沒有生產的民族。美國要用他過剩的金子來培植德國的土壤，而這土壤中將產生驚人的出品。世界從前可曾看到這兩個巨頭的攜手嗎？不錯，打開新時代的鐘聲已經響了，在這個時代中，貧窮將成爲一種人家不知道的東西，悲慘將成爲過去的事物。

「過了五年讓我再來把政黨改組，」十一月八日希特勒在民報上說。「病夫已經死了，」日日新聞這樣嘲笑民社黨。「病夫已經死了，」德國人民在機器的轉動聲中和工廠的汽笛聲中反響。希特勒仍舊要幹政黨嗎？一個奧地利人在條頓民族的國家中有什麼用處？當輪船載着一箱箱的金條從美國進口時，德國無暇顧及希特勒。這不是政治活動的時間。一個新的德意志正在創造中，但不是在演講台上創造，而是些在魯爾的工廠裏，西里西亞的鑛場裏，和撒克遜的紡織廠裏創造。

魯登道夫將軍絲毫不去注意周圍的新世界。在他看來太陽已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下山了，但他斷定太陽會再出來。他所念念不忘是柏林，巴黎，和莫斯科。他整天坐在自己的房子裏空想着騎在馬上攻到羅馬和耶路撒冷，推翻教皇和基督。

曾經把希特勒主義扶養大的巴伐利亞，掉轉頭來打牠的孩子。牠一方反對猶太人的柏林，一方壓迫過激的國家主義，使他從前興隆的遊歷生意不致長此冷落。巴伐利亞的亞爾波斯山已開放營業，旅館裏的老闆打開錢櫃等待黃金源源流入。莫尼哈充滿了帶着望遠鏡的遊客，他們看到遊覽指南中說得很有名的勝景便驚歎不止。

當蘭滋堡監獄的守衛向希特勒行最後一次的敬禮時，這位民社黨的迭克推多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危險的一次鬥爭。他的鬥爭對象不是他的仇敵而是他的朋友。魯登道夫高傲難馴。波納博士加入了國權黨，並且正在努力為他的新朋友吸收希特勒黨人。克里培中校和羅姆上尉自走自己的路。美國經濟的奇蹟，已經發生了効力。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新國會中，民社黨祇佔十四席，而在前屆國會中，却佔到三十二席，這十四個民社黨員裏面，其中有四個不承認希特勒是他們的領袖。

在一九二五年之秋，漢諾威 (Hanover) 有一次惡戰。『我們不要莫尼哈的教皇來行使統治！』反希特勒黨人在大會叫喊。希特勒避不出席，而派費特代他助戰。費特很受多數人的歡迎，因為他們從前很少聽到他說話，他們以為他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希特勒派費特到漢諾威去鬥爭，起初大家以為得不到好結果，然而事實證明希特勒派這個人出席大會的確不會派錯，他那平凡的理論，其他代表都目為民社黨出色的黨綱。

大會在國際主義的空氣之下進行着。有位叫做奧士斯脫拉薩 (Otto Strasser) 的議員高聲演說：目前的社會秩序充滿着黑暗，因為他的基礎是建築在謀取私人利潤的觀念之上。生產既為社

會的任務，則財富的分配自應亦以社會全體為根據。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一些也沒有道理，這種主義永遠抱着柏拉圖式的觀念，想把富人桌上的麵包，奪來送給窮人。

「維持會場秩序，」有幾個代表擊桌大嚷，「這是什麼話？無政府主義還是虛無主義？」

「我還不曾說完呢，」奧士帶着諷刺的語氣說，「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要比虛無主義壞得多。自然的寶藏是在人類的掌握中，而人類却為追求自私自利而把牠浪費。」

「家擁百萬的巨富，當那幾十萬同胞窮得連飯也沒得吃的時候，他的錢有什麼用處？這樣一個人怎能自命為愛國者，自命為祖國忠實的兒子。他是最壞的賣國賊；他不但出賣他的祖國，並且還搶劫祖國。」

代表們都驚惶失色。希特勒怎能容忍這種倡亂的話？費特對他的黨友說，奧士是正在夫子自道。『在一切理想主義之前，』奧士於民社黨員的囑語之中繼續說，『應該貼着「為國家爭麵包」這句座右銘。麵包就是祖國。麵包應從社會自己的來源中爭取。帝國主義的戰爭須棄絕，有自尊心的國家是不要殖民地的。』

奧士的演說完畢以後，接着便有社會黨、共產黨和民社黨的演說。他們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目的則一，便是大家要想實現一個新德意志。於是費特便攫住這個機會，推出希特勒。他說，爲實現新德意志起見，各黨的意見都不應加以輕視，即使無政府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的意見，也要尊敬他們，何況民社黨是爲復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唯一的黨。無如漢諾威大會中的多數代表，都帶着反希特勒的態度。費特雖然努力爲希特勒辯白，終於也沒有什麼效果。

一九二六年春，希特勒發現了阻礙他的運動的無形敵人。這敵人便是破懷條頓民族道德的美國。墮落日耳曼靈魂的是美國，麻醉德意志工人的是美國，搗亂德國法西斯帝陣綫的也是美國。總而言之，美國是日耳曼民族最大的敵人。

因爲運用生產合理化的緣故，大部份的人工都被機器所替代，製造品是加速度的從工廠中流出，然而市場並不像預期那樣擴大。結果，工人是失業了，生產過剩了，物價跌落了，購買力減低了，資本主義無組織的生產，在德國現出了狐狸精的尾巴。

這是一個民社黨轉運的機會，希特勒立刻把牠攫住了。美國人不是愛用廣告方法嗎！所以希特



勒也借用他們的方法。他屢屢召集羣衆大會，把美金流入德國所產生的惡影響向羣衆宣傳。這種宣傳得到很大的效果，德國人現在開始問起來，如果美國把財源斷絕了接濟便怎麼辦？如果美國人自己遇到了難關怎麼辦？德國的興盛，也許會得建築在海市蜃樓上面罷？事實告訴德國人，靠賴美國投資來復興德國產業的，確已經露出馬脚來了。



## 第九章 第一次的勝利

在一九三〇年之初，民社黨的運動又開始。黨部發出『開火』的命令，黨報發出『全線總攻擊』的呼聲，下級黨部發出『卍字黨最後決戰』的回响。民社黨的中央機關像發狂熱病似的開始活動。信差不斷地跑進跑出，電話的鈴聲沒有一刻停止，門外守衛的黨軍無時不向來往的要人行禮。在決戰前夜，黨中領袖大家都奮興到極點。美金退回了，共和政府的台柱倒塌了，在那瓦礫場中豎起了民社黨的卍字旗幟。世界大戰並未在一九一八年停止，牠不過進到一個新階段罷了。實際上這次大戰是永遠不會停止的，除非德國得到了最後的勝利而在德國得到最後的勝利時那些共產黨和社會

黨的頭顱便將被拋到街上。

民社黨已經下了總動員令，一九三〇年三月，祇在巴登（Baden）一邦，開會有九百次之多。在普魯士、巴伐利亞、撒克遜、和海斯各邦地方政府的議會中，都有民社黨的議員。要求加入民社黨的人像潮水似的湧來，有幾處民社黨的登記局甚至不得不為之暫時拒絕新黨員入黨。

在一九三〇年初，第一個法西斯帝部長入了德國議會的內閣。那便是威廉弗立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一個和希特勒同在莫尼哈前陸軍學校中受審判的叛犯。他做了色靈謝邦政府的內政部部长。另外有一個希特勒所提出的人，被任為色靈謝邦的邦議員。巴伐利亞邦中的比爾馬遜市（Pirmasens）其市長亦為民社黨人。在柯堡市議會中，希特勒的戰士佔了絕大多數。又，培羅士（Bayreuth）市的市議員，也是一個反對猶太人參加市政的法西斯帝。

消息從民社黨部中像野火似的傳，散說是海爾門莫勒（Hermann Müller）的社會黨政府陷入了嚴重的難關。在古斯丹甫斯脫蘭斯曼（Gustav Stresemann）領導之下極力援助共和政府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開始不願意幹那件乏味的工作，並且聲言要推翻共和政體。於是民社

黨的密探便出來偵察政情，他們都帶着滿意的臉色回去。民社黨部中人人現出高興的態度，加倍努力和增加煽動的密令雪片似的飛出。

在一九三〇年春間，民社黨和共產黨的衝突日益猛烈。兩方鬥爭的目標都相同，就是要想消滅敵黨的能力，但是所用的方法却不同。民社黨所用的是橡樹棍，共產黨所用的是啤酒瓶。有好幾次鬥爭，都是爲了奪取路旁酒肆而起。

民社黨的星相家觀望星宿，聲言在同等星座之下，法西斯帝軍隊要向羅馬進軍。在莫尼哈那次不成功的革命以後七年，柏林就可達到。

國會中最有勢力的社會黨，看着民社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不禁暗暗微笑，他們滿希望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然而當民社黨的細胞在各方面發展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得不通過保護共和制度的法律來延長他們的生命。莫勒政府在一九三〇年春倒了，而希特勒却唱着勝利之歌。他聲言民社黨交運的時機已到。黨軍已經依命待發，開火的聲浪不斷灌注到羣衆大會的耳朵裏。黨報屢屢發表牠的評論，要求把莫勒政府的閣員受不稱職的處分，最好是當衆凌遲。

天主教中央黨 (Catholic Centre Party) 領袖白魯甯博士 (Dr. Heinrich Brüning) 繼起秉政。在這個年頭兒，要想握權真是不容易，實際上也沒有人肯出來担当重任，除非他要尋死。中央黨人愛士培什 (Matthias Erzberger) 和拉特諾 (Walther Rathenau) 爲了要想救國都被暗殺。當然這是民社黨人的成績。

到了四月裏，失業的人達二百萬，三個月以後增到三百萬。各邦政府和各市政府都弄得財窮力盡，無法救濟。柏林市上充斥着一隊乞丐軍，他們的眼睛向街道四射，希望拾得一個銅元或一個香煙屁股。

「政局必定要發生一次大變動，」有個人說。

「不差，民社黨到來了，」另外有個人回答。

國會拒絕通過白魯甯內閣的財政計劃，白魯甯於是解散了國會。新選舉規定於九月中旬舉行。衝突現在轉到選民的身上；選民會授權白魯甯繼續行使統治呢，還是另外授權於新主人？總揆以爲德國人習於尊重當局，必會繼續信任他，而希特勒則深信德國人輕視當局，必定會投他的票。

民社黨急起從事選舉運動。希特勒每天要向三個大會演說，每次都要演說好幾個鐘頭。他公然宣布他的目的——先捉住國會，然後置之死地。

『猶太人是當頭的大敵』希特勒說，『馬克斯主義運動是遊戲的玩意兒。經濟問題是次要的問題。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的興亡，不是隨着經濟問題的轉變而決定的。亡國的原因在於民族精神的逐漸腐化。』

『說得好』社會黨的演說家回答，『希特勒先生因爲不懂得經濟問題，他就以爲牠們不重要了。』

戈培爾博士 (Dr. Goebbels) 却不然。他雖然也是希特勒的信徒，但是他的思想要比希氏高明得多。他在柏林努力選舉運動，在茶肆酒坊中不知道開了幾次會。他懂得經濟問題，所以他不避經濟問題的演說。希特勒雖然不大高興戈培爾——因爲戈氏是懷着野心的——然而他是一個大組織家。他引證共和政體十二年來理政不善的事實和統計，藉以引起人民對白魯甯政府的反感。

共產黨盡力壓制民社黨，他們有許多演說家，都是手段狡猾的政客。他們很受無產階級的歡迎，

因為他們把麵包和工作當做餌來引誘，而在這個年頭兒，麵包和工作便是無產階級最高的理想。

社會黨用歷來一樣沉默的小資產階態度進行他們的選舉運動，這種態度自從德意志帝國崩潰以來已經成爲他們的特性。他們對於本黨組織的力量很自信，所以對於希特勒也並不怎樣去注意他。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選舉的總結果揭曉了。民社黨雖然不會得到大多數，但是牠的突飛猛進確實是可注意的。和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各黨當選議員人數的消長有如下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社會黨	一五三	一四三
民社黨	一二	一〇七
共產黨	五四	七九
中央黨	六一	六八
國權黨	七八	四一



人民黨

四五

三〇

巴伐利亞人民黨

一七

一九

基督教社會黨

八

一四

其他小黨

七五

『民社黨已經開始向柏林進軍了』希特勒派的報紙在選舉勝利後宣佈。柏林的國會裏，侵入了一百另七個穿着褐色馬褲和褐色短衫的希特勒黨的代表，莫尼哈政變後的七年，希特勒軍的先鋒隊終於出現於柏林，希特勒領導他的弟兄入國會，但他自己却不會佔得議席。他依然是個沒有國家的家的人，雖然謠傳色靈謝邦政府的內政部長弗立克以前已把德國公民權授與他。

德國猶如青天裏掉下一聲霹靂，除出六百萬民社黨投票人的歡呼外，沒有一個人不是憂形於色。選舉結果揭曉後的第二天，柏林金融界起了大紛亂：中央銀行爲保持馬克市價起見，不得不動用許多準備金。選舉結果行將發表時，國外匯兌反映出世界的不安。中央銀行行長某天估計，有一千五百兆馬克從德國金融市場上提出。瑞士甚至禁止現金出口到德國。德國警署的護照局中，擁擠着惶

急的人，他們都想在民社黨的恐怖未履行、自己的頭顱未亂滾以前逃出德國。

消息傳遍了全世界，差不多到處都驚惶無措。各國莫不以爲世界大戰又要在法國領土上打起來。有位外國記者說，這次德國的白色恐怖和俄國的赤色恐怖比較起來，那俄國的恐怖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人們的注意力雖然集中於希特勒意外的收穫，但從票數上嚴加分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那些分析過票數的人，並不像常人一樣大驚小怪，至少暫時無須驚惶失措。他們看到社會黨依舊在國會中佔着一百四十三席，如果把全部傾向馬克斯主義的代表（包括共產黨）計算在內，則將達二百二十席，控制反動派的民社黨綽乎有餘。在五百七十六個國會議員中，祇有一百五十個可說傾向於民族社會主義。換言之，贊成希特勒式救國的選民，在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中祇有六、五〇〇〇〇〇人，還不到五分之一。這種情勢尚不到一九二四年時這樣嚴重，所不同者以民社黨領袖代替國權黨（Nationalist Party）領袖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的地位而已。

日子一天天過去，什麼恐怖也沒有發生，於是德國警署的護照局中，羣衆便減少起來了，那些已

領得護照的人，自己也笑自己是庸人自擾，他們看到住在柏林和住在別處一樣的安全。希特勒並未準備大屠殺。法國既不會動員軍隊，也未會向德京投彈。德國法西斯帝目為妖怪的美國華爾街，也未會嚇死。

人家常常發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以後，希特勒不用武力來攫取政權？從心理方面言，這個機會要比一九二三年在那酒肆中的冒險好得多呢！在一九二三年之秋，反對希特勒的人，一切都預備好了。而現在人們對於民社黨偉大的收穫，都現出極度的驚駭；希特勒很可利用人民對於共和政體的不信仰，來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但是希特勒却不為所動，因為他知道處於反對黨的地位，他的成功要比處於政府黨的地位大得多。他已成爲一個幾百萬人談話趣味中心的人物。他在政府之外是個龐然大物，但在政府之內他可有什麼辦法？要在國會中反對一個佔多數的敵黨，他的能力可夠不到。不錯，他有一個策略，但這祇是怎樣獲得選舉票的策略，不是政治家治國理政的策略。此外，他的口才雖能在柏林和莫尼哈的羣衆面前獲得普遍的讚美，然而一旦整天坐在寫字檯面前，他的口才可有什麼用處呢？

希特勒以為他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相信他會成爲一個成功的迭克推多。但他必然覺得即使他能攫取政權，他一定會遇到局外人所想像不到的反對，德國的革命人物早已消失了。牠最後一次的革命發生於四百年以前，那就是所謂宗教改革。一八四八年的起事，祇是曇花一現。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事情，並不是革命趕跑皇族，而是皇族自己逃避革命。

至於一九三〇年的選舉運動，更加說不上有革命的特性。人民對於戰後政治的不滿，雖然呼聲很普遍，但他們相信歷屆政府都是有資格的政治家組成的。即使白魯甯總揆最厲害的政敵也未嘗懷疑他的能力和廉潔。希特勒知道德國如果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則現政府的地位便不容易推翻。有些人勸希特勒做一個德國的墨索里尼或烈甯，但他不贊成。他曾得說，意大利和俄羅斯的情形根本與德國不同。

希特勒不得不注意：自從他的選舉勝利後，德國社會黨雖然似乎漠不關心，但他們對他監視得很厲害。他也不得不注意：社會黨並非是個一朝一日的組織，他們足以代表德國重要部份的民意。民社黨機關報在選舉後屢屢用紅字的標題說，「白魯甯應該辭職以謝國人」，但總揆並不接受民社

黨的的命令。希特勒常向羣衆說，白魯甯的黨現在仍舊佔着多數的優勢，他不到圖窮匕見是不肯下台的。在這些熱心的聽衆面前，希特勒覺得非常安慰，他說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的德國選民投他的票，可見他有權處置國是。

選舉後十日，希特勒立在德國大理院面前，傳言人把他的話傳達於門外叫嘯着不得入內的羣衆。這次事情是審判三個加入民社黨的帝國軍官，他們被控的理由是幫助和唆使非法舉動。希特勒是一個證人，他在誓言之下把民社黨的宗旨告訴給德國人民。

警署的護照局現在又擁滿人頭。從那大理院的傳言人口中，可以聽到民社黨的怒吼。希特勒不能容忍三個青年帝國軍官加入六百萬德國選民所信任的政黨，受到死刑的判決。

『我們的理想』希特勒說，『終有一天不必再向世界保守祕密。到那時候，四千萬德國的成年選民中，將有三千五百萬會跟在我們的後面，他們會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能夠給他們的是什麼。』

這就等於說，希特勒，陰謀的主犯，要等到百分之九十的德國選民向他投信任票時，他纔起來握

政權。

「我們一百另七個代表，」他繼續說，「將增加到二百五十個，我們將要佔到絕大多數。我的政敵祇有一件事可做，那便是證明我們的運動是違反國家的利益。他們要想不信任我，因為我要用合法的手段來克服國會。」

這話不是一個迭克推多的話，而是一個蹩腳算學家的話，他不知道差不多六百個議席的百分之九十不是二百五十個。

「在第三帝國統治之下，那些要到處亂滾的人頭怎麼樣？」大理院院長很想曉得。人頭在希特勒的演說中永遠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說到人頭的時候，常能得到聽衆熱烈的鼓掌。

「我們的勝利完成以後，」希特勒回答，「將要成立一個新的大理院，這個大理院要覆審一九一八年的舊案子，到那時人頭將到處亂滾。」

希特勒回到莫尼哈，同樣受人家的歡迎。他的話像生翼翅似的飛到各處。他希望做個總揆，他等待着。一年以前他對朋友說：「我已行年四十，我應該要握權。」現在他已四十一歲，在他棕色的頭髮

中，現出了幾根銀絲。當他鬚髮皆白的時候再做總揆，那還有甚麼生趣呢？





## 第十章 挺進隊總司令

離柏林數英里，在洛文堡村附近的地方，有一個湖，湖的近段到那森林去的斜坡口，有一個磨坊。春夜裏湖面靜悄悄地躺在菩提樹的黑影中，月光把萬道銀色投到水面，投到緩緩地轉着的風磨葉子上。這是一個夢的世界，一個和平的世界。

突然，月兒攢到雲堆裏，六個黑影子從林中出來，向磨坊進行。一會兒月光又披滿睡夢中的大地，黑影子停止進行，直到月色再陰時纔回復他們堅定的步伐。

其中有個影子用很輕的聲音說：

「口令！」

另一個人回答：

「希特勒。」

影子繼續向前移動，有一個穿着軍人制服的人從磨坊中跑出來，面對着村莊，村莊中的狗就狂吠起來。螢火似的燈光在農家的窗上閃爍。鄭重的步音在遠處起着心跳似的回響，磨坊中有句人聲傳出來：

「口令！」

「希特勒。」

雜亂的步伐聲越來越近了。銀色的月光射到隨脚飛起的塵埃上。

「我們不久就可到那裏了。」

「好啊！」

這不是幽靈的鬼語，而是柏林人的土音。這些人已在暖和的五月天中走了一下午，他們十分疲

倦了。

『真吃力，』有個青年說，他的面孔很柔嫩，他的兩腿很壯健。

『怎麼了？』他的伙伴問。『灰塵對於你的肺部很有益，牠可肅清你的血管。』

『進行，』來了一個命令。『敵人在那樹林密集的山頭。不要說話前進！』

人向路的兩邊進行，他們背着行囊向前匍匐。五個人在另一面山坡爬上去，但在月光出來時就立住不動。

同時新的人跑出來，隨着命令職伏到弟上。他們旁着褐色的制服，領頭上有個卅字記號。

磨坊中的桌子上，點着一盞黃色的小電燈，桌旁圍坐着穿制服的人，正在研究用小旗插滿的地圖。

『他媽的！』面孔孩子氣的青年在田中叫罵，『一枚刺截痛了我的手指。』他憤怒地看着血滴從手指頭上流出來。

『前進！』命令叫着，青年帶著血滴跳起來向前衝過去。

靜夜被得勝的呼聲打破，攻打山頂的人把山頭小屋團團圍住，並且把裏面的人完全劫去。行劫者和被劫者向山下走來，帽子上插着綠葉，高唱着凱旋歌。

『留心！總司令！』有個聲音說出來。

在那土岡之上，立着『總司令』。他穿着褐色的制服，他的領頭上鑲着金邊，手中拿着一根馬鞭子，在他的鼻子下面，有兩撇小鬍子，他的頭髮在月光下幾乎像女人所繫的絲帶一樣漂亮。

這是亞道爾夫希特勒總司令。他的身伴有許多軍人，有些是希望獲得軍譽的青年，有些是曾經做過高級軍官的年紀較大的人。

『民社黨的挺進隊是德國反對猶太人的馬克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先鋒』他說，『挺進隊那光明磊落的工作，將使民社黨永垂不朽。』

在軍官退蔭處的磨坊門前，寫着這樣的警告：『勿近磨坊，生命危險！』警告上畫着民社黨的黨徽。

★

★

★

★

★



希特勒授民社黨挺進隊隊旗

原來這定民社黨挺進隊午夜襲擊的操練。他們每星期六是常常舉行這種練習的。

民社黨的黨軍，據估計所得，在一九三一年末達八〇、〇〇〇人，希特勒把黨軍目為反對馬克斯主義的先鋒，其中包括少數無產階級，有時也有馬克斯主義者在內。失業的人最好是加入民社黨黨軍，因為他們每禮拜六下午和禮拜日一整天，可以參加免費的遊藝，有時也有一些額外的錢可賺。

亞道爾夫希特勒是『挺進隊的總司令』（Oscar，係合德文 Oberster Saunen Abteilung Führer 四字第一個字母而成。）他有一班軍官助理，這些人大都在歐戰時佔過重要的位置。德國全國分為五路挺進隊的『軍』，每一路軍有個挺進隊副司令。挺進隊的胚胎，孕育於莫尼哈，當時目的，原為保護民社黨的開會，以免被敵黨搗亂會場秩序。

從民社黨的黨軍中，可以看出法西斯帝的雛形，牠的組織和德國正規軍大同小異。軍分為師，師分為旅，旅分為團，團分為連，連分為班。班為民社黨挺進隊的最小單位，包括三人至十五人，通常為同一工廠中的工友，在各級挺進隊之上，有個超然的組織，那便是一個特選於帥團，名為黨衛軍（Schutzstaffel，簡稱 SS）黨衛軍的正式任務，為保護民社黨的集會，抵抗敵人的搗亂。他們非正式的任

務是在內戰時作爲情報機關。民社黨小職員目黨衛軍爲希特勒的御用軍，專門做他的眼線來監視黨軍軍官及其手下的舉動。

要在黨衛軍做個弟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的年齡須在二十三歲至三十五歲之間，他須做過三年以上的民社黨黨員和一年以上的挺進隊隊員，黨衛軍向黨衛軍總司令負責，（總司令的名稱爲 Oberster Schutzstaffel Führer 簡稱 OSSF）黨軍軍官中如有欲推翻希特勒或內訌者，這部份的黨軍便起來把他解決。

希特勒治軍極嚴，他不但規定了黨員在黨中的行爲，並且規定了黨員在黨外的行爲。從下面這個命令中，便可窺見一斑。

『我曾經看見，』他說，『有幾個挺進隊隊員在飯店裏吃飯不付錢，這種行爲與民社黨的威信大有妨礙。飯錢應該立刻付清，以後不許再有此種情事發生。』

★

★

★

★

★

在一九三〇年夏末，民社黨的軍隊在柏林起了叛變，這件事給希特勒顯出本色的一個機會。原

來黨軍中的軍官因爲在這次國會選舉中得不到候選的地位，都大起不滿。黨軍中的弟兄因爲所領的軍餉不足，也滿不高興。他們派了一個代表到柏林的領袖戈培爾博士那裏去陳情，戈培爾給代表一鼻子灰。他們另外派了一個代表到莫尼哈向希特勒那裏去陳情，但是希特勒不接見他。於是他們回到柏林，開始無聲無息地把黨部裏的用具搗毀，並且發出了一篇宣言。

宣言說，挺進隊拿着生命在鬥爭，而領袖們却坐在華貴的汽車中風馳電掣。

『在我們的黨員中，』他們繼續抱怨，『有許多是工廠主，他們因爲希望我們會保護他們的錢袋，纔坐着私人汽車來出席我們的集會。他們弄錯了，有體力有腦筋的工人，不會永遠被他們欺騙，工人是生而傾向於社會主義的，而戈培爾先生却把這種傾向當作一種方法，不當作一種目的。我們的目的，要把自己從國內的和國外的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

這是黨員第一次發出他們的要求。那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所以希特勒便搭第一班火車到柏林，他痛哭流涕的向他們解釋，但是打不破他們的固執。挺進隊員料到希特勒沉痛的辯白，所以他們早已預先有了防備。他們跑到門外，打碎了他們以爲是希特勒的汽車上的前燈，然後跑回來向他要求



正義。

希特勒終於把各方面的呼聲都說服。他奔回莫尼哈發出一道緊急令。他命軍官應加速前進，弟兄應多給糧餉。

## 第十一章 「德國醒了！猶太滅了！」

「德國醒了！猶太滅了！」這句標語是民社黨萬世不滅的政綱。無論在他們的演說台上、機關報上、或議會席上，猶太人的問題總是佔着最重要的位置。

「阿利安人這個名詞」希特勒說，『是代表工作、高貴和公正，而猶太人這個名詞，則含着缺乏自己犧牲的意義。德國之所以崩潰的最大原因，在於不注意種族問題，尤其是猶太人威脅的問題。』

「反閃族運動」民社黨第一個立法者戈德飛費特說，『在某方面講，就是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每個民社黨員是反閃族的，然而每個反閃族的人，並不一定是個民社黨員。』

民族社會主義者的目的，不僅在於反閃族，希特勒和費特都這樣向人說教。他應該從集團方面恨猶太人——就是說，不但應該恨個人，並且應該恨猶太的民族。

「祇有我們自己種族的成員，纔有資格做公民。」民社黨的黨綱說。「我們自己的人民，就是日耳曼血統的人民，無論他的宗教是什麼。所以沒有一個猶太人可以做我們的人民。在國籍法之下，非公民也可以住在德國，不過祇能作為客人看待，不能作為主人看待。祇有公民可以享受選舉權。我們要求聯邦、各邦、和各市的一切公共機關中，都應該由我們自己的公民來任事。」

一切非日耳曼人——這是猶太人的別名——凡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後到德國者，都要驅逐出境。

「從莫尼哈到柏林的每根電線木上，應該懸掛一個著名猶太人的首級示衆。」另一個民社黨的立法者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他的二十世紀怪現狀中說。

一切德文報的職員都要是日耳曼人，換言之，都要是非猶太人。凡是不履行此種規定的報紙，應該用外國文印刷。一切閃族人都應作猶太人看待。一切涉及閃族的檔案都應冠以「猶太人」一詞，一

切涉及從前猶太人的檔案應該冠以「基督教猶太人」一詞。凡在一八一二年普魯士大赦猶太人的命令未下以前其祖先屬於猶太社會者，亦應一律作爲猶太人看待，無論他們是否信仰基督教。

猶太人的醫生應加禁止，他們不得醫治非猶太人的病人。猶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應在星期日舉行。猶太人若用暗號或言語操縱證券價格，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爲國家利益起見，這種人的財產應該充公。猶太人應加禁用基督徒的名字。他們的浴室應和日耳曼人分開。猶太人所付的稅應兩倍於基督徒所付的稅。

朱斯答甫大來 (Gustave Darre) 著了一部書，名爲血統與國土之新尊貴 (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這書是經過希特勒核准的。爲保持日耳曼血統的純粹起見，他建議設立純種檢驗機關。按照他的計劃，成年男女如欲結婚者，應由政府檢查員經過生物學的、皮膚學的、和婦人科學的澈底檢驗後，纔發給結婚執照。要保護種族的純粹，日耳曼女人應照她們的血統分爲四大類。每個女人必須佩帶她所屬那一類的徽章，以免混冒而資鑒別。

等一類包括種族上毫無玷瑕的女人。她們適於做第三帝國「高貴血統」的伴侶。凡是第三帝國

的貴族，禁止與非第一類的女人結婚。據大來先生估計，全德意志的女性人口中，百分之十有資格做法西斯帝貴族的妻室。

第二類女人，血統雖然良好，應加定時檢驗。經過血清檢驗以後，她們纔適於與貴族結婚。她們的結婚執照應由檢驗機關發給，她們須受該機關嚴格的支配。

第三類女子的命運很不好。她們是這樣一種人：即在體格上和智識上雖無疵可尋，而其血統則並不高貴。這種女子必須和下等男人結婚，婚後禁止生育。和她們結婚的男子，在領得結婚執照以前，應將生殖能力滅絕。

第四類的女人禁止與人結婚。她們究竟爲了染着法國人的血統或是染着猶太人的血統纔被禁止結婚，書上不曾說明白。

有兩個社會黨的著作家批評希特勒主義說，「希特勒黨人也不必嚕哩嚕蘇說許多廢話，索性乾乾脆脆宣告『殺盡猶太人』罷。」

民社黨的經濟政策，緊接着牠的反猶太黨綱。『創造資本』(Scha Fundes Kapital)和『榨取資本』(Raftendes Kapital)之間的區別，便是費特的大發現，這種發現當希特勒加入德國勞動黨時曾經給他一種深刻的印象。創造資本用於建設的產業工作，而榨取資本則堆積於銀行中。前者是阿利安人的資本，嗅起來氣味是香的，後者是閃族的資本，嗅起來氣味是臭的。

『反對國際金融和借貸資本的奮鬥』希特勒說，『是德國爲自由獨立而戰爭的最重要的原因。』

費特下詮註道：

『一切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都抱着這種觀念。經濟問題的解決，完全要靠猶太人問題的解決。』費特的意思就是說：民社黨的經濟政策，是由民族方面來解釋的。

正統派的民社黨員力謂金錢是染着猶太主義的臭味。銀行和金融機關——巨盜的大本營——也是如此。

希特勒和他的黨人，祇有在說到猶太人的資本時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說到阿利安人的資本時，

就成爲民族主義者了。民社黨的社會主義，完全屈伏於牠的種族政策之下，在『猶太滅了』這句口號中，可以將牠的社會主義的一切意義概括無餘。

隨着這種政策，民社黨機關報主筆羅森堡要求把證券交易所和銀行都國家化。這種要求也是費特經濟信仰的一個重要項目。但是受了希特勒的命令，在國會中說健全的私人銀行制度於某種限度之內也可以提高國民經濟利益者，正是費特。這是希特勒接見兩個著名猶太銀行家以後的事，也許他和他們所討論的正是民社黨的財政問題。

金本位及其他類似的小問題，民社黨認爲無關宏旨的事情。法西斯帝的理財方法，有牠獨到的手段：牠可發行無息的公債來經營公路、航路、和公共建築物等國營事業。

『托拉斯應國家化，大企業的利潤應平均分配，』從這種要求中，可以看出民社黨所謂萬世不變的黨綱。這無異接受布爾希維主義，無異否認私有財產。希特勒對這種政綱下詮釋道：『大工業機關若不履行國家的義務，則應收歸國營。』費特也說：『民族社會主義的制度與資本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的制度，其不同點在於我們要使每個工人都有他們的私有財產。但是私有財產須以履行某種

公共義務爲條件。」

在希特勒下面一句話中，也可看出同一的思想，他說：「我們要廢除無產階級。」

民社黨採取了墨索里尼的公司制度來解決未來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他們授權僱主與工人所組織的職業團體來制定第三帝國的工資政策。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勞資糾紛或罷工情事將永不發生。

民社黨的國家，將要設立種種經濟機關來管理生產。經濟機關由財政獨立的人員主持，其任務爲分析並支配職業團體的工作，同時於國內外創設本國產品的新市場。

失業這件事情在民社黨的國家中將永不發現。第一，青年將服強迫的公役一年，這樣就可在勞力市場上減少五十萬找職業的人。第二，進口食料將大加限制，使一百萬的失業者從事德國的農業。第三，某種工業品也要完全禁止，另外幾十萬工人又可有工作做。

青年強迫公役怎樣能減少無產階級後備軍，黨魁們並未說及。德國與世的孤立後將會怎樣影響他的出口品和一般的繁榮，他們也未嘗提起。



戈培爾博士，民社黨在柏林的領袖，他的話在德國某部份佔到相當的勢力，他說到下面的話時就露出抄襲布黨政策的馬脚。他說：『除了倫敦和紐約猶太人銀行地窖中的股票外，德國確實沒有資本。假如我們能夠建設一個真正的德意志國家，將把猶太人銀行中的股票視為廢紙。』他又說：『我們既非資本家，又非無產者，』這句話倒是一針見血，因為這句話可以表明民社黨經濟政策的特徵。其實他不如乾脆說：『我們既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又不知社會主義為何物。』

總而言之，民社黨的經濟政策，是把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意大利法西斯帝主義的理論冶為一爐而造出來的非驢非馬的東西，因為牠從來未曾把這三種主義的理論完全消化。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民社黨的農業政策。東普魯士的農民要求一塊可以耕種的田，一塊可以居住的地，而他們的地主——條頓民族武士的後裔——要求把他們作為農奴。在波默拉尼亞(Pomerania) 馬許郎蘭(Mosuremland)和愛爾姆蘭(Ermland)等各省，有許多地方依舊盛行着封建制度。農民一見貴族便脫去帽子，鞠躬至地，恭待命令。

爲調和這種互相衝突的利益起見，希特勒制定兩種農業政策，一種爲地主，一種爲農民。

『我們要求改革農田制度，以適合國家迫切的需要，』民社黨的政策說，『爲公共福利起見，應制定法律，無償收地爲國有，並廢除抵押利金，阻止土地賣買。』又說：『民社黨既主張私有財產，則所謂無償沒收土地者，當然係指非法買得的土地，或買而不種的土地。我們的目的在於反對猶太人的地產公司。』照民社黨說來，在理論上，土地是屬於國家的，所以國家有權把土地分配給欲耕無田的農民。但是土地從什麼地方來呢？從普魯士大地主手中奪來嗎？不是，他們是神胃華裔。猶太人有地不去種，他們專做地產賣買的投機生意，祇有他們的土地是國家可以支配的土地。

關於德國經濟問題的現狀，民社黨領袖都未曾論到。祇有弗蝶能弗里特 (Ferdinand Fried) ——這是假名——是說及一九三一年末德國經濟慘狀的唯一的民社黨員。他在資本主義之末路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一書中說，六千萬德國人在一九三一下半年中，每月所得不足五金鎊，還有六千萬人每月所得不足十鎊。他的數字指出百分之四的德國人口佔有一切地產，而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民貧無立錐。照弗里特說，這種財富的不平等，減低了國內的消費能力。所以在魯

爾區域設立大工廠，實在毫無用處。工廠中所生產的製造品，祇能銷到國外去，而外國為抵制德國的工業侵略起見，會把關稅壁壘高築起來保護牠們自己的工業。這樣一來，德國的製造家祇有減低成本以作競爭的一法，而減低成本即為減低工資，於是德國便要產生為人作嫁而不得適當報償的白奴。

希特勒勸告工資勞動者和薪水勞動者棄去他們馬克斯主義的領袖來歸到他的旗幟之下。他的旗幟代表什麼，他却不曾明白說。費特曾經用希特勒的名義說過：民族社會黨有三個敵人：第一是馬克斯主義，第二是議會政治，第三是資本主義。希特勒稱他的政黨是勞動者的代表團體。在別的國家裏，這種代表團體叫做職工會，他們受着公司方面的豢養，自以為代表職工。

民社黨在政治方面的策略也像其他策略同樣的糟，譬如說，民社黨所主張的政體是什麼，他們就沒有說。

『善良的共和政體勝於惡劣的君主政體，善良的君主政體勝於惡劣的共和政體，』戈培爾這樣說，希特勒也這樣承認。

民社黨的可蘭經，所謂不變的政綱，對於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的問題並無規定。這種問題可由每個領袖按照聽衆的願望隨意解決。

『人類的進步和文化』希特勒說，『不是由多數人產生的，而是由天才的經緯和毅力產生的』。所謂天才，當然是亞道爾夫希特勒。從他的腦子中，跳出了民社黨的觀念。他的精神所到的地方，便是黨的勢力所到的地方。

戈培爾博士一知半解的說：在一個迭克推多的統治之下，德國會恢復牠的自由。反對獨裁者即將置之死地，獨裁政治要在恐怖之下戴上皇冠。如果有一半的德國人爲了反對獨裁而被殺，那還有一半可以留給迭克推多統治，迭克推多的實力是應該絕對的。戈培爾含着他自己可做迭克推多的意思，他深信他能領導德國走上快樂之路。

諸如此類的呼聲，不一而足。但是他們的話都是不着邊際。他們祇有一些叫嘯，沒有提出確實的理論。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與他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一樣不可捉摸，祇有一件事是例外。那便是取

消德國一切賠款。在希特勒未成名以前，興登堡總統和他的國權黨也曾經反對過道斯計劃，但當採取實際行動的時間到來時，他們却手足無措了。共產黨也竭力反對賠款，謂賠款爲資本主義統治的象徵。他方面，社會黨與中央黨則主張付償戰債，他們以爲戰債如不付，大戰又會再發生。希特勒却把德國對於這個問題的心理，翻了一個面。在一九三〇年經濟制度的崩潰中，德國發現希氏的反對戰債確實不錯。也許這是希特勒得到選舉勝利的原因之一。

一個好鬥的政治組織，必須有個國外的假擬敵人，作爲牠攻擊的目標。希特勒很可把英國、俄國、或意國作爲假敵，但他却不這樣做。

『法國是德國不能遷就的敵人』希特勒說，『這個國家沾污着黑人的血，牠和猶太人一樣，同是白種人的危險物。』但是希特勒雖然懷恨法國人，對於法國的法西斯帝却暗送秋波，願意與之結爲同盟。

政客之欲把此種政黨造成德國國教者，不一而足。尤其是魯登道夫將軍做得長起勁。他和他的信仰者都高唱着『戰爭，祇有戰爭是德國的出路。』然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四年中，德國已經

喪失了幾百萬勇敢的戰士，於是民社黨便開始注意人口問題起來。

『在未來的帝國中，』羅森堡說，『一個不會生過孩子的女人，無論她已婚未婚，都不能視為完全的社會成員。我們對於私通的觀念，必須改變過；凡是已結婚的男女，再與第三者發生肉體關係，在法律上不能視為亂倫。』

關於婦女問題，民社黨並不多費唇舌，一句話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女人回到你的廚房裏去罷！』希特勒和他的黨人，正在按照上述的政綱，努力建設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所謂第三帝國者，即繼歷史上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第二帝國（戰前德意志帝國）而建立的德國人。民最初的民族國家，第一帝國由德意志的自闕而破壞，在拿破崙未曾把牠消滅以前早已死了長久。第二帝國本來快將達到巴黎的城牆下面，終於功虧一簣。在這些廢礫場中，民族黨要樹起第三帝國的大廈，在那大廈上面，立着鼻下黏上兩撇小鬚子的希特勒。



## 第十二章 民社黨所提出的法案

民社黨在議會中有議員，已有十年的歷史，最初是用『自由黨』(Freiheitspartei)的名義，一九二四年後纔用今名。因此我們說過民社黨的政綱後，便須來看一看他們在立法機關中的記錄。那時候他們雖然老是佔着少數，但誰也能不阻止他們向聯邦議會和各邦議會中提出法案。

希特勒派的議員，的確忠於黨綱的精神，他們常把種族問題染上經濟問題的色彩，而向議會中提出。在第一七四一號法案中，曾有下面的主張：

『凡在演說上或報紙上反對或懷疑普及國民軍事訓練之價值者，罪至死。凡與猶太民族通婚



者，應受監禁。凡破壞德意志民族英雄及前任現任軍官之名譽，及指謫軍旗、軍服、軍章者，應受鞭撻並監禁。」

另外有個民社黨的提議，名爲『沒收銀行事業，證券交易大王，及其他寄生機關財產法案』，內容如下：

『銀行事業及證券交易大王之財產，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後移居德土之東部猶太人及其他外國人之財產，此等猶太人及其他外國人家屬及其家屬中之財產，於通貨膨漲或通貨緊縮時投機取得者，爲社會利益起見，應加無條件沒收。』

關於整個猶太民族的法案，民社黨提出很多，現在姑且舉出兩個：

有一個法案說：『猶太民族之一切分子，應受特別法治理。』

還有一個法案說：『自本法公布後，凡一切聯邦、各邦，及各自治市之公共機關，應將猶太民族份子官吏全部逐出，此後不得再行任用。』

希特勒記着當初德國勞動黨是在酒肆中長大起來的，有了這些酒肆，他纔有今日。所以爲報答

這些酒肆起見，也提出下面的決議：

『議會應命令政府，禁止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各國啤酒入口。』

民社黨在一九二六年才主張用強迫青年男女勞動的方法來減少失業。他們的決議說：

『聯邦政府爲救濟失業及援助勞力市場起見，應起草法律，強迫身體健全之未婚青年，服役一年。』

在一九二九年夏，民社黨煽動反對道斯賠款計劃正達到高潮的時候，希特勒在議會中的黨人，提出議案，要求把道斯計劃中每年應付的賠款，移作擴充德國陸軍及建設海軍之用。這個議案提出後四日，他們改變了意見，要求未付的賠款，用於救濟失業及大戰時的犧牲者。

民社黨在立法機關中，並未提及銀行國營，設立經濟研究所，和發行無息公債經營公用事業等問題。祇有好幾年以前，費特曾把民社黨這方面的及政綱在聯邦議會中演說過一次，但未曾有什麼提案。

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以後，民社黨一百零七個代表，曾在聯邦議會中提議：政府應將十萬失業工

人組成軍隊，保護德國的邊疆，抵抗波蘭人的侵略。

民社黨深恨證券交易所。爲防止賣空買空起見，他們告訴議會說，證券應視爲德國的不動產。他們的提議是：一切證券應向聯邦不動產登記局註冊。同時他們又提議自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從證券交易所得的一切利潤，應該加以極重的所得稅。

關於農業政策方面，民社黨在議會中的提案很少。小麥每噸國際市價在一百二十馬克時，民社黨通過一條決議案，要求政府強迫農民每噸麥價定爲三百馬克。還有一條有趣味的農業法案，號碼是一〇九三。在這個法案中，希特勒黨人要求通過一條法律，禁止取贖押產。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民社黨的經濟法案能在議會中通過制成法律者，祇有兩個。一個規定聖誕前夜，除花店得延長營業時間外，其他各種商店應於下午五時關門。另一個規定大商店應特別負擔一種較重的營業稅。

民社黨在政治方面的議會工作，雖然也沒有什麼大效力，但是引人注意倒也不下於其他方面的工作。有個提案說，『在凡爾賽條約有效期內，德國國旗應改爲黑色，以示哀悼之意，至德國能恢復』

自由時再改成原色。』

第三帝國對於『和平犯』的案子，要嚴格審判。他們說：『民社黨要求議會通過下述提案：對一九一八年革命，尤其對兵工廠罷工，及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合作負責者，應嚴加治罪。』

共和派政府對於和平的努力，被民社黨在議會中竭力責難。民社黨極其反對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他們要求議會請政府收回入盟請求書。他們又深恨洛加諾、熱諾亞等各種和平條約。

民社黨把愛爾士培什、拉薩諾和斯脫蘭斯曼三個德國政治家目為很大的『和平犯』。這三人後來都被民社黨暗殺。他們攻擊愛爾士培什 (Matthias Erzberger) 因為他膽敢談和平，所以這位天主教中央黨的領袖，應受衛生丸的報應。拉薩諾 (Walther Rathenau) 除了談和平外，還加上一條額外的罪名，那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在民社黨看來，最大的和平犯是斯脫蘭斯曼 (Georg Strsemann)，他是和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共同起草洛加諾協定的人。他們永遠不能饒赦他，因為他既非天主教徒，又非猶太人，而竟敢從事和平工作。斯氏是個道地的日耳曼人，爲了這個緣故，他被希特勒黨人目為叛徒。當斯氏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金的通知書時，民社黨要求議會根據德國公

務員法第十五條，命令斯氏拒絕六萬三千馬克的諾貝爾獎金，或者要他把這些獎金作為救濟大戰犧牲者的撫卹金和養老費之用。

住於國外的少數日耳曼民族問題，民社黨用下面這個提案加以解決。在這個提案中，規定住於奧地利、捷克斯拉夫、波蘭及其他各國的一切日耳曼人，應有議會選舉權。聯邦議會並未通過這條提案。如果奧地利的日耳曼人獲得了德國的全部公權，那法國人就會派兵到奧地利來防止他們投票了。

民社黨在聯邦議會中雖然未曾提議把選舉權授與美國的日耳曼人，但是希特勒的勇士却在芝加哥及美國其他各市中成立了民社黨分部。芝加哥分部的名稱為『Teutonia』，他們正在努力改變美國人的信仰。莫尼哈想來指揮芝加哥，但芝加哥拒絕服從。『Teutonia』實際上並無什麼勢力，雖然他們把卍字造成美國國徽的努力未嘗放棄。

希特勒在德國各邦議會中的工作，可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反對猶太人。

自一九三〇年的選舉以後，民社黨的議會政策，雖然在色靈榭邦閣員弗里克博士領導之下，由

三個人所組織的獨裁團手中，但對議會挑戰運動負完全責任者是希特勒。他效法布爾希維克的榜樣，把宣傳當做民社黨入門的鎖鑰。他的黨羽在議會中的活動，目的不在於制定法律，而在於公開宣傳黨綱。他們把同一觀念說了許多次，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人民對於同一無意義的事聽得多了，終於會相信起來。

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民社黨的政績。一九二三年亂事和希特勒同謀的弗里克博士曾在色靈樹邦中做過十四個月的閣員。他是民社黨在任何日耳曼邦中第一個閣員。弗里克被德國的報紙目為野人，因為他在任內往往一意孤行。他身兼內政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兩職，他有權做他權力以內的事。他的第一個政績是禁止色靈樹邦中各學校採用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第二個政績是把傾向和平主義作家的作品搬出韋馬博物院（Weimar Museum）。他請著名種族主義理論家根塞博士（Dr. Gunther）當日納大學的教授。弗里克禁止『爵士』音樂及其他讚美美國黑人的音樂大會。他不愛聽輕描淡寫的現代音樂，他方面，在他管理之下的國立戲院中，喜劇的數目却增加四倍。在他當教育部長的任內，德國劇作家的新作品，休想在色靈樹舞台上演。



## 第十三章 希特勒與白魯甯的比武

在總揆辦公室中。有一個人的面色陰沉慘白，帶着學者的態度，他那蔚藍色的眼睛從一副大眼鏡中現出溫和的樣子。這是德意志共和國的現任迭克推多。另一個人怒氣蓬勃，說起話來爽直明快，在那千里外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陳列室中，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畫像向他注目而視。這是德意志第三帝國未來的迭克推多。

白魯寧總揆和希特勒黨魁的會議生動地但是無結果地進行着。交通部長德勒維拉諾斯（Gottfried Trevianus）也出席，他不知道將幹些什麼事。希特勒的助手弗里克也到場，他的面色



帶着好像要說出滿肚皮偉論的樣子。這兩個傢伙是馴良的總揆和忿慨的黨魁兩人決鬥的助戰員。

『白魯甯是俾斯麥以來最好的總揆，』白魯甯的黨徒這樣說。

『他比斯丹林還壞，他是猶太總揆，』希特勒的黨人這樣說。

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一九三一下半年起的世界經濟恐慌傳佈到德國。爲了要付賠款，德國不得不賴外資的輸入，這種資本大抵是短期借款，其信用的維持，有賴於德國的對外貿易。但德國對外傾銷，於各國貿易是個極大的威脅。自從物品的生產過剩及各國的提高關稅，德國的對外貿易大受打擊，外債信用發生動搖，巨額的現金開始流出。德國國家銀行的準備金行將提盡，破產宣告書的發表，祇是一個時間問題。

白魯甯的內閣寶座，無時無刻不在金融恐慌中動搖。他爲打開恐慌的難局，祇得派外長寇蒂斯赴奧，與之成立德奧關稅同盟，但這樣一來，便引起法國人的反感。以法國資本爲中心的短期借款，繼續外提，到了五月末，本年度的收入不足，乃達十五億至二十億馬克之巨。白魯甯迫不得已，只好求救於英國，但是麥克唐納却是愛莫能助，因爲在這個年頭兒，英國正是泥菩薩落河，自身難保，那有餘力

來助德。白魯甯既在倫敦碰了一鼻子的灰，不得不低首下氣派中央銀行總裁路德（Luther）到巴黎，要求延長債期。法國很願意幫忙的，白里安說，祇要德國肯接受下面三個條件：（一）停止袖珍軍艦的建造，（二）廢除德奧關稅同盟，（三）中止對東部國境的要求。像這樣苛刻的條件，自然是德國所不能接受的，路德祇能嗒然而返。

在這樣財政竭絀的局面中，白魯甯依舊能夠保持他的閣位者，不得感謝憲法第四十八條。與登堡總統根據這條憲法，自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起，連發了三十道代法律的緊急令，把絕對權授與總揆，幾使反對者無從活動。出版自由是暫時剝奪了，處置財政難關的權力是交給迭克推多了。然而現金繼續向外流出，大銀行不斷宣告破產，公務員的俸給屢屢減少，人民的賦稅一重重增高，到最後，民社黨人不得提出一句新口號：

『德意志同胞，你們一星期中六天的工作，有五天是爲着敵人做牛馬。』

白魯甯雖然想盡方法來開源節流，結果離開要付的外債，還相差很遠。魯爾區域的工廠業已閉歇，他們的怒吼變成了嗚噎。於是民社黨和共產黨便攫住羣衆，允許他們把地上天堂來換取他們的

擁護。

『白魯甯的政策沒有一件對』民社黨和共黨聯合高喊，『假如我們握了權，德國將開遍快樂之花。』

在各邦和各市選舉上，希特勒無往而不勝利。即使自由主義聞名的都市，也開始歡迎那些在卅字旗下進軍的勇士。在安哈（Anhalt）邦的邦議會中，從前祇有兩個議席的，現在一增而為五十七。在巴丹（Baden）邦的議席遠過於一九三〇年九月選舉的記錄。在白里門自由漢西邦（Free Hanseatic State of Bremen）民社黨的議員兩倍於前。他如在國權黨勢力之下的 Brunswick, Schaumburg-Sippe, Oldenburg, Hesse 各邦，其情形亦莫不類是。

希特勒要昭告全世界承認他的當權。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哈士堡（Harzburg）的清靜被那擊鼓聲，吹號聲，幾千青年和中年男子的行軍聲所驚破。

這是德意志民族團結的降生日。希特勒和他的民社黨員也出席。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立在他的旁邊。在他們面前，農民大同盟激昂地遊行着。

威廉 (Prince August Wilhelm) 和弗蘭特立克 (Prince Eitel Friedrich) 德皇的兩個皇子，到會奠新德意志帝國的基礎。甚至連前中央銀行總裁蕭德博士 (Dr. Hjalmar Schacht) 也參加。

胡根堡作一次激昂慷慨的演說，其要旨爲不服從現政府。希特勒磨拳擦掌說：『在我們後面，有一千二百萬日耳曼人深信德國問題的解決，祇有靠我們團結的戰線纔可達到。』

這時白魯甯總揆却在他的官邸裏靜坐着打算盤。預算必須要收支相抵，新稅不得不加。於是這位靜默的總揆立起來向世界宣告：

『我們付不出賠款……』他停頓一會兒加上說：『我們也不願意付。』

希特勒大爲震怒。這個狡猾的耶穌竟敢偷他的法寶。於是民社黨的機關報便大施攻擊。希特勒爲表示不願與現政府合作起見，憤然率領他的黨人退出聯邦議會。

民社黨的退會，表面上似爲不滿現政府，實在目的並不在此。他們知道在議場中不能激動人民的愛國心，而在議會之外攻擊政府，也許効力要比在議會更加大。他方面，民社黨的退席，對於白魯甯

總揆却很有幫助。沒有他們的反對，議會可以隨意行事，無所顧忌。白魯甯把議會放了一個很長的『暑假』，假期自一九三一年三月起至十月止，而在休假期內，白魯甯便可不斷地發出緊急命令來代替法律。

一九三一年秋，白魯甯改組了他的內閣，他任格羅納將軍 (General Wilhelm Groener) 爲內政部長兼國防部長。格氏是深信共和政體的普魯士將軍之一，他受任之初，即組成二十五萬人的精兵來保護共和政府——其中十萬人是國防軍 (Reichswehr) 十五萬人是德國武裝憲警 (Shupos)。挺進隊如果要想進軍柏林，白魯甯便有恃無恐了。

★

★

★

★

★

白魯甯——希特勒目爲學者派的政敵——是否係德國大政治家之一？在未會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來略述一下他的生平。

白氏是個威斯發里亞 (Westphalia) 地方農民的獨養子。他曾在德國和外國的大學中受過高等教育，在法國的布立塔南 (Brittany) 住過幾年，在英國差不多住了兩年，所以很帶着法國人

和英國人的學者派頭。他對於歷史很感到興趣，他的唯一希望是想做個歷史教員。

大戰暴發時，白魯甯博士投筆從戎。他在一個特別機關鎗隊中當中尉，很爲祖國盡力。

白魯甯是個天主教徒，所以對於天主教中央黨極其信仰。他的哥哥是牧師，後死於美國。受着中央黨領袖凱斯先生（Kass）的指導，他在黨中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參加天主教職業組合運動者三年，在這三年中做着社會福利部部长施丹什華爾德（Adam Stegerwald）的私人祕書，並爲黨報『德意志』（Der Deutsche）撰文。

中央黨在一九二五年派白氏出席議會爲議員。他在議會中不常發言，報紙也不大登載他的言論。換句話說，他不是立法機關中的『紅角兒』，也不是政治『沙龍』中談天的目標。

白魯甯的名氣，在委員會的辦公室裏傳佈開來。不知有誰說起，說他是政府財政和其他許多事情專家。於是那些有名的議員都來和他商量國事，並且徵求他的意見，而白魯甯這個名字，便就此生了翼翅。

一九二九年，他承襲了中央黨領袖的地位。一個只有四十三歲的人能夠做到黨魁，那真是一件

非常的事情。

一九三〇年春，內閣總理莫勒辭職，白魯甯替代了他的位置。那時有許多德國人，希望有個條頓民族的墨索里尼出現，然而白魯甯却不是這樣一個人。他非但不願自己做霸主，並且以保衛德國反對霸主爲己任。

白魯甯爲發揚德意志民族的光榮起見，推舉陸軍大元帥興登堡做總統。興登堡已年逾八十，但他却老當益壯，他是一個忠於新派的舊人物，他誓必保障德國的憲法，而與白魯甯共同努力打破難關。國防軍依舊未曾背棄他們的舊主，而國防軍在德一日，民社黨便休想用武力造成獨裁制。

白魯甯與希特勒，是兩個個性完全不同的政治家。白魯甯要想做出一番實實在在的事績來，克服希特勒的高談闊論，但這恰好證明他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在風雨飄搖的政局中，羣衆聽不進冷靜的理智，他們歡迎熱烈的情緒。他不能在很苦的藥丸上面，塗上一層甜的糖衣，所以他得不到羣衆的擁護。在這方面，希特勒就絕對不同。希特勒是個偉大的煽動家，他知道怎樣能吸引羣衆，而在亂世的時代，煽動家終於是佔勝利的。命運注定白魯甯是時代落伍了。

## 第十四章 民社黨的經費

無論那個政黨，如果要活動，那就需要錢，沒有錢是什麼事情都活動不起來的，希特勒的民社黨，自然也不能例外。政治上的確也不乏奇事，民社黨現在已從小黨、第三黨、第二黨，而成爲聯邦議會中第一個大黨了，但是如果沒有活動費，即使魄力兩倍於希特勒的黨魁，他的命令也不會發生效力。所以『弄錢』這句話，在德國也就和在別國一樣流行。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個窮光蛋，他的父親是個靠着卹金過活的稅吏，他自己是個維也納的小泥司，他何來如許金錢供他養士驅使？無產階級肯來供給一個以民族主義爲標榜的政黨嗎？資產階



級肯來供給一個以社會主義爲標榜的政黨嗎？

照民社黨的正式黨綱說來，一切事業都要收歸國營，然而他們究竟不是呆子，他們的心裏是並不這樣想的。費特先生，民社黨的經濟問題專家，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切事業皆須收爲國有，但是德國重工業的創辦人却應加豁免。他所謂德國的重工業，就是指點煤業新提加的創辦人基道夫（Kirdard）兵工廠創辦人克虜伯（Krupps）及其他大托辣斯如帝霜斯（Thyssens）亞倍（Abbé）馬納斯曼（Manesmann）等。

莫尼哈的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曾於巴伐利亞成立蘇維埃政府，當時工業資本家都大起恐慌，幸而資產階級的政府將這次革命鎮壓下去。民社黨雖以社會主義相號召，但是對於共產主義却恨之如寇仇，因此很得資產階級的信任。於是巴伐利亞的資本家，便成了民社黨第一個的接濟者。巴伐利亞產業聯合會主席奧斯特德（Privy Councillor Aust）和他的女婿古羅（Herr Kuhlo）是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主要的經費供給者。莫尼哈工業領袖馬斐斯（Maffeis）和巴伐利亞上法郎可尼亞區（Upper Franconia district of Bavaria）著名製造家霍許哈（Herr Hornschuch）大

家都知道是希特勒黨的後台老闆。商務參贊許士 (Commercial Councillor Wilhelm Seitz) 和總領事夏萊 (Consul General Edward Scharrer) 另外兩個巴伐利亞的工業代表也常常從經濟上幫助民社黨。

商業機關之援助民族社會主義者，亦復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歐琴霍夫曼公司 (Eugen Hoffmann & Co.) 巴伐利亞的魯特衛威廉公爵 (Duke Ludwig Wilhelm of Bavaria) 洛答哈的朱好唐親王 (Prince Guido Hencksl-Dornermark of Rottach) 斯丹堡的愛因斯達爾伯爵 (Count Einsiedel of Starberg) 和克拉默克勒德男爵 (Baron von Kramer-Klett) 都是大股東。這個公司因為貴族太多了，終於宣告破產。還有一個影片公司名爲 Landlicht A. G. Film-Industrie 也是希特勒挺進隊的贊助人。這個公司裏有露俄禮德 (Hugo Ritter von Maffei) 和常士 (Commercial Privy Councillor Zentz) 的投資，後來也歸於停業。

德國各邦之接濟民社黨者，不僅是巴伐利亞一邦。魯爾區域的鋼鐵業聯合會和威登堡邦的機

器工業都曾以巨款捐輸給希特勒的黨庫。希特勒募集黨費的方法很巧妙：他一遇到工業巨頭，和他們談到政治的時候，他要先從怎樣攻擊赤色恐怖說起，最後說到『我黨經費如何困難』使他們聽了非常滿意，情情願願解出荷包來。他得到最成功的地方是魯爾、色靈榭、撒克遜，尤其是里泊士（Lippig）。

民社黨還有一種募集經費的方法，那就是到各處去遊說。費特是希特勒與德國東部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聯絡員。他帶着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去拜訪下西里西亞（Lower Silesia）衛特巴新爵士（Herr von Wudpersheim）的城堡。他的演說大受附近貴族的歡迎，當他回去的時候，不但肚子塞滿了酒肉，衣袋裏還塞滿了馬克。

希特勒募錢的神通真是廣大，他在國內有人源源的接濟，在國外也有德僑不絕的輸將。瑞士送了法郎，波蘭送來了戈登，美國送來了金元，捷克送來了古龍。

廠主們即使不直接從經濟上幫助希特勒的經費，他們也很願意打開大門歡迎民社黨的煽動家進來，鼓勵他們勸工人入黨。西門子（Siemens）和鮑雪格（Borsig）兩廠便是用民社黨的宣傳

來中和社會黨勢力的先鋒。

希特勒黨是德國經費最充足的政黨。除了上述各種工業的幫助外，徵收黨員的各項黨費，也是財源之一。新黨員的入黨費是每人兩馬克，經常費每人每月一馬克。到一九三二年春，黨員人數達八十萬。自一九三〇年挺進隊叛事以後，黨員又須按月納三十分尼（每分尼合百分之一馬克）作爲法西斯帝軍隊的保險基金。富有的黨員所付黨費較多，黨部常常還徵收特別費。

還有一種財源，數目也不謂不大，那就是民社黨開會時的門票。希特勒的演說常能吸引許多羣衆，原來他的開會目的，一方面雖然作政治宣傳，一方面還是負着增收經費的使命。凡欲一聆希特勒的風采者，往往要買一張三馬克的門票，合起中國銀元來差不多就要五塊大洋。他如費特、戈培爾等領袖演說時，也要收一馬克以上的門票。

希特勒雖然大罵『借貸資本』爲猶太資本，並且把取消『利息奴隸制』(Interest servitude)列爲黨綱之一，但在民社黨的財政困難時，却也常常借用猶太人的方法。一九二九年末，爲了要買一座柏林的『褐宮』(Brown House)作黨部，他就發行一種民社黨公債，強迫黨員承銷。每個黨員至

少承銷十馬克，於一年後歸還。利息照中央銀行的貼現率打九五折。這筆公債在希特勒的黨庫中潤收了八十萬馬克。

希特勒未曾實行把政治和工業締結同盟以前，早就存下這樣一條心。在凱撒的帝制時代，政治與工業已有相當聯絡，不過密切關係則發生於大戰以後。當實權操縱於少數人手中，立法機關祇有一些副作用的時候，民主政治就成爲一種威脅，完全和帝制時代的議會政治不同了。

德國反動派的政黨，大都以重工業爲後台老闊，例如國權黨就有鋼鐵大王和鑛業大王的支持。但希特勒要算許多反動派政黨中最得資本家信任的一個。



“宮 謁” 部 黨 黨 社 民

## 第十五章 胡根堡與希特勒

國權黨鋼盔團 (Stahlhelm) 領袖胡根堡，是民社黨挺進隊領袖希特勒的朋友，同時也是敵人。一九二九年末，他們共同反對楊氏計劃，而在哈士堡熱烈地握了手。反對革命精神的十字軍已經倚裝待發，他們的共同敵人是馬克斯主義，但誰可做德國的拿破崙和西哀耶 (Abbé Siéyès) 呢？

有人說，假如沒有胡根堡的幫助，希特勒無論如何不會得到選舉的勝利，這句話的確有些道理。在一九三〇年夏，胡根堡和希特勒訂了一個條約，規定他的國權黨不和民社黨的政治運動為難。這種諒解在理論上是互相承認不妨礙對方的，然而結果國權黨却吃了大虧。

國權黨以復辟帝制保衛德國擁護資產階級爲目的，因此白魯寧總揆說胡根堡是反動派，而欲把他一脚踢開。然而總揆却不知道胡根堡是不能一脚就可踢開的。

胡根堡在二十一歲時，喜作歌詠戀愛與夜鶯的詩篇。不久他棄去夜鶯，在普魯士土地局中謀了一個位置。詩人歌德曾經做過官，所以胡根堡將來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也可以做成二十世紀的歌德。青年詩人們大都作這樣想頭。海涅曾經說過，青年詩人們若不能享受浮士德作者的盛名，因爲他們尙未達到歌德八十三歲的年齡呵！

進了土地局，胡根堡要做政治家的願望，克服要做詩人的願望。他想將來成爲一個土地問題特派員。他被派赴德國東部工作，那時已存着熱烈的愛國觀念。他從波蘭地主的手中，把土地奪來給德國的農民。

不久，胡根堡自己經營畜牧事業，並且得到很大的成功，然而畜類是無知的動物，他們服服貼貼接受他的命令，絲毫也不起反抗。這當然不是戰士的生活，於是他就棄去畜牧事業，再幹政治工作。那時他做了普魯士財政部的顧問。他能解決一些小問題，獲得同事的稱道。離開財政部後，他被推爲



梅因地方(Frankfurt-am-Main) 一個大銀行的董事。

兩年以後，胡根堡做了愛霜(Essen) 地方克虜伯兵工廠的總經理。在別人看來，這已是一生最大的事業了，但他却把這種成就作為達到最後目的的一個階段。

他現在是一羣有名工業家的領袖，同時也是勞動軍的一個暴君。他歡迎大戰的到來，因為這可使愛霜的工業繁盛起來。當希特勒在前線用步鎗把敵人一個一個消滅的時候，胡根堡坐在兵工廠裏用大量軍火把敵人幾十萬幾十萬的消滅。那些認識克虜伯廠總經理的人，都稱贊他的毅力和勇敢。雖然公衆看不見他也聽不到他，而他却正在努力於大夢的實現——破壞英格蘭、消滅法蘭西、剷除德意志的工會。

一九一八年春，胡根堡離開克虜伯兵工廠，探尋他的新園地。大詩人、大畜牧家、大工業領袖，做過這樣煊赫事業的人，他的命運竟會落到一家報館的身上，這的確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克虜伯兵工廠的總經理辭職時，已經過了五十歲。他收買了最有勢力的一家報紙，名為『柏林本埠報』(Berliner Lokal-Anzeiger) 作為畢生的事業。建設一個大報帝國是他唯一的雄心。因

爲是家首都日報的主筆，他和政界要人常常接觸。

柏林本埠報逐漸發達起來，成爲最有聲色的一家報紙。經過十二年的努力，全德三千家報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受胡根堡的支配或影響。他藉着『電聯通訊社』(Telegraphen Union News Agency)的傳佈，成爲德國報館的盟主。

現在他已做了無冕之王，和他意見不合的人，他可以把他筆誅，把他的意見灌到全德國人的腦子裏。但他覺得報紙宣傳的力量還不足。他在大戰期內，曾經設立一個『德意志影片公司』(German Cinema Company)，把協約國砲火下的恐怖，帶到德國人的眼前。大戰以後，他又把英國軍艦下水，法國兵把守萊茵河，以及魯登道夫將軍揭示戰爭回憶的影片供給觀衆。當烏發影片公司(Ufa)招頂時，胡根堡勸他的朋友——其中有幾個是重工業領袖——收買這個公司。他成了這個公司的迭克推多，而把社會主義的罪惡移上銀幕。

胡根堡有十二個門徒，就好像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一樣。人家疑心他們是反對革命的將軍和廢皇家屬。這十二個門徒在德國人的腦子裏是個悶葫蘆。後經胡根堡的宣布，原來他們是些資本家、銀

行家、舊政府官吏、和一兩個將軍，多數都是對共和政體懷恨的老頭兒。

當做政治運動的一切都預備好時，胡根堡款步而出，宣布他要做個拿破崙。他罵共和政治爲違法，民主政治爲毒藥。於是在議會中已經做了好幾年第二黨的國權黨便看中了他。

希特勒正在戶外大聲演說的時候，胡根堡却安安逸逸坐在房間裏，和幾個德國的實際統治者——少數工業領袖和銀行業領袖——談天。他們倆都恨外交部長施脫蘭斯曼（Gustav Stresemann）因爲部長努力於和平。胡根堡對於施氏之簽訂洛加納協定，尤深感不滿。大戰以前，施氏和胡氏皆爲國家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黨員，這個黨之稱爲自由，無非是掛掛名的。施氏傾向於民主主義，所以他被他的政友目爲背離者。還有，大戰期內，施氏曾向軍械大王克虜伯說，胡根堡不適做該廠的總經理。這話施氏曾在報上公開發表，因此從那天以後，胡根堡就和施氏結下了深仇。

忍着這種侮辱，胡根堡向外交部長竭力攻擊起來。他在議會中反對施氏，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爲施氏是個口若懸河的辯論家。但他可以利用他的通訊社拍電報，這總沒有人來反對他了。當他反

對洛加諾條約精神的時候，他發現了希特勒和希特勒煽動家的天才。他爲增加自己的聲勢起見，於是聯合了希特勒。

希特勒和胡根堡，可說是兩個最好也沒有的神交。胡根堡有許多才幹是希特勒所沒有的。他能忍耐，能節制自己，能利用別人來做他的工具，並且使人鞠躬盡瘁。

希特勒應該對胡根堡深感謝忱，沒有他的幫助，他要爬一段很吃力的山路纔能達到巔峯。然而他們倆的路却並不是永遠並行的。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總統選舉中，胡根堡有他自己的候補人，一個毫無成見的德斯脫堡上校（Colonel Theodor Dusterberg）。

## 第十六章 青年運動

世界是變了，這個年頭兒。父與子像寇仇，母與女如路人，他們各自抱着敵對的見解，各自走着極端的道路。

希特勒未嘗做德國的青年運動，恰巧相反，倒是德國的青年幫助他的運動造成今日的地位。政府和政府把選舉權給了二十歲以上的青年。德國的青年都是懷着政治頭腦的。賠款問題、裁軍問題、合理化問題、以及德國國際地位問題，都是青年愛談的資料。一個十四歲的德國孩子，如果對於這種問題不能發表意見，他將被視爲白癡。他在學校裏、家庭裏、街頭上聽到人家談這種問題，他在專爲青年而

出的報紙上讀到這種問題。他在林中散步的時候，就和他的朋友大討論。祇要有兩個孩子在一起，你就可以聽到他們對於德國的財政情形和政治狀況各自發表各自的意見。他們批評大人的和將成大人的見解。他們的意見也是公意之一；在公意之中，他們的意見應該計算在內。

各種政黨教育着青年，而從青年那裏得到了教訓。男女兒童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受政治教育。德國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差不多有九百萬。每年達法定選舉年齡者，常有一萬以上；而二十一歲至三十二歲的選舉人則超出一千三百萬。這兩種人合起來，要占到全體選民二分之一以上。他們是政黨真正的挺進隊。

在德國，看見小孩子穿着希特勒的挺進隊制服，不算一回奇事。民社黨的兒童，組成一個『少年團』(Jungvolk) 猶如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少年先鋒隊一樣。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他們的政治教育却很猛烈。他們也像成年似的熟識『萊茵河之恥』的理論。

十四歲至二十歲的青年，是『希特勒少年團』(Hitler Jugend) 的團員。這種組織最初出現於希氏十一月叛事時的撒克邦。到一九二九年牛倫堡(Nuremberg) 慶祝日希特勒檢閱三千五

百個少年團團員時纔被人家注意。自從那天以後，每月加入者達三千人。這個團體的目的，在於把希特勒的福音散佈到無產階級的家庭裏。希特勒主義靠着兒童侵入了馬克斯主義的大本營。

但在從前中產階級的青年中，希特勒的成績，其記錄也比其他政黨高得多。世界大戰和接着而來的貨幣膨脹，把小資產階級化爲無產階級。希特勒利用這一點，使大部分從前的中產階級深信他們的崩潰，癥結在於共和政治。從前的官吏、依利爲生者，以及職業人的兒童，立刻投到民社黨的懷裏，而他們的家庭也鼓勵他們去加入。站在希特勒戰線最前面的是「民族社會主義學校大同盟」(Nazis Schülerbund) 他們是小學裏面青年戰士的代表。民社黨極力鼓勵小學生在學校中做政治工作。大同盟的會員，不但須宣誓爲民社黨的理想而工作，須宣誓與校內的政敵鬥爭。所謂校內的政敵，係指共和派的教師和猶太人的同情者。爲難和嘲笑便是教室中的政治工作的武器。

『德國女子大同盟』(The League of German Girls)是把希特勒主義侵入選舉年齡以下女子的組織。在局外人看來，這的確是個奇蹟：希特勒對於婦女是抱着賢妻良母主義的，他要剝奪婦女的參政權，而幾千萬的青年女子却熱烈地做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

希特勒最重要的青年組織是『民族社會主義學生大同盟』(Nazis Student League) 這同盟是一九二六年來比錫大學裏一個名叫威廉當浦耳(Wilhelm Temple)的大學生所發起的。當時無產階級的青年雖然大部投入共產黨的紅旗之下，而大多數大學生却趨附希特勒。在一九三一年末，十四萬大學生中，有十萬附屬希特勒的團體。德國各大學的學生總會是在希特勒派及其同盟胡根堡派的手中。甚至有幾個素來傾向自由主義的大學也歸入民社黨的旗幟之下。

希特勒把誇大政策當做對付青年的方法。他很懂得青年的心理，把敵人描寫成爲鬼怪，把民族英雄描寫成爲安琪兒。他使民社黨的青年抱着一種宗教似的犧牲精神。爲了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青年必須擯棄對父母的愛。希特勒是青年的父親，民社黨人是青年的兄弟。青年從血統的家庭裏跑出來，投入了政治的家庭。民族是上帝，開黨會是神聖的禮拜。

希特勒改變了青年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民社黨青年如果對社會黨的或猶太人的女兒表示愛戀，他將不齒於同黨。他的生活應該是種條頓貴族的生活。與下等種族發生友誼，就要滅却他的身份，污辱全體條頓民族的純潔。青年對大事業的希望被領到保存種族純潔的路上。於是民社黨便





女 民 社 黨 員 之 示 威

把新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注入學生的腦中。領袖大聲對青年說：你們不要學歌德，他是抱着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觀念；你們要學叔本華，他是鼓吹民族社會主義的哲學家。你們要養成暗殺的習慣，殺盡沾污日耳曼的一切猶太人。少年德國應該忠於民社黨的黨義，不應該忠於父母，忠於教師，忠於猶太文化傳道者的教訓。

在希特勒青年運動中，宗教問題所占的重要位置，遠過於在成年運動。民族社會主義素以反對天主教聞於世。但形式上却並不如此。黨綱上未曾提及採取何種宗教為國教。然而實際上，大多數民社黨員都對天主教帶着懷疑的態度，雖然希特勒自己生下來就是一個天主教徒。民社黨不高興天主教的原因，也許在於天主教的『愛敵如友』這句教條，因為這句教條是違反日耳曼精神的。天主教徒雖可加入無論那個希特勒青年團體為會員，就好像新教徒一樣，但是天主教徒究竟是占着少數。服從領袖是民社黨青年運動唯一的特徵。『領袖不做錯事』黨的基礎必須建築在這句口號上，有許多民社黨員不願同意這話是真理。他們說，他們所需要的不是絕對權，而是一種由領袖制定由每人遵守的倫理標準。如果人人能遵守一種倫理標準，則非倫理的行為就可消滅了。他們並不希

望領袖不做錯事，但希望黨員有一致的見解和一致的行動。

坐等第三帝國的到來，不能滿足希特勒青年團的要求。第三帝國不會坐等牠自來就可得到。青年要用鬥爭去得來。當共產黨的青年唱着：

『每個車輪唱出「赤色的前線」

我們誓必保護蘇維埃！』

的時候，希特勒的青年就和他們打架，犧牲熱血甚至犧牲生命也願意。德國在教室中和操場上也分成派別。因為政見的不同，德國青年常在街上和草地上用拳頭或較危險的武器打架。穿着藍短衫的社會黨青年，常對穿着褐短衫的民社黨青年怒目而視。假如其中有一個人發了脾氣，全隊就要打起架來。打架以後這些青年英雄回到他們的母親那裏吃糖果，好像不會打架過一樣。

在中世紀時代的行會制度下，學徒在師傅那裏學成後，就可成爲一個獨立的手藝人，他們爲了找生意做，每日東西流浪。德國的青年，從這種手藝人那裏，遺傳了愛向各處遊歷的習慣。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唱着歌謠談着政治從這個鎮行到那個鎮。截至一九三二年初爲止，德國專爲此種青

年而設的招待所，不下三千個。他們祇要化幾個銅元，便可在招待所過一夜，自己做那粗厲的食物。生活對於他們太嚴酷了，他們要活下去，他們要奮鬥。

青年運動在德國已有悠久的歷史。拿破崙戰爭後，有個名爲斐克(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人，目擊本國受法人的蹂躪，竭力啓發青年的愛國心，使德國造成一個堅強的國家。至於現在的青年運動，則開始於希特勒降生的時候。據說這個運動發源於柏林郊外斯德里茲(Steglitz)地方一個小學教員，名爲卡爾費先(Karl Fischer)的人。他把他的小學生領出教室，力謂他們應該用他們自己的眼睛來觀察自然。不久，費先的創議發展成爲一種反對學校的形式主義和工廠的機器的青年運動。青年覺得他們有權利追求浪漫史，追求新的刺激，而這種東西在學校裏面是找不到的。他們要靠親身的經驗來接觸真實的生活，這是青年走出校門深入到鄉間，調和農村與都市這兩個極端的生活。他們把門閥和財產視若敝屣，他們所要的是交遊。

將近大戰爆發時，他們的團體成爲教育家討論的中心。那時人們竭力主張德國應該創立一種新的教育標準，在這種標準中，死的教科書將完全廢棄，使學生到課外去找尋他們的智識。

大戰破壞了青年運動，青年運動不得不從別方面求出路。這個新運動的核心是由十七歲和十八歲的青年組成的，他們對於戰爭無所事事。有許多人以為他們將要反對戰爭，然而事實恰巧相反，他們成了反對和平者的朋友。他們極希望協約國來占領德京柏林，因為這樣更可激發德國人民的愛國心。他們責罵外交部長施得蘭斯曼的和平主義，他們宣告洛加諾條約是賣國條約。希特勒的運動，於是在這些青年隊裏發現了最初的擁護者。

這是一個青年徬徨歧途的時代，誰有勢力，誰可以吸引青年團體。那時希特勒當然占着一部分勢力，於是就有一大批青年來依附他。

左派的政黨，眼見得戰後的青年運動傾向于戰爭，於是也急起直追，組織他們自己的青年擁護者。贊成戰爭的青年都是站在從前小資產階級一方面的，而反對戰爭的青年則大半出身於無產階級。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青年在工人區域的居民中努力推進，國權黨和後來的民社黨則在以前不知貧窮為何物的中產階級居住區域中募集他們的青年戰士。

民社黨的領袖未嘗多多幫助希特勒的青年運動，倒是希特勒的青年運動自己滋長發育起來。

這個運動的主力，得自『自由青年大同盟』(Free Youth League) 他們反對過激主義，反對共和派的自由主義。希特勒的青年和這個同盟的政策攜起手來——政策是打倒現行的社會制度，奠定第三帝國的基礎。

希特勒青年的突飛猛進，對於整個民族社會主義的效力極大。青年之希望第三帝國的實現，比他們的成年同志更加來得急切。大戰時代的人已經墜入失業的深淵裏了，戰後時代的青年却是雄心未死。在學校中，他們已經預備着過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在目前的狀況之下不能担保他們獲得每日的麵包，每一種職業都擠滿着人，新手不要希望插進去。社會黨和中央黨已經試過他們的藥，然而病人祇有愈醫愈劇。現在是希特勒醫生試藥的時期，假如民社黨也失敗，那麼這位病人恐怕要去請教莫斯科的第三國際了。



## 第十七章 三個迭克推多

假如你要知道怎樣可以做成一個迭克推多，那麼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丹林三人的傳記便不可不讀。這三個人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主義，但是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做了迭克推多。然而究竟迭克推多有什麼特性，用什麼方法可以做成呢？在未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先讓我們來看一看俄國和意大利。

在莫斯科從前沙皇的宮殿裏，坐着一個穿無產階級衣裳的人。他的面孔像常人一樣，他的眼睛像常人一樣，他的樣子也像常人一樣，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出一點個性來。他的前房滿是穿大靴子著



厚皮鼈的農民、工人、各地蘇維埃首領、高級官長、下等小卒、和精明的商人。

斯丹林是一萬萬六千萬人的絕對統治者。這一萬萬六千萬人之中有呆子也有超人，但他們的生命都操縱在他一人的手中。他比伊凡暴君 (Ivan the Terrible) 還可怕，比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還有權。但是他真的要比一切其他俄國人都偉大嗎？抑或僅為一個平常的政客？

坐在皇宮裏的時候，斯丹林的眼睛老釘住某一點不動，說起話來斷斷續續。照相簿上的迭克推多看起來並不像他。在演說台上，他不能給人家一個深切的印象，他也不願意給人家一個深切的印象。然而當辦事的時候，他却能夠總攬全俄的大權。

希特勒與斯丹林之間的性情雖然不同，但有許多地方却極相似。在各該本國中，他們都是外國人。斯丹林生於喬其亞 (Georgia)，喬其亞與俄國獨立者已垂二千年，後因恐被土耳其併吞，纔於一百年前歸入俄國版圖。

斯丹林和希特勒一樣，也是出身很低微的：他的父親是個農村裏的鞋子匠。斯丹林是個無關重要的人物，這一點也與希特勒相同。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者凡六次，原因並不在於他看不下幾百萬

人的人權被剝奪，而是在於他不能忍受一種低微的生活。

假如這個帝佛里斯（Fries）神學院中的學生祇以成名爲滿足，那麼今日也許他已成爲一個奉正教的牧師了。但是這個希望終歸於失敗，於是他就決定做一件冒險事業。

固執的民族主義是這個奧地利人和斯拉夫人另外一個相同點。一個從前奧地利的木匠，把那民族主義的新概念來灌輸到念念不忘於純粹血統的德國人腦中，似乎不足引以爲奇；但是一個夢想著世界大同的喬其亞農民，使那迷漫着共產空氣的俄國來接受民族主義的新教條，則的確令人百索不解。

斯丹林和他的朋友告訴帶着階級意識的俄國無產階級說，你們不要爲一種抽象概念而工作，你們要爲蘇維埃祖國而奮鬥。他恨外國人，因爲他們是資本家。斯丹林雖然把他的主義稱爲共產主義。事實上這正是道地的民族主義，五年計劃便是民族意識的具體化，因爲五年計劃的目的，不但在於供給本國的衣食住行，並且耀炫於世界說：這種東西俄國的共產黨也是能夠做得到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要在國際市場上與蘇俄競爭，那麼他們就成爲蘇俄的敵人；但當他們要想購買俄國貨

時，那就成爲蘇俄的朋友了。

莫斯科的政策和莫尼哈的政策在德國國會裏常常混淆不清。雖然在柏林北部，民社黨員和共產黨員，正經地你一刀我一鎗的廝殺，但在立法機關的大廳裏，他們都是手牽手的工作着，原來他們都是爲着民族主義而奮鬥呵！有個社會黨員說得好，假如希特勒和斯丹林易地而處，德國和俄國都不會注意換了人的差別，因爲根本他們的主義是一樣的。

第三個迭克推多，那個坐在羅馬廢墟上的無冕皇帝，大家都知道是墨索里尼。後面跟隨着一大羣棒喝團的戰士，這個意大利迭克推多的巨靈之掌，把反對黨都一個個擠爲齏粉。但他不久就斂了怒容，露出笑臉，看那數不清的子孫在廢墟上築起一個新羅馬。

墨索里尼是個鐵匠的兒子，他與希特勒和斯丹林一樣，也是出身於無產階級。在他的青年時代，他以爲貧窮和飢餓是一件很光榮的事。當他做教員的時候，他却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且在瑞士和奧國爲了發表革命的見解被逐出境。他領導一枝叛軍反對意大利侵入脫里坡里（Tripoli），於是就被捕入獄。三年以後，他立在肥皂箱上大聲演說，主張意大利加入協約國方面從事世界大戰。因

爲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所以他可用戰爭來消滅一切戰爭；又因爲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他急於剷除軍國主義的中歐列強。他把社會主義和反動結了婚，產生的兒子是法西斯主義。

由上所述，可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很少相同之點。他們對於大問題的見解更加異趣。然而放在民社黨黨魁的案頭作裝飾者，正是這個意大利迭克推多的照相。

據說意大利法西斯黨的政綱是張白紙。墨索里尼不願意被強制的條例所拘束；他歡喜自由應付隨時發生的問題，照這方面看來，今日的墨索里尼完全與進軍羅馬的墨索里尼不同。他雖相信意大利的未來祇有靠賴他的工作可以達到，但他却不相信方式和教條的萬能。在他方面，希特勒却牢牢地固執着他的教條，雖然有時候他也常把牠們踢開。不許討論黨綱是他的禁例之一。他的黨綱是萬世適用的，假如一接觸牠便無異污瀆神聖。他的政敵說，這就是意大利人和奧地利人根本不同之點。希特勒之擔心人家談論民族社會運動的最高原則者，因爲他不願意被逼放棄他的籠統理論。他們說，希特勒永遠不想理解具體問題，他的腦子裏是充滿着抽象的空想。即使他自己的朋友也說，希特勒從事政治活動以來從未改變他的思想。從政見方面而言，現在的希特勒正是德國勞動黨時代

的希特勒。這十幾年來他未嘗產生新觀念，也未嘗接近大問題的解決。

墨索里尼對於種族問題所持的見解，恰巧與民社黨的黨綱相反。他說：『反閃族主義無異離散自己的團結力。反閃族的法西斯主義是種無稽之談。我們抗議有些德國人把反閃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混在一起。』

我們從進軍羅馬和進軍柏林上也可看出這個拉丁人和那個條頓人的不同之點來。進軍羅馬是各方面都有預備的，進軍以前應取如何步驟，進軍以後應取如何態度，事先都有精密詳細的計劃。反之，進軍柏林却毫無計劃。希特勒以為祇要向酒肆中的聽衆演說，便可得到他的獨裁權了。

復次，墨索里尼有親自應付事實的本領，希特勒却有命人應付事實的本領，祇有遇到令人吃驚的事實時，他纔親自出馬。

看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丹林的異同，悶葫蘆仍舊未曾打破。迭克推多的通性是什麼？除出某種皮相的類似以外，他們根本什麼都不同。迭克推多似乎不能用人工的方法造成的，他們的祕密不能由學習得到。他們是機會和時勢，偉業和錯誤的產物。哲學家說：『人是自然界偶然的產物。』迭克

推多也是如此。

第十七章 三個透克推多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一九四

## 第十八章 粉墨登場

一九三二年的德國政局，是歷史上最混亂的一個局面。白魯甯內閣既在金融風潮中動搖不停，而三月總統選舉的日期又迅將屆臨，以致政爭更趨於激烈化。

當初政府鑒於內亂外患，主張延長總統的任期，但除共產黨自有其立場外，民社黨主張須以改選議會為條件。於是要想以修改憲法而延長總統任期，便無結果。政府鑒於局勢的嚴重，遂聯合社會黨，以前任興登堡為候選人，與民社黨的希特勒和共產黨的台爾曼(Ernst Thälmann)開始競選。三月十三日開票結果，興登堡雖居多數，但未達法定的過半數，於是有第二次的選舉。興登堡得了勝



利，然而希特勒的票數，也由百分之三〇・二增至三六。

希特勒雖然在總統選舉上失敗，但於四月二十四日普魯士、巴伐利亞、及胡登堡三大邦議會的選舉中，却大大得到勝利。同時聯邦政府的內閣，因為黨員的措置與預算的編製不得聯邦議會的信任，於是在五月三十日由白魯甯領銜提出總辭職。後繼內閣，因為無一能得各黨的同意，而聯邦會議的改選期又近在目前，於是一個並無名氣的巴本（Von Papen）便挺身而出，組成了超然內閣，而白魯甯內閣倒壞動因的軍部要人施萊徹（Von Schleicher）則被任為國防部部長。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聯邦議會的總選舉揭曉。希特勒的民社黨，正如一般人的預料，占着第一黨，他的議席是二三〇，社會黨退居第二，計得一三三席，共產黨第三，計八九席。然而在六〇二個議席中，民社黨雖占優勢，並未造成過半數。希特勒的總理夢仍未能實現。在這個機會中，巴本內閣便有保其存在的餘地。但巴本在議會中至多不過國權黨三十餘人，而想由議會政治的常道以保其政權，也不可能。由希特勒的野心，頗想模倣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重演一回進軍柏林的戲文，但是軍部勢力的代表者施萊徹，却表示異議。反之，因為施萊徹與巴本有聯合政權的關係，內閣乃得以超黨派

的獨裁政治的形式而存在。

聯邦議會於八月三十日在這樣嚴重的局勢下開幕了。臨時議長由一個年老的女共產黨議員柴特金 (Clara Zetkin) 擔任。她的煽動性的演說，並未激起民社黨與天主教中央黨的攻擊，因為他們此時所着重的是推翻巴本政府。所以柴特金演說後，立即開始選出民社黨首領戈林 (Gorin) 爲聯邦議會議長。天主教中央黨伊塞 (Eiser) 國權黨格拉夫 (Graf) 及巴伐利亞人民黨老克 (Rauch) 爲副議長。議長推定後，議會立即休會，因爲這時巴本內閣的態度非常強硬，而民社黨與天主教中央黨間的合作談判尙未成功，假如開會下去，議會勢必與政府發生衝突而被解散，這是民社黨所不願意的。蓋在過去的總統選舉與這次聯邦議會的選舉中，希特勒已證明他不能獲得選民的最大同情，第一二次的選舉運動雖極盡了黨的力量，而所得結果如此，以後如再重選，恐連已得的票數也不能保持了。因此他們力謀獲得中央黨的合作，以冀取得政權，維持現議會。中央黨本爲巴本所隸屬，自巴本執政後，中央黨就開除其黨籍而成爲反政府的有力政黨了。他們在反政府的前提下談判合作，但是我們知道中央黨與民社黨的政黨是不同的，前者贊成維持現存憲法，以爲祇有在憲

政統治下始能保護天主教的利益。後者則完全反對議會政治，而圖建立獨裁政治。所以這二黨雖有合作的誠心，去延長議會的重開以便獲得諒解，可是終因政黨及利益的不同而告失敗了。

民社黨與中央黨的合作談判固然失敗，而巴本政府在議會中的勢力依然極其薄弱。巴本爲維持其壽命起見，一面請求總統授以便宜行事的特權，以便議會中各黨提出不信任時解散國會，一面則於九月四日以「代法律命令」頒佈所謂復興國內經濟的「經濟計劃」，以冀獲大資產階級的擁護。

反對黨與巴本政府的對壘，到這時已達尖銳化。九月十二日國會一開會，共產黨員就首先提出不信任政府案，當時巴本總理想立起演說，却被議長戈林拒絕，這是憲政史上罕有的事實。因此巴本就袖出了總統解散國會的命令，可是戈林置之不理，不信任案仍以五—三票對三—二票之絕對多數通過。戈林並宣言解散議會在提出不信任案之後，不能發生效力，國會仍擬繼續開會。

戈林之否認解散命令的有效，完全表現在民社黨之反對解散國會的心理，希特勒派之所以反對解散國會的原因，前面已經說過，是恐此後選舉無獲勝把握，這與上半年間白魯寧內閣辭職後時

要求立刻解放國會以便重選的情形完全相反，那時希特勒派聲勢汹汹，以爲在國會重選中定能獲得絕對多數，自誇萬分。而結果却大失所望，且證明了希特勒是再不能獲得羣衆之較多的信仰了，所以他們力圖免避國會之解散。但這企圖終因巴本之頑強的態度而失敗，國會乃於十一月六日舉行改選。

選舉結果，恰與預期所同，民社黨雖仍占第一黨的寶座，而議席則減少三五席，自二三〇跌至一九五；社會黨亦如此，由一三三減一二席，成爲一二一；反之，共產黨則有長足進步，其他位雖仍屈居第三，而議席則增一一，由八九躍至一〇〇。這次結果顯然指出人民已厭聞選舉。因爲屢屢舉行選舉，他們已疲於奔命了，他們對於這回玩意兒遠不若從前的興奮，上次投票人有三六、八四五、二七九人，這次僅有三五、四〇二、三〇六人，因此議席亦由六〇八減至五八二。

政府黨方面，雖稍有增加，如德意志國權黨從四十席增至五十一席，人民黨從七席增至十一席，但仍係少數，所佔議席不過六十二，且人民黨未必能全聽巴本之支配，故其議席不過百分之十，仍爲國會中的絕對少數黨。不過巴本內閣之目的，在使新國會中不能成立單獨多數黨，維持僵局，以延長

政府的壽命。蓋此次選舉的主要結果，乃爲上次國會中民社黨與中央黨之「紅黑」聯合，已歸消滅，此種聯合這次在國會中所得議席，僅占百分之四七·五，未過半數，而上次則佔過半數。但這僅就消極方面而言。從積極方面說，政治僵局，仍不能打開，國會中反對政府各黨，依然占絕對多數，因此在十一月十八日，巴本內閣不得不爲了各黨大不信任的緣故提出總辭職。

巴本內閣辭職後，德國政治更陷於僵局。當時沒有一個政黨在國會中佔大多數，而能組織內閣勝任愉快，希特勒曾經訪問與登堡，詢他是否反對將政權交與民社黨，是否同意希氏任內閣總理。總統答稱在原則上固無所謂反對，但總理須接受下列兩個條件：（一）希特勒採用一切經濟計劃，必與巴本相類似，且不可離去巴本業已開始實行的大綱；（二）閣員人選須聽總統最後的決定。這樣苛刻的條件，當然不是一個做迭克推多夢的人所能接受的，於是希特勒便拒絕了。

差不多經過一個月的物色，總統纔找到一個內閣總理的人選。十一月二日，前國防部長軍人派的領袖萊徹受命組閣。施氏雖在議會內沒有勢力，但因議會的延會，政治的休戰，曾廢止了巴本內閣時代所頒佈的許多緊急命令，不過當政治休戰期於一月三日終止，議會定一月二十四日重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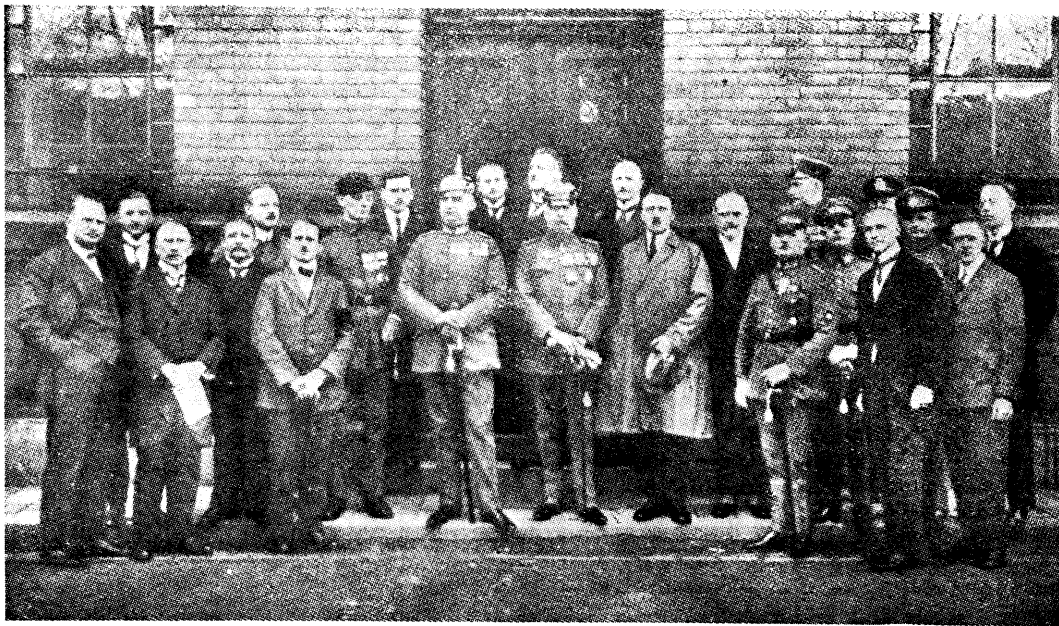
施萊徹內閣的根基就開始動搖起來。於是他竭力同各黨領袖接洽，冀得議會中右派各黨的贊助，同時復竭力拉攏民社黨組織部部長斯脫拉薩（Gregor Strasser）入閣，以減少民社黨在議會中的反對勢力，因為那時斯氏正與希特勒的意見不合而辭職。但是施氏這種政策沒有絲毫效果，國權黨胡根堡與中央黨喀斯（Kass）等都不會予施氏以肯定的答覆，而希特勒的態度尤為模稜。這原因是在那時民社黨因經過二次的國會選舉而未獲意料中之多數，恐議會再被解散，重選未必能獲多數，不如謀保持現勢之為愈；但同時他們還有一個新希望，即里浦邦的邦議會選舉舉行在即，民社黨如能在這次選舉中獲勝，則其勢力還有增加之可能，因為里浦邦選舉雖屬地方性質，但是極其重要。故在此次選舉未揭曉前，希特勒雖與施萊徹抱反對的態度，但不敢很明顯的表現出來。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里浦邦的邦議會選舉揭曉，民社黨得三八、〇〇〇票，佔絕對多數，於是希特勒知民社黨之勢力尚有增加的可能，反對政府的態度遂日益明顯。而施萊徹知各黨派之不一，為己用，亦存解散聯邦議會之心。當議會行將於一月二十四日重開之際，先設法延至三十一日，以冀和緩形勢，但以後深知議會重開時，社會黨必將提出不信任案，民社黨等右派又不會擁護政府，因於

廿八日向興登堡總統請求，如議會投不信任票時，准予內閣以解散議會之權。可是總統拒絕了這個請求。於是施萊徹內閣就以六十五天的壽命而夭折了。這是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短命的內閣。先是，一月八日，巴本會與希特勒作一次重要的談判，這談判的使命是保持右派的聯合戰線，消滅法西斯首領與德國貴族軍人領袖中間的閼隔，以建立穩固的右派政治。談判的結果，雙方都讓步若干點，成立了諒解。施萊徹辭職後兩天，興登堡即任命希特勒組閣。

二十年的夢想，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實現了。

然而這個希特勒的內閣，並不是民社黨清一色的內閣，而是國家主義各黨的混合內閣，其中所包含的右派政黨有三：(一)民社黨由希特勒任閣揆，他的親信弗里克(Wilhelm Frick)任內務部長，衆議院長戈林任普魯士邦內務部長，(二)巴本系：巴本任副內閣總理兼聯邦駐普魯士邦行政長官，牛頓任外交部長；(三)國權黨：胡根堡任農商部長，該黨武裝鋼盔團首領塞爾德(Franz Sel  
dte)任勞工部長。他如財政部長克魯錫克(Schwerin von Korsigk)國防部長白倫倍將軍(General Werner von Blomberg)亦莫不為右派健將。



人 要 黨 社 民



這次反動勢力之所以能如此聯合一致，當然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德國政權自一九三二年五月底白魯甯內閣傾覆後，即握在極右派的掌握中。但因右派內各黨意見的紛歧，自相爭權，希特勒、本施萊徹與胡根堡都想獨攬大權，以致德國政局不但不能穩定，實施本黨政策，反予左派以機會，使共產勢力有驚人的發展。因此他們就自相媾和，聯合一致，以與左傾勢力相肉搏，這是此次右派內閣成立的第一個原因。這聯合戰線運動在很早以前即由巴本從中接洽，但因希特勒態度之頑強，終未成功。到了一月十八日巴本與希特勒會晤時，他們間的結合纔始形成。希特勒之所以願與巴本胡根堡聯合，實因民社黨內自己已起分化，不得不改變其向來的頑強態度，這是右派聯合內閣成立的第二個原因。此外希特勒之急圖執政也是促進聯合內閣成立的一個原因，因為民社黨自一九三二年二次進軍柏林的企圖失敗後，自驕的信心就受了極大的打擊，於是只得讓步而取其次了。

這個混合內閣既為德國反動勢力的代表，但是民社黨與國權黨在聯邦議會中所佔的議席，尚不足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席數相對抗，加上天主教中央黨和人民黨的擁護，纔能造成絕對多數。因此希特勒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與中央黨確商，但因中央黨條件過苛，談判失敗，新內閣只得

於二月一日下命解散國會，定三月五日再選。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希特勒於請求與登堡根據憲法第二十五款下令解散國會，俾人民在選舉中表示意旨之機會後，即從無線電中宣讀新聞告全國文，該文聲稱：

『自不幸之日始，迄今已有十四年了。德國人民誤信國內外的種種允諾，忘却已往國家無價的承受物，放棄其尊崇與自由，失去所有一切……』希氏繼稱：

『德國民衆所受的痛苦，已達極點：中產階級的全部以及藝術界，俱已隨數千萬的無產勞工沒落於顛沛流離之中，今若再任此狂流濫泛及農民，則國家勢必蒙一空前的禍患，非但國家不能存立，即二千年來所承受於祖先的祖國人文與教化，亦均將淪滅。而且今日病症的蔓延，爲狀極可驚怖：共產式的狂慾，用前人所未經過的方法，荼毒人民的心腦，人民之脚跟爲之動搖，人民的靈魂爲之震盪，故十四年馬克斯主義宣傳的流毒，已使德國山河破碎，若更加一年的布爾希維克學說，國家生命即可斷絕……』希氏說：

『德國復興的第一步工作，爲保持國家精神之目的與統一，使不爲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所

吞滅，繼則爲經濟建設的方針，內分救農救工，預期兩個四年計劃，拯救全國人民，脫離目前之窘困，而措國家於富強，故德國聯邦的維持，當需鮮血與生命，及實現二項四年計劃的柱石，爲強迫工役及繁殖鄉區……」

對於外交方面，希特勒說：『政府的職責，乃在保持生活權利，及恢復國家的自由，但祈世界縮減軍備，那麼我們也可不增軍備，德國如欲經歷這種政治與經濟的招蘇，及抒誠履行對他國的義務，第一條件，當摧毀德國共產之毒。』

希特勒末謂：『馬克斯各黨及其同類，在已往十四年中，已表示其能力，他們的工作結果，爲一味破壞。願國民給我們四年光陰，然後再對我們下一判詞。』

在新內閣成立以後新國會未選舉以前，希特勒利用他的政府黨地位，竭力撲滅他所謂『德意志之敵』——共產黨——的勢力，挺進隊到處橫行，械鬪和巷戰時有所聞。共產黨的報館被封，公開集會及游行被禁止，猶太人的商店被搗毀。一時德國——尤其是柏林——又彌漫着恐怖的空氣。共產黨爲表示憤感與反抗起見，甚至於二月二十七日晚縱火焚燬國會巨廈。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德國新國會選舉的前夜，街道上現出空前寥落的景象，這種景象是歷屆選舉時所未見的。公共建築物前，矗立着民社黨的挺進隊員與國權黨的鋼盔團員。上次選舉最有力的共產黨員，現在雖在勞工區域街道中也絕跡，這顯然受共產黨領袖發出特別命令所致，但表面雖屬安靜，而鬥爭依然在進行。五日晨，攜械的警察巡邏着各街道，助以褐衫隊，飛機懸民社黨標幟，飛翔於空中，除此以外，柏林絕無正在進行新選舉的徵象。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旗幟，在以前諸次選舉中，舉目皆是，今則全無所覩。總之在這一天上，柏林儼如軍隊佔領的城市一樣。

選舉的結果，當然與期望相符，各政府黨佔絕對多數，超出各反對黨者達四十七席。票數如下：

政府黨	票數	席數
民社黨	一七、二四四、三二三	二八八
國權黨	三、一三一、三三六	五二
德意志人民黨	四二一、五二六	七
共計	二〇、七九七、一七五	三四七

## 反對黨

社會黨

七、一七六、二二六

一二五

共產黨

四、七四六、〇三四

八一

中央黨

四、二八九、三五四

七三

巴伐利亞人民黨

一、二〇六、二九三

一九

其他小黨

一一〇、四三六

二

共 計

一七、五三八、三四三

三〇〇

合計

三八、三三五、五一八

六四七

希特勒不但在聯邦議會的選舉上大獲勝利，即在同日舉行的普魯士邦邦議會選舉上也同樣成功。在四百七十席中，民社黨佔二〇七席，社會黨七九席，共產黨六三席，中央黨六七席，國權黨四三席，人民黨三席，屬於政府方面各黨共得二百五十席。

希特勒握權後的第一個政績是攫取巴伐利亞及撒克遜邦的政權，派方埃浦將軍爲巴邦行政

委員，基林格將軍爲撤邦行政委員，他如巴丹邦及胡登堡邦亦先後派民社黨領袖接事，逼非民社黨的執政者出讓政權，他們爲挺進隊的鎗鋒所威脅，只得自動或被迫辭職。第二個政績是宣布廢除黑紅黃三色共和旗，以紅底白圈卅字民社黨旗及黑白紅三色帝制旗同時並懸，作爲德國的正式國旗，以表示舊日光榮與今日復興兩者不偏之意。第三個政績是派挺進隊赴萊茵省解除軍備區域內示威，促法國的注意。他如排斥猶太人和遏制共產黨更是日常的例行公事。

三月二十一日，新國會於柏林羅克爾劇場開第一次會議，法波兩國大使及身著燦爛制服的廢皇太子都蒞會觀禮，希特勒總揆就席時，會衆鼓掌歡迎。於是前屆議長戈林宣告開會。但這次會議僅是一種開幕典禮，其任務爲推舉議會職員，推舉畢卽行散會。當時戈林再度當選爲議長，中央黨的伊塞爲首席副議長，國權黨的格拉夫爲次席副議長，民社黨的梭埃奈爲第三副議長。

三月二十三日，國會第一次也是第末次的正式會議開幕了。克羅爾劇場的四周布滿了武裝警察，卽鄰近屋頂也有持機關鎗的警士把守。新聞記者之欲入場者，都須經過嚴格的搜查。假如有個不知道前因的外國人到這裏，他一定不相信這是一個德國的議場。

「希特勒萬歲！民社黨萬歲！」三聲開場的鑼鼓以後，一個鼻下帶着兩撇小鬚子的短小精悍的丑角上了台，開演他那預備了十四年的一劇滑稽戲。他首先論及一九一八年來的政局，加以概括的批評，繼即聲述剷除共產主義的必要，再又宣布內政、外交、和經濟三大方針，末乃要求議會界以四年迭克推多權。希特勒差不多化了二小時的功夫，纔把這劇賣力的獨腳戲唱完。於是便來了休息十分鐘。

鑼鼓復起後，輪到了社會黨領袖威爾發言，他先說關於德國軍備平等權一層，極贊成希特勒的宣言，但是要求獨裁權則表示反對。威爾又說，假如政府願意採用真正社會主義的手段，無須要求獨裁權。於是門簾開處，顯出一員大將，他的左臂上面繡着一個卐字。他么喝一聲：「凡崇拜第三國際的人民，決不能容其有批評政府之權。」

於是導演先生戈林宣布辯論終結，舉行投票。結果除社會黨外，議會以四四一票對九四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授與政府獨裁大權的法案。

「諸位能如此信任政府，兄弟感謝萬分。」戈林先生聳了一聳肩，向新國會行個法西斯敬禮後

說，「這種積極的工作，若在平時，須經過好幾年討論，此次竟以幾小時完成之，實在可喜得很。此後諸位可以無須跋涉到會，儘可在家坐享清福。鄙人以議長資格，宣布議會無期延會。」

戈林先生致閉會辭後，聽衆吐出一口如釋重負的氣。廢太子飽含着滿眶熱淚，和得意洋洋的德國新教主希特勒同上一輛汽車。

★

★

★

★

★

希特勒成功了，但希特勒是否真的成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幾方面來加以討論：

第一：這次民社黨在議會裏面的勢力，依然未曾造成絕對多數，要國權黨擁護，纔得敷衍過去，然而國權黨是不是能夠長此與民社黨合作，却是一個疑問。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白倫斯維克邦的鋼盔團（國權黨的武裝組織）曾與挺進隊大起衝突，鋼盔團員之被捕者達二百人，連捕者達一千一百五十人，其原因據官報稱，爲社會黨的國旗團與共產黨的紅旗團與鋼盔團在其團部開會，對民社黨及希特勒意存危害。這次事變雖由民社黨的內務部部長弗里克與鋼盔團領袖勞工部部長塞爾德之斡旋，使齟齬渙然冰釋，但究竟存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芥蒂。並且希特勒的內閣又是一個



混合內閣，未能把民族社會主義的政綱發揮盡致，則獨裁權的行使，自當受到若干阻力。

第二，民社黨內現在正起着分化的運動。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選舉揭曉後，這分化運動就日益明顯。在民社黨內任組織部長的斯脫拉薩就首先告假辭職。斯氏是民社黨的組織者，是希特勒的左右臂，民社黨之所以能自極小的組織而演成現在一百五十萬黨員的「政黨」，大半由於斯氏組織之功所致。但他終於辭職了。斯氏的辭職，一半雖由於同希特勒政見不合，一半却為他的投機主義所造成，因為他想乘機躍上政治舞台。斯氏是負黨的組織責任者，在黨內極有勢力，他的脫離當然引起黨的分化作用，這種分化作用自然是要減弱希特勒的勢力的。

第三，希特勒之放棄諾言，也是使民社黨羣衆失望而脫離的。在希氏未上台以前，大家都知道這位「德國的墨索里尼」是極端國家主義的代表。民族社會主義有兩個作用，對內壓迫工人階級，對外發揚軍國主義，總之是對外對內兩方面都帶着侵略性的。可是在最近一年來，因希特勒奪得政權的希望愈加迫近，他的對外政策也愈加軟化。在一二年前，希特勒被看作歐洲政治舞台上的危險人物，一般人預料希氏握得政權後，必然宣告廢除凡爾賽條約，實行擴張軍備，甚至立即促成對法復仇。

戰爭，但是在野的希特勒，口頭上和筆頭上雖說得非常強硬，上台後却不免打了一個大折扣。看新內閣所發表的選舉宣言罷，這宣言重心在於實行四年計劃，反對共產主義，換言之，他只是對於工人階級的宣戰書，但對外交方面，只說到『保持生活權利及恢復國家自由』這些空洞的話。此外卻沒有積極的主張。三月十日，雖有武裝挺進隊五百名佔領萊茵地帶克爾斯丹亞、柯洛業三地，高懸卍字黨旗於營樓，但經十四日法大使龐賽抗議後，這件事便就此烟消雲散。甚至據說在反共的聯合戰線上，法德兩國法西斯派已訂結了祕密合作的條約。這雖然不能證實，但是希特勒對外態度的轉變，却是十分顯明的事實。以前法國的報紙，常拿希特勒作攻擊的目標，但這次魯氏組閣後，法報却絕不大驚小怪。巴黎各報很少撰文評論，好像無足介意似的。單從這裏已可看出希特勒上台後，不過承繼前內閣的對外政策，在國防上一時不會有重大的變化，而人民對於他也期望太少了。

第四，希特勒之排斥猶太人的政策，本來是一種作政治運動的廣告，藉以引起人民的好感。如果處於政府黨的地位也再用這種政策，那便無異於自殺。大家都知道猶太人在世界上的經濟界和金融界是握着很大勢力的，這種勢力不能加以輕視。因了德國國內之排猶，全世界的猶太人便聯合起

來反德。他們所用的方法有二，一爲抵制德貨。一爲提取資本。這兩種方法用一即可致德國的死亡。抵制德貨，卽斷絕德國工業的市場，提取資本卽宣告德國工業的死亡。假如希特勒不健忘的話，他當記得一九二五年的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到德國時，美國華爾街上猶太人那銅臭氣的資本如何拯救了德國的工廠和失業羣衆。

第五，自從希特勒登台，日本退出國聯後，一般人都爲中國慶幸，以爲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又可運用了。他們以爲希特勒從前既反對國聯，主張收復海外羣島民地，則一旦日本退出國聯後，德國自然會向日本索還南洋羣島委治地，索還不遂，最好德日開戰，中國可以不費一卒收回東北四省。然而他們的夢是太理想了。前已言之，在野的希特勒比不得在朝的希特勒。他之聲言收復海外殖民地，目的無非爲吸引人民的注意。一旦上台後，他自知袖珍艦的力量不足攻擊幾千噸的巡洋艦。他很巧妙地派人向國聯要求，避免與日本的正面衝突。一隻羽毛未豐的雛鳥，牠決計不會去當鷹隼的鐵啄的。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就是，因了反動勢力的白熱化，德國動蕩不停的政局，暫時

可以苟安，但是民社黨之積極排斥猶太人與共產黨，將會招致更多的敵人，也許在國人授權四年未到，希特勒黨自己早已崩潰了。

編 楷 學 蔣  
志 意 德 新 與 勒 特 希

1933.4.15, 初版1—2000本

角 六 價 實

所.....版  
局 書 明 黎  
有.....權

▲本書內容▼

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要衝。牠可以左右全世界的政局。戰後一切和平條約，安全保障，賠款問題，軍縮會議和經濟恐慌都導源於德國。過了四年的戰爭生活和十四年的和平生活，德國產生了一個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究竟是誰？他的立場是什麼？他能否拯救德意志於共產資本兩種主義之中？這些問題就是本書所要解答的要旨。編者帶着諷刺的態度，用文學的筆調，描寫希特勒如何做木匠，如何做小兵，如何加入一個僅有黨員六人的政黨，而用美國式的廣告方法變為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黨。書中所採材料直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止，其新穎為國內各出版物所罕見。可作政治教本讀，可作政治活動指南讀，更可作為文學作品讀。

局 書 明 黎 海 上

者 刷 印  
局 書 明 黎  
路 都 成 南

所 行 發  
局 書 明 黎  
市 中 馬 路 四

者 行 發  
源 毓 徐  
號 七 五 路 馬 四

# 法 制

三二開一三四頁  
實價每冊八角

本書適合高級中學及大學預科之用，共分十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國家；第三章：國體與政體；第四章：代議制度；第五章：直接民權；第六章：政府職權的分配；第七章：中央政府；第八章：地方政府；第九章：法律；第十章：憲法；第十一章：行政法；第十二章：刑法和刑事訴訟；第十三章：民法和民事訴訟；第十四章：商法；第十五章：社會法；第十六章：國際法。○全書材料豐富，編制新穎；凡國民政府最近頒佈之法制均被採入；編制方面，尤為精審，每章末附以習題，極合教科書及參考書之用。

潘楚基  
張國幹 合編

黎明書局版

## 中國土地政策

潘楚基著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除土地定義，種類，價值諸學理外，並歷舉培恩，彌勒，斯賓士，馬克斯，以及其他歐美日本二十餘學者的土地學說，及中國歷代與歐美各國之土地政策等；討論均極詳盡。

實價九角

(三二開二〇六頁)

# 法西主義與新意大利

董霖佩萱合編

西法斯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亦為世界政治中一種有力的運動，它的理想溯源於希臘的古哲學家，背景全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實際力量在意大利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德意志日本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然而它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理論究竟是怎樣呢？它的理論的初步是什麼？欲明瞭這些，那末，非一讀本書不可。著者對於法西主義研究有素，著述極多，本書尤為其精心傑構。全書十餘萬言。

三三  
九〇  
頁開

實價八角

黎明書局出版

# 黎明書局出版新書

政治學原理	吳友三等譯精 孫寒冰校訂平	實價三元八角
近代政治思想史三版	馮和法合譯精 陸國香平	實價二元六角
法制	潘楚基合編 張國幹	實價八角
法西斯主義	董霖合編	實價八角
與新意大利	董霖合編	實價八角
社會科學大綱(三版)	孫寒冰主編	實價二元
農村社會學大綱再版	馮和法著	實價二元二角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馮和法著	實價一元
文化與文明	葉法無著	實價四角五分
人口問題研究	陳天表著	實價五角
社會學研究法	蔡毓聰著	實價二角五分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包懷白著	實價三角
經濟學(三版)	李權時著	實價六角
近代經濟思想史	朱通九著	實價壹元六角
英國價值學說史	孫寒冰合譯 林新	實價一元
龐巴衛克的經濟學說	鄭學稼著	實價一元八角
財政學原理	杜俊東譯	實價三元
價值論概要	何學尼合譯	實價三元
土地經濟學(再版)	章植著	實價二元四角
勞動經濟學	朱通九著	實價二元四角
中國土地政策(三版)	潘楚基著	實價二元四角
地租論	鄭學稼著	實價二元
經濟學研究法	朱通九著	實價二元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唐慶九著	實價二元五角
戰後經濟學的趨勢	朱通九著	實價二元五角
最低工資立法研究	童蒙正編	實價二元五角
最近貨幣金融學說	戴謨廬譯	實價一元五角
貨幣銀行學(再版)	朱彬元著	實價一元八角
銀行業務總論	李偉超譯	實價一元二角
農業金融概論	王世穎譯	實價一元二角
銀行員家座右銘	戴謨廬譯	實價一元二角
會計學原理與實務	李鴻壽合譯	實價二元四角
統計學(再版)	唐啓賢著	實價一元八角
農村教育	郭人全著	實價一元八角
蘇俄新興教育	朱一民譯	實價六角
行為主義的幼稚教育	潘路基著	實價六角
性教育法(再版)	楊冠雄著	實價五角
職業教育	熊子容著	實價四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263B

